

岳

武

穆

年

譜

下

附遺蹟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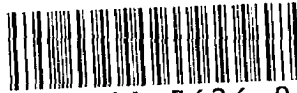
李漢魂編

岳武穆年譜

附遺蹟考

下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0661 5626 0

882.952

883-201

2:2

岳武穆遺蹟考目錄

弁言

例言

湯陰第一

岳王先塋

岳王先宅

周同墓

精忠廟

岳陣頭

宜輿第二

岳王生祠

岳武穆年譜

遺蹟考目錄

三六

三六

三五

一一

一〇

七

一

一

283641

岳隄	四四
百合場	四五
張氏桃溪園	四六
岳霖墓	四七
江州第三	五一
姚太夫人墓	五一
岳王舊宅	五三
李夫人墓	五八
鄂州第四	六八
忠烈廟	六八
岳公城	七二
捲旂花	七二

朱仙鎮第五	七四
岳武穆王廟	七五
亮軍臺	九一
楊統制廟	九一
臨安第六	九六
岳王故第	九六
銀瓶井	九九
風波亭	一〇二
九曲叢祠	一〇六
棲霞廟墓	一一八
岳雲墓	一五〇
資福廟	一五三

張憲墓	一五四
牛皋墓	一六〇
昌文侯祠	一六一
楊再興故宅	一六二
李寶墓	一六三
張保王橫墓	一六六
施將軍廟	一六八
翠微亭	一七一
精忠柏	一七二
嘉興第七	一七七
金佗坊	一七七

岳王本傳	一七九
附錄二	
子孫附傳	二〇〇
附錄三	
部將附傳	二〇三

弁言

余夙仰岳武穆之爲將，嘗習軍事於武昌保定，卽訪軼聞於三鎮兩河。迨洗兵江漢，攬轡汴梁，募舊壘於朱仙，湖造封於鄂國，將臺驛廢，人耕圮殿之基，背鬼營空，豕牧荒屯之址，流風漸沫，戎禍方滋，未嘗不俯仰興懷，徘徊增慨也。洎抗戰軍興，提師北指，慶兵隴海，轉戰南潯，痛虜騎之縱橫，望切郟城，飛將，恨烽燧之繚繞，路迷株嶺封堦，躬履艱虞，彌殷嚮往，頗欲求其殘蹟，輯爲完編，藉昭百勝之威，用作三軍之氣，職務紛繁，未遑及也。三十四年冬，旣辭粵省主席篆，塵務稍閒，聖湖小駐，南枝重見，依然勁柏雙章，初瘞還存，彷彿叢祠九曲，清泉一勺，井證銀瓶，圖土千年，地留棘獄，山川徧歷，鈔拓尚多。爰於暇日，就武穆嶽降歸神與夫行師駐節最著之湯陰、宜興、江州、鄂州、朱仙鎮、臨安、嘉興等七地，參稽史實，考索遺蹤，或藁筆親臨，勤加紀述，或他山借助，遠集珠璣，博諮野老之流聞，周覽地方之志乘，一周星紀，聿告成書。敢謂金佗可續，廟身當代之藝林，且乘鐵馬餘閑，償我經時之夙願。至若緬懷風烈，興起有人，斯則民族之光，抑亦茲編之幸矣。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吳川李漢魂於上海。

例言

一、本編所考遺蹟，以武穆嶽降歸神與夫行師駐節最著之湯陰、宜興、江州、鄂州、朱仙鎮、臨安及嘉興等七地爲限，其有無關重要或未及採訪者，概不著錄。

一、本編序列方式，係每地彙爲一目，先加總敘，略述該地與武穆關係，次卽按史實將該地遺蹟順次排別，間有一二遺蹟，不在上述數地之中，則就地域毗近或史蹟牽連者量爲附入，不另立目。

一、本編敘述遺蹟，係先詳沿革，次明實況，最後附以序記詩文，至斷碑殘碣，尤勤搜剔，藉存文獻。

一、本編附錄岳王本傳子孫及部將附傳三種，係校立宋史列傳及彙纂岳氏各宗譜而成，藉備參考。

一、本編考證遺蹟，雖力求精審，然因囿於聞見，容有未周，尙望海內鴻達，不吝賜教，以便補正。

岳武穆遺蹟考

湯陰第一

岳武穆諱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先世出神農，世居山東東昌府聊城縣。高祖渙始遷相州湯陰縣永和鄉孝悌里，今稱周流社，王卽生其地。天資敏悟，幼知力學，稍長通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學技擊，一縣無敵。從周同習射，盡其術。文武之資，基於髫齡。不過湯陰雖王梓里，然王在其地實僅度幼年時期。蓋王天性至孝，自北境紛擾，奉母命從戎報國，年二十卽投眞定劉翰效用，嗣從平定軍，最後始隸東京留守宗澤，多立奇功，遂承知遇，累遷留守司統制，然自宗澤卒，從繼任留守杜充退守建康，兩河旋即淪敵，嗣後雖苦辛百戰，然以扼於權奸，終不能恢復故土，留居不久，史蹟無多，然因係嵩生嶽降之鄉，且爲三代先塋所在，故後人倍加崇仰，論精忠遺蹟者，自當首先及之。

岳王先塋

岳王三代先塋，除王妣魏國姚太夫人外，俱在湯陰縣城東二十五里之周流社。按岳氏金佗宗譜：「神農生姜水，以姜爲姓，歷傳至垂，仕唐堯爲共工，子伯夷爲虞舜秩宗，胙四岳，佐禹治水有功，禹封爲呂侯，子長伯子襄父封，以國爲氏曰呂，次仲子官太岳，以官爲氏曰岳。自仲子受姓後，歷傳至休，世居山東東昌府聊城縣，休仕周官至節度使，五傳至渙，字巒桂，仕宋爲令使，卽王之高祖，始山東昌徙河南相州之湯陰縣永和鄉孝悌里，是爲湯陰始遷祖，配閔氏，子二，長成次德，成卽王曾祖父，字舜福，以王貴贈太師魏國公，配楊氏，贈慶國夫人，子一立，立卽王祖父，字乾祿，以王貴贈太師唐國公，配許氏，贈越國夫人，子二，長和次陸，和卽王考，字坤鑄，以王貴贈顯慶侯，追贈太師隋國公，配姚氏，封魏國夫人，贈周國夫人。」王先代皆以務農爲業，故無甚事蹟可述，僅隋國公和宋史稱其「能節食以濟飢者，有耕侵其地，割而與之，貴其財者不責償。」蓋一敦厚長者也。和薨於宣和四年，時王僅二十歲，故其立身行道，進德修業，得力於母教爲多，王一生僅稱母教者以此。考王三代先塋，因宋時湯陰地淪於金，王舉族南遷，故未加封植，年湮代遠，蒼澗莫識，明景泰初，學士徐有貞出鎮彰德，因跡王先塋，臨祭而封守之時，有大鳥翔集之異，遂議於城內建祠，以資紀念，奏得制如錢塘。迨弘治間，又以工部

尙書李燧奏爲修築墳墓界，申禁樵牧，豎表勒石，觀瞻始巍。厥後有清乾隆及同治間均加葺治，窀碑具在，尙可覆按。最近且於民國十六年重修，故祠墓均尙完好。查周流有南北兩村，中隔湯河，形如小溝，寬僅數尺，兩村各有居民約三百戶，全部務農爲業，村中屋宇零落，道路泥濘，污穢狼籍，不堪入目。祠墓在南周流村側，四周圍以短垣，廣約百有餘丈，前開三門，額題「岳王先塋」，入門爲拜殿三楹，承以月臺神路，拜殿之後爲享殿三楹，中供王三代考妣及王夫婦暨王女銀瓶神位，祠內除豎有重修碑記數方外，其他空無所有，月臺中柱勒有一聯，文爲「忠心不朽，破夷扶夏昭神武。先志克成，聖子賢孫壯古塋。」不著撰人，亦未見佳。祠右隔垣爲官廳火房，計正屋三楹，右側廂房二楹，係備前清官員祭掃時齋宿之用者。墓在祠後，計有二穴，一位正中，一處左側，均無碑碣，大抵中爲王三代考妣墓，旁卽王夫婦衣冠塚，墓周古柏頗多，氣象極爲陰森，近墓柏時被奸人盜伐，卽塋垣亦多遭毀損，夫甘棠勿剪，屋烏推愛，况精忠木本水源之地，深望地方賢有司能加意愛護之，則庶乎善矣。

重修岳忠武王先塋碑記 乾隆五十三年

清豐 仲

豫州當天地之中，陰陽風雨所和會，故山川清淑之氣，篤生偉人，忠孝節義，照耀古今，如宋岳忠武

王，尤間世一出，其鍾靈發祥之地，尤宜享祀奕禩，昭垂不朽者也。王世爲湯陰周流里人，自束髮從戎，隨宋南渡後，王母夫人葬廬山，王葬棲霞嶺，王夫人葬太陽山，獨王祖父墓皆在湯陰，明景泰初學士徐有貞始述塋地，掃而祭焉，時有大鳥翔集之異，遂議建祠，奏得制如錢塘，宏治間邑人尙書李燧，奏爲修築墳墓界，申禁樵牧，豎表勒石，由來久矣。恭維聖朝褒崇忠義，每歲春秋，致祭王廟，乾隆庚午聖駕巡豫，遣官諭祭，御製詩以紀之，至王之先塋，官斯土者屢經修葺，歲祀維虔，誠盛典也。余奉簡命，承乏斯土，歲己亥，夏雨連綿，湯水泛溢，塋地濱河，享殿垣牆，遂多傾圮，使廢而不修，則守土者之責也，亟捐廉爲之倡，因囑同里紳士及奉祀裔孫共襄其舉，湯人士聞風慕義者，莫不出資助役，於是鳩工庀材，創建拜殿三楹，承以月臺神路，重修享殿官廳火房門樓垣牆，皆復其舊。工成請序於余，竊謂王之忠義神武，廟食千秋，幾偏宇內，而錫光篤慶，追溯世德，則木本水源之思，所以慰王靈於陟降者，惟湯邑先塋報享爲最久，余景慕前徽，旣與此都人士相與落成之，鼎新復故，有以妥神明而肅觀瞻，因紀其歲月，勒之貞珉，後有君子蒞斯土者，修舉廢墜，俾垂久遠，余尤不能無厚望焉，是爲序。

重修岳武穆先塋記同治三年

清蘇喬年

邑東二十里許爲周流社，宋鄉賢岳武穆先塋在焉，歷金迄有明，經邑宦工部尙書恭敏李公燧題請勸修，嗣修於我朝乾隆十年，又修於乾隆五十年，越今七十餘年，饗堂傾圮，墳牆坍塌，風雨樵牧，難安神靈，每歲仲春暨孟夏兩望日，鄉先生舊結枌榆社，目觸心傷，倡議重修，首捐糧米木料錢文等項，擇吉開工，又募化鄉隣，重建饗堂三間，拜殿三間，門樓四座，補修齋房三間，墳牆百有餘丈，供奉神主五尊，工成告竣，囑序於余，余雖忝居桑梓，未效尺寸之勞，然好善之思，諸君子有先我而能者，爰紀顛末，以昭將來。工始於咸豐六年，成於同治三年，惟時董其事者傅君程元、吳君化成、吳君繼統、吳君先之也。

重修岳武穆王先塋記 民國十六年

吳增先

宋岳武穆王其故里在蕩陰治東二十五里周流社，實王先塋之所在也，經有明學士有貞徐公邑工部尙書燧李公，因致祭有大鳥翔集之異，先後奏請建立廟祠，足見王生前之忠貞，有以感激乎人心，亦可見王歿後英靈默眷於斯祠也切矣，其後越年越世，廟貌屢經剝蝕，無不卽時完葺，查最

後之重修爲清同治三年，迄今又有六十餘載矣，廟宇牆垣，剝蝕尤甚，奈時值改代之際，軍隊擾攘，盜賊猖獗，修葺之事，未曾暇及，以致里人之遊覽，行旅之過謁，靡不目瞖心傷，幾疑王靈之就泯焉。今仲春望日，善男信女捧香獻供，爲王慶賀聖誕之辰，適有女巫敢坐於神前石桌之上，時當正午，石桌竟立折，覆痕如刀割，恍若王之英靈降臨，厭其玷污，而大爲警覺也，社之人耳而目之，僉曰：區區一石，猶若關王之顧念，其先塋廟宇，詎忍坐視其頽頹，於是合社集議重修，靡不欣然而樂從，委因年茂荒歉，募化維艱，權將廟內枯柏量費變資，庀工鳩材，大加修葺，自享堂拜殿廡楹月臺，以及官廳火房神路山門地面圍牆，逐一補換增加，不二越月，俱復煥然而改觀焉，非王在天之靈有以主宰鼓舞於其間，其工程疑難神速如斯也。夫王生平實錄，前賢表揚殆盡，後人亦毋庸置喙，若王在天之靈，其發洩予人以共見，及此次重修之緣起，不得不聊伸俚言，以爲紀念云爾。

岳忠武先塋

明蘇弘祖

鄂國鍾靈地，祁連古道前，山川蟠灑氣，忠孝格皇天，風雨園陵恨，松楸俎豆田，應知寒食夜，鐵騎一來旋。

弔岳王先塋因訪其子孫

明鄭懋洵

匹馬南來弔岳墳，英雄別自一乾坤，纍纍先壘猶然在，子子遺黎有幾存，最痛焚香孤父老，那憐挂紙少兒孫，西山試比東陵土，誰向荒碑洒淚痕。

清雷以誠

天心地脈竟難量，顛倒忠奸任頡頏，似遣譖人具作錦，遂同埋獄劍無光，靖康未雪君王恥，祖墓都餘草木香，北狩南遷成宋局，特爲萬古振綱常。

岳王先宅

岳王先宅遺址在湯陰縣城東三十二里之程崗，其地去周流約六里，於宋亦屬孝悌里範圍。據故老相傳，王先塋在周流，先宅在程崗，查此宅實王先代世居之所，王卽生於其地，因王生之夕，有大禽若鶴，飛鳴室上，故命名曰飛，而字爲鵬舉，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母姚抱坐甕中，任其飄泊，適衝濤及岸，獲免，人咸異之。按野史亦有謂王家於水災後移居內黃者，實則未嘗遷徙，婚娶誕育，均在其地，迨

隨宋南渡，始行離去，故頗有歷史價值。現遺址土人立有岳帝廟以資紀念，廟係明代也。先入寇，感土木之變創建，遂清中葉，屢加展拓，最近且於民國三十一年重修，丹雘尙新，規模不大，額題「岳帝廟」。前爲門廳三楹，後爲正殿三楹，殿前承以月臺神路，中塑王夫婦像，殿柱懸有一聯，文爲「南北竟分疆，恨與圖未復中原，難忘枌榆諸父老。河山今一統，想靈爽式憑故土，無嫌伏臘走村翁。」係咸豐間鄉人杜來錫所題，句雖不佳，然尙不失本地風光。殿左有一樓，上供王考妣陪國公和及姚太夫人神主，右爲銀瓶祠，中塑王女銀瓶像，殿柱及照壁各有一聯，前者爲「忠烈出重閨，飽恨父仇兼國恥。馨香隆百代，咸推孝女亦貞臣。」後者爲「虎女甘隨親入地，蛾眉不與賊同天。」末著撰人，頗見氣概。正殿兩旁各有廂房三楹，左爲管廟人所住，右供王五子雲雷霹靂震神主，卽所謂五侯祠，門廳左側並豎有穹碑一方，詳記民國三十一年修廟經過。查程崗僅居民百有餘戶，較周流尤小，卽破敗程度亦更甚，然一代精忠，實生其地，懷古興思，有令人低徊不置者矣。

重修岳王廟碑記 民國三十四年

任配衡

夫天地間有其事卽有其人以治之，人事之相應，有不期然而然者。湯陰東北三十五里程崗村，爲

宋岳武穆王故里，村西有廟一所，係明代中葉也。先入寇感土木之變而創修，先是廟僅三楹，自清乾隆五十四年村衆陸續建築，至咸豐六年，先後六十餘載，首領凡四易人，始有今日之宏規。其後屢經頽圯，計光緒乙酉年重修，今又四十餘年矣。其間經風日之侵蝕，雨雪之剝削，牆壁傾頽，金紫脫落，以王之精忠純孝，廟貌一旦如此，誠有不勝慨嘆者。會首閻書田管事閻峻明張福德等集議重修，但工程浩大，非獨力所能成，適張君文彬者，住彰德城南梨園村，素以神道濟其醫卜，年未弱冠，四出行道，慕王之勳業，彪炳宇宙，於民國二十三年來廟參謁，見廟宇摧殘，同深感慨，遂與會首等商議重修，所需款項，一面由會首等發啓募化，一面由張君佈王威靈，以故感召四方仁人君子，善男信女，或敬王之福國佑民，或因病愈運轉，感張君醫卜之靈，遂捐廉俸，或解義囊，積數年之經營，迨民國三十一年始克完此義舉。也。今棟宇高華，輪奐重新，像貌莊嚴，輝煌金碧，跡其如此，率張君一人之力，會首等感其熱心贊助，無以爲報，因留張君永遠在廟奉王香火，歲改月移，人事變遷，無異議也。今茲義舉告成，欲將事之始末緣由，刻石紀念，並捐款人村莊姓氏分別刊泐，奈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村遭兵劫，帳簿沒於炮火，茲當刻石，姓氏難周，然陰德已不泯矣，且施者非

要譽也，是爲記。

周同墓

周同墓據嘉慶間所修之大清一統志，謂「在湯陰縣東二十里，又岳飛祖塋亦在此。」又按史亦謂「同死，王朔望必詣其冢奠而泣，」是同墓在周流程崗附近，離王先人墓宅不遠，可無疑義，然現已無可稽考，諒係年湮代遠，泯滅於平田曠野中矣。查王雖文武天縱，然亦兼資力學，史稱其強記書傳，達旦不寐，是王之文學，似出於自修，至於武事，所可考見者，則爲學技擊於陳廣，一縣無敵，從周同習射，盡其術，是其實爲王之射師。按王生有神力，未冠能挽弓三百石，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必嚮衣具酒肉，詣冢奠而泣，引同所贈弓發三矢，酌酒瘞肉，乃還，衣垂盡，父覺之，竊覘所爲，問其故，曰：「周君特與兒厚，念其死無以報，聊於朔望致禮，射三矢者，識是藝之所由精，酌酒瘞肉者，周君所享，兒不忍食也，父義之，撫其背曰：『汝爲時用，其殉國死義乎？』王應聲曰：『大人許以遺體報國家，何事不可爲。』是王之於同，可謂極愛敬之能事，今王已歿爲明神，而其師墓反湮沒無聞，曷足以慰

王在天之靈，安得博識而好義之士如武功伯徐有貞者，踪蹤而表彰之，則庶乎善矣。

精忠廟

精忠廟在湯陰縣城內西南隅，其地卽名岳廟街。按湯陰雖王梓里，然因地非宋有，故由金迄元，祀典不舉，僅鄉人於南關外立廟私祀，然規模狹隘，制度未稱。明景泰元年，學士徐有貞出鎮彰德，因祭王先塋，有大鳥翔集之異，爰奏請立廟如錢塘之制，由湯陰縣教諭袁純率士庶勸捐落成，賜額爲精忠之廟。徐有貞爲之記，厥後弘治十年，天啓元年先後由邑令周鎬、楊樸廣其制度，並開拓殿後基地，有清一代，亦屢加葺治，最近重修爲民國二十五年，時已十載，且中經戰亂，殿宇日漸頽毀，現聞河南省政府卽將撥款重修，精忠故里，廟貌常新，洵盛典也。

湯陰岳廟殿宇宏偉，與西湖岳廟可以媲美。計廟門外東西兩側各有牌坊一座，額題「宋岳忠武王廟」，正中爲門廳三楹，額題「靖魔大帝」，入門爲肅瞻亭一座，亭內舊豎乾隆御製詩石碑，惟現已移置大門外左側，肅瞻亭左右並各有小亭一座，以備遊人憩息。正中爲大殿五楹，中供王塑像，旁有

二班將立侍，一捧印，一執旗，傳卽張保王橫，大殿兩廡並各有廂房四楹，惟其內已空無所有。大殿之後爲寢殿五楹，中供王夫婦塑像，寢殿東隅爲考妣祠三間，中供王考妣神主，西隅爲孝娥祠三間，中供王女銀瓶像，寢殿東廡爲長子祠三間，西廡爲四子祠三間，分供王五子塑像，考妣祠東側爲尙書祠三間，祀王孫珂。岳氏宗祠卽在考妣祠東邊，惟僅正殿三楹，規制殊屬狹小，旣與岳廟相通，亦可由正門出入。大門外路南爲施將軍祠三間，中鑄銅爲施全刺檜像，鬚髮怒張，英氣勃勃，右側並有明張應登所撰諡義烈將軍施公碑一方，詳述私諡理由，階前羅跪奸黨秦檜王氏張俊万俟卨及王鵬兒等鐵像五軀，內三軀頭已擊落，想見奸黨之惡，千載之下，公論在人，猶有餘憤。

廟內舊日懸聯頗多，現已無一存留，詢之邑人，勉得數聯，語旣不佳，且多傳訛，姑照錄之，聊備一格。無名氏：「鐵案冤沉，想蒙難艱貞，異世同符西伯節。金佗評辨，欽傳家忠孝，千秋媲美侍中衣。」刁顯祖：「蓬頭垢面跪階前，想想當年宰相。端冕垂旒臨座上，看看此日將軍。」蔡雨田：「王本恨金人，然以金視王，金亦真知斯人可敬。檜自成鐵案，縱以鐵鑄檜，鐵還不如此案難銷。」吳佩孚：「都邑南遷，帝王北狩，痛靖康君臣僉主和戎，君侯大節矢精忠，是大丈夫固宜若此。文官要錢，武將怕死，嘆河朔燕

雲至今陷虜，故鄉廟貌遺千秋，問中國人應當學誰。」

廟內四壁及殿庭嵌豎石碑極多，大體可分爲修廟碑記、憑弔詩文及岳王手蹟三類。修廟碑記可以不論，至於憑弔詩文，因湯陰係屬偏僻小縣，遊騁罕至，大多係當地官紳之作，信手塗鴉，隨意上石，幾於百無一佳。若王手書真蹟，則殿庭東側，豎有送紫巖張先生北伐詩穹碑一方，此係由棲霞石刻轉摹，在棲霞者碑陰尙有桑悅題跋，此則無之，西側有趙寬錄書王所作滿江紅詞石碑一方，此亦係由棲霞轉摹，在棲霞者碑陰有趙寬題跋，此亦無之，而河朔訪古新錄作者，竟誤認爲王真蹟。大殿左壁嵌有王手書「謝玄暉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詩」，連題跋共七石，此係湯陰王裔家藏真蹟上石，右側後壁有通判學士三札一石，通判學士不明何人，此係摹勒宋時祕帖榻本上石，其旁尙有「至德顯忠繩先啓後」八隸字一石，傳係王題許虎侯像讚語，自來論者均評其爲贋鼎。廟內殿壁本尙有「墨莊」二大字一石，「余氏譜牒子孫寶之」八大字一石，寶刀歌贈吳將軍南行一石，及王手書諸葛武侯前後出師表，連題跋共四十石，均因壁壞，由王裔分別移置宗祠及家中保存。考「墨莊」二字，據張士琦跋，謂係王西征過永新，因劉景暉餉師三日，特題以貽之者。余氏譜

滕八字源流不明。寶刀歌係真蹟上石，據考或爲贈吳錫之作，至出師表係王錄於南陽武侯祠，此則由搨本轉摹，按王文崇諸葛，字效眉山，平生所書出師表不止一通，墨本尙有傳世，不可執一以概其餘也。

奏請立廟節略

翰林院侍講臣徐璉，謹題爲祀典事，謹按祭法有云，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歷代以來，忠義之臣，生有大功，死有餘烈者，載在祀典，理不容廢，欽惟我朝太祖高皇帝法古致治，於前代忠義之臣必修祀，每歲春秋二祭，尤加重焉，蓋旌表昔人之忠義，實爲今人之激勵，其於彝倫風化有所關係，可謂大矣。臣近者欽蒙勅差河南彰德府公幹，因至湯陰縣周流社地方，訪得耆老言，有宋將岳飛生於其地，飛之祖墳猶在，臣因考之郡志皆合，竊以岳飛乃宋中興四將之一，其初起由民間，應募勤王，大立戰功，屢破金虜，佐成中興之業，其精忠大節，足以貫金石而格天地，歿後英靈不泯，猶能禍福於人，葬於杭州，墓木南拱，至今廟食其處，所謂生有大功，死有餘烈者，揆諸祭法，實所當祀，太祖高皇帝嘉其忠烈，定在祀典，有司春秋二祭不

缺，惟湯陰之地，實飛所產，理宜建廟祀之，茲者伏遇皇上嗣登寶位，明詔所頒，於凡天下祀典神祇，並令有司敬奉祭祀，修理壇廟，矧今方將奮揚神武，復仇雪恥，滅其賊虜，以成中興之功，有如岳飛者，誠宜崇其廟祀，以激勸乎將帥，且臣等見行選集民壯，欲助官軍防禦，尤當因土俗所尚，表飛之忠義，以風動乎士民，然欲請令官爲立廟，又恐勞民傷財，臣因於選定民壯之後，召集府縣及學生徒里老人等，計議可否，衆皆忻躍，願出己資工力，蓋造廟宇，並不煩官擾民，臣因取回，未經奏請，爲此具題，伏乞聖恩，許令蓋造，賜以廟額，仍令有司照依杭州廟例，俾之春秋祭祀，則幽明均感，神人共悅，不惟湯陰之民知所激勸，而在朝將臣，以及天下之人，亦莫不知所激勸，而興起其忠義之心矣。緣係興建祀典事理，未敢擅便，具題。景泰元年正月二十二日，本官於奉天門題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依。禮部抄出參照本官奏稱，上體詔書內事理，下順民情，各願出己資工力，蓋造宋將岳飛廟宇，以表忠義，激勸人心，及請廟額，仍令有司照例祭祀一節，緣係建興祀典，及奉欽依該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定奪，本部掌部事太子太傅兼本部尙書胡濙等於奉天門奏奉聖旨，准他自蓋完了來說，欽此。

募緣立廟文疏

伏以褒忠加謚，禮典固出於朝廷，崇祀報功，廟貌宜興於祖地。肆惟南宋大將武穆鄂王，文武全才，爲當時之第一，智仁合德，實蓋世之無雙，慨然有復中原之心，奮矣欲雪靖康之恥，是以擒彭友，破曹成，百戰而百克，繼而斬楊么，驅兀朮，一征而一平，羣賊或呼父而來降，衆兵或望風而遁去，深懷忠憤，大立戰功，奈何恥未雪而遂陷於縲紲之中，業將成而遂死於奸邪之手，嗚呼惜哉，噫吁冤也，精忠耿耿，足以感格於穹祇，大節昭昭，有以貫通於金石，墓木南向，湖水西悲，然殞身之地，旣已廟祀於杭州，而所生之方，未得尊崇於蕩里，今得儒臣之奏請，遂令祀典之方興，百載奇逢，一時盛事，且粧神塑像，必欲彩飾之佳奇，矧蓋屋築牆，曾奈功程之浩大，人皆道獨力難成，誰不言衆擎易舉，用持短疏，共結良緣，上告賢宰達官，請捐資俸，下及善人信士，必捨己財，起半點歡喜心，成一件好事，或銀或米，或鈔或貫，必須汲汲裏送將來，若福若壽，若康若寧，定是冥冥中還報去，旣肯隨緣佈施，便見動作興工，不日而成，萬世是仰，惟廟貌於此莊嚴，則神力必加護佑，由是國泰民安，其樂雍熙之治，風調雨順，咸歌豐稔之年，豈不猗與，永爲美也。謹疏。

奏請賜額節略

河南彰德府湯陰縣承奉禮部正字二百二十三號勘合，爲祀典事，禮科抄出本縣奏，奉工部善字五百五十六號勘合，內一件，前事准禮部咨，於禮科抄出翰林侍講徐瑛題，蓋造宋將岳飛廟宇，以表忠義，激勸人心，該欽奉聖旨，准他自蓋完了來說，欽此欽遵，會同本縣儒學教諭袁純，提調生徒里老人等，各出已資工力，蓋造廟宇於縣西南，景泰元年十一月初十日工完，伏望聖恩，乞賜廟額，仍命本縣春秋依例祭祀，則忠孝之風益振，而人臣知所激勸矣，緣係欽奉欽依准他自蓋完了來說事理，具奏。景泰二年正月十八日該通政司官於奉天門奏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案查先該翰林侍講徐瑛題，蓋造宋將岳飛廟宇，賜以廟額，令有司春秋祭祀等因，具題抄出，本部已將奏奉欽依緣由，行移欽遵蓋造去後，今抄前因，參照該縣既已自出已資工力，蓋完前項廟宇，伏乞聖旨賜以廟額，行移翰林撰祭文，該縣每歲春秋擇日祭祀，以勸忠義，緣奉欽依禮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今將祭祀品物開坐，景泰二年正月二十二日掌部事太子太傅兼本部尙書胡濙等於奉天門題奉聖旨，是題做精忠之廟，欽此，除欽遵外，本年五月初三日於翰林院接出祭文到

部，合行河南布政使司轉行彰德府，著落湯陰縣當該官吏，照依本部奏奉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

廟碑記

明徐有貞

國之有忠義，猶天地之有元氣也，天地非元氣不運，國非忠義不立，彼其所以係星辰，行日月，載華嶽，振河海者，惟元氣，元氣在則雖時有隕蝕竄溢之變，而終不易乎常運，所以安社稷，尊主庇民，惟忠義，忠義在則雖時有寇難禍亂之虞，而可以抹乎滅亡，然天地之主以道，國之主以人，道無私而人多慾，故天地不自害其元氣，而人有自害其忠義者，至要其終，則亦有萬世之公論存焉，如宋岳鄂武穆王之事是已，當夫徽欽之既北狩，而高宗南渡也，華風幾淪，戎禍方熾，不啻天柱崩而地維折，宋之不亡，僅如一線之屬旒，國無其人，誰與復立，王於時奮自徒步，應募而起，歷裨校至大將，小戰百餘，大戰數十，鋒不少挫而益勁，遂平南北羣盜，傾僞齊以蹙金人，蓋王之忠義勇智，皆得之天，非矯僞而爲者，故能終始以恢復爲己任，才與志副，名與實稱，南渡以來，一人而已，當是時，女真幾滅，中原幾復，奈何主蔽於奸，忘讎忍恥，自棄其土，而不能建中興之大功，此則宋之不幸，中國之不幸，而豈獨王之不幸哉，論者謂方郟城戰勝，進軍朱仙鎮，兀朮將棄洛遁，而詔趣班師，使王以將在

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堅執北伐，乘屢捷之勢，偪技窮之虜而滅之，盡收故疆，措置已定，然後奏凱旋師，側身謝罪，願不愈於束手就俘，而志不得伸耶，此亦一義，然未得其當也，夫將不專制久矣，惟漢趙充國之破西羌，嘗違詔而伸己策，以上有孝宣之明，下有魏相之忠與協耳，不然，則必如孔明之受託昭烈，桓溫劉裕之專制晉權，乃可以拜表而卽行，彼高宗之去孝宣遠矣，又濟之以奸楨之賊，王旣無孔明君臣之契，而裕溫又非王之所肯爲者，此其所以寧死而不敢專制也歟，嗚呼於此，益可以見王忠義之誠矣，是以宋及今天下之人所共扼腕傷嘆，聲其害王者之罪，而誦王之烈不已，非所謂公論之存於萬世者乎。歲己巳之八月，皇帝初卽位，以統幕師，襲上皇衆，復寇方內，偪乃命待講臣瑄等十有五人，分鎮要地，遏亂略，糾義旅，以爲京師聲援，而臣瑄實來彰德，彰古相州也，湯陰爲其屬邑，邑之周流社，王之生地也，間因行縣至焉，旣臨祭王之父祖墓而封守之，乃集郡縣僚吏師生父老於庭，而諭之忠義，因及王之祠事，皆喜躍願效力，其明年春，瑄以召還，乃具列王之功於禮當祀者以聞，詔可，祠旣成，勅賜榜曰精忠之廟，而俾有司春秋祭享如制，於是書其事於麗牲之碑，而識其相事者之職名於碑陰，又爲迎送神之辭，使歌以侑享，旣以慰王之靈於冥漠，且以

爲天下忠義之勸云，其辭曰：

王歸來兮毋夷猶，寧不懷兮舊邱，昔仗劍兮南遊，刷國恥兮復君讎，王之烈兮蓋九州，羌彼奸兮忠是仇，神胡爲兮遲留，駕風鵬兮騰雲虬，旄鄉邑兮少休，豈有體兮俎有羞，燕享兮春與秋，王將去兮之何方，胡不睠兮故鄉，爰弭節兮迴旌，肆容與兮翱翔，肅羽騎兮成行，彎強弧兮射天狼，福我民兮佑我皇，干戈載戢兮永無水旱傷，獨我祀兮烝與嘗，江之南兮河之北，往復還兮樂未央。

碑陰記

前人

有貞初至周流社，祀王之先墓時，則有參政嚴陵宋與率郡縣官屬暨學諭東安袁純以從，方設祭間，俄有大鳥盤雲而下，翔集塚顛，侍行舍人邵海引弓射之，矢至而舉，有貞覺其異也，遽叱止之，少焉復集，終享乃翥風而去，見者皆以爲異，及還，方議建祠，衆雖樂從，願無專主其事者，純請以身任焉，至是竟克有成，皆其力也，出資以相之者，自藩臬府衛官僚，下及士庶，凡與焉者，並識其名於碑陰，與字某，惇謹有守，以引年去，純字汝和，文學行誼，咸有可稱，蓋不特建祠一事也，有貞當時猶未更名，故文中仍書其舊，而題御則以今名行云。

重修岳武穆鄂王廟記 弘治十六年

明車 璽

武穆鄂王廟在湯陰縣坤陶，正統間翰林侍講徐有貞奉使按兵茲地，表王之閭，以風化鄉人者也。王之廟一在鄂渚，乃其茂功績之地也，一在錢塘，乃其顯褒寵之地也，朱仙鎮乃其振兵威之地也。王負文武全器，論者謂良平隋賈，不如其文雅，韓彭絳灌，不如其英武，真與諸葛武侯文丞相並稱三忠，洵不誣也。王當宋中微，起偏裨，屢立奇功，徵時宗澤張所，一見稱其才藝，非行伍人，及嚮用，雖大將韓世忠張浚，亦不如其用兵之謀定而收功也，王嘗諫高宗，必欲駐襄漢以窺河洛，爲中興之基本，高宗亦知當世之臣，無如王之忠且勇者，製精忠旗以寵異之，起廬墓而亟用之，夫何逆檜謀國不臧，使王抱恨九原，而視高宗如盲瘡者何哉，蓋宋室南遷，金虜北據，無敢當其鋒者，王曾破曹成，平嶺表，授武安軍承宣使，走李成，平襄鄧，屯鄂岳，授清遠軍節度使，封武昌郡開國侯，荆湖南北路都統制，捕楊么，加檢校少保，進封公，當時逆檜亦在相位，未聞其有所沮撓，至拜太尉，從幸建康，欲提兵趨河洛，據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然後經略兩河，以滅金虜，此論一出，始不利於檜矣，蓋檜與虜酋兀朮潛通約，力主和議，嗣後王師動輒齟齬，乃其媒孽之，雖有朱仙鎮之捷，中原父老裹糧

焚香以迎候，而屢促班師，卒使十年之功，廢於一旦，而王亦不免於難，嗚呼！君子小人，不容竝立，麒麟虎狼，不可同處，檜知其去己之害，而忍其邦國之害，高宗不知其邦國之害，而忍其忠臣之害，昏汝汝，良可痛哉。雖然，忠義之在人心，猶日月之行天地，所以在當世訟其冤抑，顯其封秩，不待今日而始明也。廟久歲圯，乃弘治丁巳之春，欽差巡撫河南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盱眙陳公，巡按御史長洲陸公溧陽潘公會徽分巡河北道僉事桂林包公裕肥鄉蔣公勛，分守河南布政司參議丹陽陳公紹宗，廣材鳩工，建中堂三楹，兩廊六楹，大門三楹，輪奐一新，享祀孔嚴，屬予紀其顛末，書諸麗牲之石，俾後來者有所考云。

湯陰縣重修岳鄂忠武穆王廟記 正德七年

明梁 儲

宋岳鄂王飛當靖康用兵時，忠義激烈，誓不與賊虜共戴天，志必欲復中原，還二聖而後已，以是爲賊檜所深忌，竟置之於死，其後賊檜既自斃，公論稍漸明，於是乃追復王爵，賜諡武穆，後改今諡，立廟錢塘墓所，賜額曰精忠，然英雄旣死，中原之事，無人可復任其責者，而天下遂分，不可復支矣，嗚呼！是其不可流涕而痛哭哉。我太祖高皇帝天縱聖明，每讀王傳，憫其以忠獲罪，未嘗不拔躋王於

從祀之列，且命有司春秋致祭於精忠廟，不啻王之見屈於一時，而大伸於昭代者乃如此，使九原有知，其必能有以圖報於冥冥之中矣。然王故彰德之湯陰人，其父祖墳墓實在焉，而廟祀與守塚之典久未舉，景泰初，以大學士徐公有貞奏，命立廟如錢塘之制，弘治元年又以鴻臚少卿李公燧奏，命修理其父祖墳塋，仍申明樵牧之禁，弘治十四年河南守臣又以廟宇狹隘，令有司再加修展，視舊頗宏敞矣，然廟前之抱廈，中庭之儀門，門外之牌坊，並椅坐香案之屬，亦尙多未備。正德五年司禮監太監張公永時爲用監太監，奉命討逆賊宜鐸何錦等於寧夏，十三日道經王廟下，因入門修敬，爲文致祭，旣而頰仰嗟嘆，周爰咨度，捐金帛付之有司，令市材僦工，用備其所未備者，湯陰知縣周鎬，良有司也，能奉行惟謹，半載以訖，工來告，旣又具書幣，令錦衣衛指揮崔君寧及中書舍人李繼先求予文勒諸貞石，將以示來者，嗣而修之俾勿壞。當賊鐸倡亂之時，人皆以外爲可憂，而張公之憂於心者，則尤以內賊未除爲可慮，故其帥師在途，見浮屠氏之寺院與老氏之宮觀，皆不一之願，默致祭於王廟，而默禱焉，蓋其意以爲二氏之神，殆非所以助吾討賊者，惟王之故鄉魂魄，庶其於國事有助焉耳，其後師至寧夏，則首分魁黨，次別脅從，懲罪勸功，西陲已定，及旋師歸闕，則潛

謀密運，默啓聖心，首惡旣誅，羣邪畢竄，綱維以正，朝野賴焉，况往還萬里，適值炎蒸，師克以和，人無疾痛，凡若此者，雖由公之秉性忠貞，爲國遠慮，推誠宣力，以致於斯，然亦安知非王之忠魂神力，實有以相默助於其間而致然哉？詩曰：百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而人神相與，有陰陽表裏之義，而靖其正直，有自然得福之理，故孔子云：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其意亦猶是也，予故因紀修廟之成，而併記此，亦以爲忠義之勸云。

湯陰縣重修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祠記

明董其昌

錢塘之祠鄂王也，報忠也，湯陰之祠鄂王也，旌忠也，報忠者前宋之蓋愆，旌忠者我明之厲世，戡亂之時，表章尤急，雖非借才於異代，實可激恥於懦夫，此楊侯重修王祠意也。慨自東陲匪桷以來，國家之用兵五載矣，三聖相承，非如宣和靖康之季，奴酋小醜，非有兀朮粘罕之雄，一尉侯，混車書，非若瑣尾偏安之勢，然而靡軍興以千百萬計，徵戍卒以數十萬計，而褰旗罔效，輿尸屢聞，至於全軍覆沒，全遼淪喪，猶緩失地之誅，而錄死事之節，祠之京師，記之盟府，一何厚也，假令戰功如玉，親對敵壘者六十有八，運籌命將者五十有八，常以兵五百八百，敵五十萬七十萬，用少擊衆，迄無挫衄，

則又何以寵異之哉。乃王得禍何酷，宋之負王何慘礫也。蓋王之建功所繇有八：一曰忠，涅膚激烈，揮涕視師，二曰虛，食客常滿，羣策畢收，三曰整，兵所往來，草葦不亂，四曰廉，不私藏一錢，籍其家僅九千緡，五曰公，小善必賞，小過必罰，待數千萬人如待一人，六曰定，大敵猝撼，難於撼山，七曰選能，背嵬軍五百，一皆當百，八曰不貪功，功率推與其下，雖子雲之勝，抑而不列。嗟乎，趙營平爲後事師，竇車騎作百世楷，祀典所謂法施於民，孰大是者，而死事定國禦災捍患，猶細故也。今之爲將者，以王之事爲法，今之擇將者，以王之事求之，於鞭撻四夷何有，嗟乎，湯陰自朱仙績廢而久辱胡虜，王之孤憤所千載而不暝者也，自二祖廓清，而山川草木皆有驕色，王之願報所千載而不忘者也，况重以廟貌之崇嚴，殺蒸之燭潔，冥冥之中，豈無有式靈我將吏，默相我膚功，履胡之腸，喋胡之血者乎，是役也，楊侯一以祈麻，一以樹將鶴，蓋桷瓦皆金湯而丹雘爲帶礪也，侯之爲政，可謂知所重矣，祠創於徐武功，以詞臣奉使時，茲侯修祠工竣，而予亦奉使至，予與武功同吳人，官同待講，侯以爲不偶然也，請予作記，記之如此。

重修湯邑岳忠武廟記

清楊世遠

岳廟多處，其大者有三，一在浙之西湖，一在豫之朱仙鎮，一在湯邑之城內，蓋浙爲王致命之區，朱仙乃建武之地，而湯則發祥之所也，舊廟在城之關外，前明景泰移建縣治西南，賜額精忠，從待講徐公有貞之請也，嗣後屢經修廢，廣其制者弘治十年邑令周鎬，開拓殿後基址者，天啓元年邑令楊樸也，獨是宇則峻矣，而氣象不新，基則宏矣，而瞻仰不肅，蓋歷年久而風雨漂搖，鳥蟲剝蝕也，爰爲易其瓦，文其座，新其貌，塗其垣墉，修其階級，臥榻斜碑，殘窗倒几，莫不整飾而潔澤之，又於儀門兩旁建亭有二，東曰肅瞻，使拜謁者整冠裳也，西曰覲光，使遊覽者得憇息也，於是春秋致祭，令尹率屬三獻奉爵，祝史陳詞，時陟降其在庭，時陟降其左右也，更有南北往來，停車戾止，鄉城童叟，入廟焚香，洞洞而屬屬，優見而愾聞，又有好古文人，憑欄眺勝，旣摹東壁之誌，復播芳馨之詞，觸景興思，傷心南渡，讀滿江紅詞，感慨歎歎，泣數行下也，抑吾聞之，觀海者必溯其源，窮河者務究其委，斯廟成矣，或跡不傳，而守不永，可奈何，乃爲之搜羅舊志，校訂重梓，更創立廟會，招來商賈，庶論古者遠而可徵，敬事者久而益盛也。工始於雍正九年辛亥之令月，成於乾隆二年丁巳之暢月，倡其事者縣令韓江楊世達，董其事者貢生王夢熊監生蘇垣許岳秀也。

重修岳忠武王廟記 民國二十五年

段國棟

湯陰爲宋岳忠武王故里，縣治西南隅，王廟在焉，歷代崇祀，與浙之西湖汴之朱仙鎮稱鼎峙，廟初建城南關，明景泰間始改建今址，越明暨清，前邑令屢事修拓，具詳縣乘，民國四年奉檄重修，距今又及二十稔。二十三年二月余來宰湯陰，下車後敬謁廟門，見垣宇頽廢，鬆縷剝落，匠人方從事葺治，詢之，則邑人陸軍少將李君華亭新自喜峯拒敵歸，謀諸士紳及王之苗裔，倡議重修，已募捐四千餘金，糾工度材，經營未半也，余嘉其志，勉力勸勤，不數月工竣，圯者植，缺者完，朽者堅，黜者丹，聖孝娥殿舊燬於火，重建如故，翼翼奕奕，炳然一新。計是役起二十二年二月，訖二十三年九月，余未及謀始而樂觀厥成，心竊幸之。閱二載，李君議立石，鐫捐金諸君子姓氏，以垂不朽，囑余爲之記。余維王文武忠孝，其拒虜衛國之績，筆於書，流傳於野老婦孺之口，昭昭在天壤間，無俟闕述，而歷代崇祀不絕者，亦以王生平大節，足風百世，表千禩，禮所謂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第安神靈隆報享也，方今外患日棘，殆甚於靖康建炎之際，舉國人士，誠能法王平生，懷王不愛錢，不怕死之訓，淬厲奮發，共赴邦難，于以禦侮雪恥不難矣，然則茲廟之修，作人心，鼓士氣，蓋重於平時。

萬萬，又豈獨焜飾廟貌，爲王故里之光而已哉，抑又聞之，修明祀典，有司之責也，章志貞教，長民者所宜務也，余未至而李君與諸君子先之，是尤可感也，爰秉筆書其事於石，俾後之人有所觀覽焉。

諡義烈將軍施公碑萬歷十五年

明張應登

粵稽南宋二十年春王正月，殿司軍士施全遮道誅賊相檜不克，檜執全下廷尉，親鞫狀，全厲聲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檜矯詔磔全於市，後朱紫陽品儻國事至此，喟然曰，舉世無忠義，這些正氣，忽自施全身上發出來，誠壯之也，說者謂全之正氣，倘出自魏公宗正之身，則必爲擊賊笏，出自韓忠武薛大理輩，則必亟請尙方劍，斬賊臣頭，惜諸君子能背噂退言，相向扼腕，爲長太息，曾未有敢毅然爲國討賊，大聲其罪於王庭者，則諸君子猶知有富貴之身焉，故冥宰於此正氣，特自全出，正以昭示奸臣之當誅，在人心者，有如斯耳。厲聲大罵，棄市如飴，豈直軍士已也，卽古之受祿死忠，如龍逢比干者，未多讓也。旣治誅檜之像於施公祠內，見者起敬，而死無所稱，猶然軍士之，非禮亦非情也，爰諡之曰義烈將軍施公，夫諡法爲國除害曰義，安民有功曰烈，公謀誅檜未濟，則國害尙未除，似無功於民者，何以得諡，蓋質之留侯良矣，方其令力士徂擊祖龍于博

浪沙中，未之濟也，識者猶謂秦民湯武之人心，始於良之一擊，矧檜主和市國，推刃忠良，使薄海臣民，敢怒而不敢言者幾許年所矣，自全一舉，天下始曉然知其罪狀，爲人間世所勿容，其戛戛焉鳴其爲賊，迄於今無所蓋藏，而遺像受鞭笞之辱，睹聞知警，是欲除一時之害，因以除萬世之害，雖無一日之功，實有乎千古之功，尸而祝之，鄂王有快心，施公無媿色矣，或曰周公作諡，奉君父以天道，諡可私議爲耶，噫，孔子與左氏當時之素王素臣耳，行賞罰於二百四十二年間，名諸侯，進大夫，斥宰嚭，字壬子突，無非卽三代之人心，奉若天命天討，而一毫之己私不與者，乃今明刑之官無崇瘞，皆奉有凜凜三尺，非天論制哉，唯卽天論，而郵罰麗于事也，則春秋之義，我得而竊取之，何者，春秋修經以斷時事，我則援經以斷往事，冠將軍以義烈，其誰曰否否不然也，義乎，烈乎，將軍乎，其與岳忠武鄂王並傳不朽乎，死而生也，而檜而高而楫而俊，死而死矣，卽今日尙有爲鬼者見將軍而又死矣，將軍正氣，洋洋在也，九泉之下以諡行，得毋昂首于宗正韓薛之前乎，請以是碑之將軍而後屏，告諸愛將軍而畏將軍者。

詩文

明魏大本

中興全仗岳家軍，旗賜精忠御製文，目斷兩宮豺虎穴，氣吞千里犬羊羣，朱仙日慘南來詔，紫塞煙消北伐勳，垂柳多情悲宋事，幾枝終日鳥愁雲。

中原戎馬任長驅，海國帆檣運已徂，天子金輿留朔漠，將軍玉骨寄西湖，南枝愁結何人省，故里魂歸只鳥呼，河水豈因鷓革怒，至今風浪撼梁都。

楊應中

河北荒城鄂國祠，故鄉魂魄定棲遲，盡忠白日公肝膽，弔古西風我涕洟，十載拮据功竟廢，二靈哀怨返無期，凜然生氣存顏色，猶似含顰待詔時。

郭 攄

故國千秋尚有祠，砌松簷檜總含悲，班師自識君臣義，薄伐空懸父老思，蕩水正逢寒雨候，蘭山况是暮雲時，于今四海猶全盛，一感興衰幾淚垂。

過湯陰題岳鄂王廟八首

張廷桂

天步艱難未可籌，運移宋祚逼胡酋，南遷賸有湖山勝，北向空遺草木羞，罪臣當誅三字獄，君王竟

忘萬年讎，金牌一下朱仙鎮，直把杭州作汴州。

唾手燕雲逐兩宮，高宗寧免忌英雄，關張無命炎精隕，懷愍蒙塵晉祚窮，洛苑看花思故國，吳山立馬嘯雄風，如何一代興亡局，盡在書生數語中。

汴水滔滔望舊京，十年轉戰背嵬兵，憶從父子收狂狴，不見王師出鄆城，俎豆卽今光梓里，風雲猶爲護軍營，搔頭欲向蒼蒼問，日暮松濤吼未平。

□□□□□□，黃龍痛飲奈天何，未題露布身先死，添得蒼生恨幾多，□□□□□鐵馬，故宮荆棘掩銅駝，可憐五國城邊客，猶向西風望九哥。

背父離兄未足奇，稱臣稱侄更堪悲，江南黃服加身日，薊北青衣進酒時，五夜春聲啼望帝，千秋幽恨詔班師，兩河義士增惆悵，淚墮精忠岳字旗。

漫道從來縱虎難，須知王業不偏安，卽看上將沉冤獄，忍使中原沒契丹，往事徒嗟周黍稷，叢祠肅拜漢衣冠，蠟書夜報長城壞，見說金人酌酒歡。

太子宵奔棄漢關，功成直在笑談間，若令幕府偏師出，肯放驕胡匹馬還，知有忠魂歸子夜，更無大

將度陰山，中興事業誰堪付，腦後空留二聖環。

下馬湯陰拜岳王，客途無那泪沾裳，東窗豈必因和議，南渡何心復汴梁，忠節滿門酬宋主，春秋一劍憤施郎，吟成不敢頻留戀，腸斷行人說靖康。

清乾隆

翠柏紅垣見葆祠，羔豚命祭復過之，兩言臣則師千古，百戰兵威震一時，道濟長城誰自壞，臨安一木幸猶支，故鄉俎豆夫何恨，恨是金牌太促期。

吳鴻

薄陰雲樹隔樓霞，此地全非趙宋家，至竟鄉存先隴樹，依然庭鮮北枝花，禍防養虎謀真酷，軍已摧山氣不諱，四字血痕三字獄，論功論罪總堪嗟。

躍馬南還帝宅成，廟堂元未惜長城，神姦早搆和戎策，詔使虛爲奉輦行，堪刃有心憐義士，叫閭無路泣書生，魏公祠廟粉榆近，慷慨應同地下情。

松杉六月影蕭蕭，望祭衣冠賦大招，落日魂依侍中血，長城氣挾伍胥潮，一堂孝義英靈共，千載鄉

閭閻靈昭，肅拜靈祠經兩度，表忠天語式臣僚。

吳同春

孤城落日雨初收，遺廟蕭條野水流，半世功名羞絕塞，千秋怨恨失神州，長天遠繫黃龍夢，皎日難消鐵騎愁，院靜松杉風自起，恍疑英爽夜深遊。

忠臣儀貌儼遺宮，往事空傳感慨中，翻借佞臣持一劍，尙留飛鳥棄雙弓，君臣不改河山異，天地無知血淚空，徒倚庭除遲去馬，不堪落日惹悲風。

謁湯陰岳忠武祠

陶澍

十年汗血儼長城，眞見壺漿夾道迎，隔代君臣猶有淚，當時父子竟無情，南來但遣通祈使，北向終孤義勇兵，此日故鄉祠宇在，蕭蕭風雨颯寒旌。

文仲

軍威到處絕高禽，一代精忠出蕩陰，臣義豈能忘雪恥，時危不必論天心，靈旗色黯山河影，祠木風悲戰伐音，回首西冷曾過地，墓門終古水雲深。

岳武穆年譜 遺蹟考

三三

謁岳武穆王祠四首

明陳珊

袞旒在在祀忠臣，冶鐵雙雙伏賊秦，一念是非千古定，舜何人也跖何人。
靖康猷亂魏諸臣，謀國真同越視秦，絕域可能歸二聖，藁街何不繫三人。
君父綱常係子臣，且將國柄盡移秦，高宗倘念蒙塵者，恢復功成或有人。
矢心雪恥宋孤臣，矯詔和謀已屬秦，懸斷當時成敗迹，九原安得起斯人。

謁岳少保祠

洪霖

兩河響應走風雷，鬱鬱諸陵王氣恢，一以委卿天語在，金牌十二爲誰來。
痛飲黃龍指日中，班師奉詔見精忠，高宗漫怨朝廷小，猶賴十年血戰功。
敢從烏盡怨弓藏，恢復中原志未償，君相同心輕骨肉，將軍應逐兩宮亡。
片言能壞宋干城，信史流傳恨失名，長跪應添人一箇，當年叩馬有書生。
三十九年夢一場，丹心萬古照秋陽，朱仙鎮望西湖水，更樹靈旂在故鄉。
權奸在內將無功，覆轍相尋自古同，不得尙方斬馬劍，空來遺廟哭英雄。

岳陣頭

岳陣頭在汜水縣南八里，地臨黃河右岸，爲南北交通要道，相傳係岳王陳兵大破金人之處。按王天性至孝，自北境紛擾，奉母命從戎報國，年二十卽投軍効用，時劉幹宣撫真定，募敢戰士，王與焉，幹一見奇之，使爲十隊長，以擒相州賊陶俊賈進和功，知相州王靖奏補承信郎，未報，得王考和訃，徒跣奔喪還湯陰，執喪盡禮，毀瘠若不勝，會朝廷罷敢戰士，前命竟不下，王亦棄不復問。嗣復從平定軍爲効用士，稍擢爲偏校，破榆次縣賊，補進義副尉，會夜渡亡其告身，王又棄歸湯陰。康王次相州，王因劉浩見，命招賊吉倩，仍補承信郎，康王次北京，以王軍隸東京留守宗澤，敗金軍於滑州，遷承義郎。至岳陣頭事蹟，宋史王傳失載，據宗澤傳及河南府志略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留軍前，適報敵犯汜水，遣王爲踏白使，以五百騎授之，使立功贖罪，且戒無輕鬪，王稟命卽行，陳兵於此，據其險要，大敗金人，凱還補爲統領，復遷總制。今呼爲岳神頭，又曰岳陣圖，蓋久而訛其音也。其地宋時不知作何狀態，現則爲河邊數十家之一小村落，平沙瀰漫，一無遺蹟可尋矣。

宜興第二

王自從軍，凡數補官，至江淮宣撫司右軍統制，從宣撫使杜充守建康，杜充敗降金，其將士潰散，各自爲屯，多行剽掠，獨王嚴賊所部，秋毫不犯，躡金人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會宜興苦盜患，邑令奉書備糧迎，王遂至宜興，破降羣盜，邑賴以安，常之吏民從之避寇者萬餘家，邑人德之，圖像勒石以祀。已而賊方扈成等互相併吞，其衆悉歸王，王軍始大。王以宜興爲根據，統兵四出，累敗金人常州鎮江，遂復建康，軍聲始振，故宜興可謂岳家軍發祥之地。王駐宜興日，雖軍書旁午，然好整以暇，山川登涉，多有題記，且曾於南門外築隄通軍，卽其戰鬪之場，亦尙可考見，厥後王三子霖來遊宜興，邑人追念王德，爭買田賃宅居之於邑之唐門里，唐門岳氏，遂成著姓，故王與宜興之關係可謂極深，論精忠遺蹟者，自當以次及之也。

岳王生祠

岳王生祠，卽宜興岳王廟遺址，在城內東廟巷，其地去同巷周平西將軍（處）廟僅數十步。據史載建炎四年王躡金人，轉戰廣德境，會水軍統制郭吉自建康潰散，在宜興爲盜，掠吏民，宜令奉書備糧迎王，王遂至宜興，郭吉聞王至，遁入湖，王遣王貴傳慶追破之，又遣辯士說馬泉林聚，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單騎入其營，手擒斬之，常之吏民棄其產趨宜興者萬餘家，邑人德之，爲立生祠於周平西將軍廟，圖像刻石以祀，邑令錢諶爲之敘。嗣改塑像，淳歷八年，郡守章冲易以袞冕，嘉定十年邑令戴桷瞻拜祠下，以爲豐功而薄祀，貴爵而附處非宜，爰爲卜徙於今地，時王孫珂守嘉興，實出資助其成，周端朝記之。當時廟基極廣，廟貌亦壯，中更興替，頗被侵佔，有明中葉，因歲久頽毀，甚且訛岳爲嶽，像設東嶽之神，宏治九年胡瑾白其事，邑令陳策復之，增葺堂廡，繪塑王像，厥後列入祀典，代加修治。民國二十八年冬，日機轟炸宜興，全廟被毀，現已僅存遺址，不過在斷磚殘瓦中尙留有乾隆五十五年印照所撰之重修岳王廟碑記一方，足資辨認。至未毀前規模，就遺址觀察，似爲門廳五楹，儀門照廳各五楹，正殿三楹，後軒三楹。夫王有大功於宜興，生且家虔戶祝，況歿爲明神乎，現當抗戰勝利，百廢俱舉，鼎新廟貌，是所望於宜邑之賢士大夫者矣。

宜興生祠敝

宋錢 誌

周侯子隱廟食荆溪之濱，幾及千載，豈惟忠烈秩於祀典，殆以其斬蛟射虎，除害一時，於是邑人祠之益久，奉之益勤也。建炎庚戌仲春，岳侯觀察總熊龍之師，以捍國保民爲志，爰自桐川，次於陽羨，時方蜂擁盜賊，交寇四境，舉邑生靈，幾死而復生者屢矣，皆公之造也，其德孰加焉，人莫不謂父母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難，無以見其報稱不忘之意，乃立生祠，繪英雄卓絕之姿，修祝水芬馨之奉，子子孫孫，瞻事無斁，血食萬古，當無愧於前人。謹攝宰是邑，式觀盛事，然察人之情，猶以爲未至，皆欲圖像於家，與其老稚晨昏欽仰，如奉定省而後已，予恐繪者不能徧給，傳寫或失其真，又聞四方之人莫不願識荊州，而有所未得，於是摹刻於石，庶廣其傳。

重建武穆王廟記

宋周端朝

中興三十餘年，事論底定，於是岳武穆王以尊宗社，志還故疆，爲名將第一，妥靈竭敬，被於荆襄久矣。始建炎間，虜南軼，王柄位未盛，已提勁旅，轉戰桐汭，連奏六捷，俘執僞置，克復溧陽，時巨盜旁午，闔宜與殷質，及衆寇犯，官旅雌伏縣境，城郭隍陷，王亟引兵至境，郭吉望風竄，深淮，王追奔殄滅，

盡還所掠舟輜百餘，盜相挺未已，率精銳數千計，王多設方略，降馬臬，憎林聚，敵張武威，蹴賊方，駐軍張渚，羣寇全清，旁郡邑棄資儲來保，宜與踰萬室。方蹈躡孔棘，賣城叛走，近鎮重郭，不自保固，而宜與外捍虜，內攘盜，存立無震，王之勳烈，雖僅在一邑，豈不偉歟！比聯守將，盡能爲是，則石城湯池，襟帶千里，虜已無瞧類矣。觀王抗志不撓，誓滅強虜，旣掃空洞庭，通關江漢，後舉肱河洛，決眦燕趙，迄以其身僭爲生死，視留題金沙寺詞氣概，已見英爽，有知其當踴夷門躋居庸也，而豈望報一邑安其香火之留哉！其摧戕冤鬱，以功爲罪，而宜與之人實曰：王之恩我，等父母也，像設祭嘗，卒與國家褒幽錫諡之典，相爲後先，謂義不根人心，亦豈然耶！願出閭里，綿絕未稱，嘉定十年知宜興縣事戴君椅，甫來任，謁周孝侯祠下，慨然曰：豐功而薄祀，貴爵而附處，縣大夫以政迪民者也，豈敢忘乎！爰度地塏，鳩材幹，將爲新宮，以崇祀事，郡守趙侯崇模，王之孫嘉興守珂，咸佐助其費，給其資用，役不及民，明年六月會材比築，重堂崇植，臺廡森聳，被服兩面，旗幟嚴雅，邑人闐溢歡舞，還念舊事，數百年之愈不忘也。古者制禮教民，報天地社稷，品節隆殺，先蠶農師，國里傑出，本祖駿業，雖培德性，示民防範之至也，忠名勇績，其大者蓋已默扶邦烈，顯開世道，非一邑得私以爲賜，而爲政教民以

不偷，其必自豐報始矣。相攸斯宇，仰挹善權之高，俯激卷畫之清，以歌王之德於無窮，義聞交暢，善意周匝，抑俾英材輩產，以保又王家，茲不亦望於邑人乎。戴君永嘉人，端尹岷隱先生之家園，端尹嘗以盛心命名其子，其爲政宜知本末，是宜書。

重修武穆王廟碑記

明方逢時

維歲嘉靖癸卯，維月仲春，岳生儉持其家之譜，謁予而言曰：儉宋岳武穆王之十五世孫也，惟我先王家世古相州之湯陰，靖康末，金人犯汴梁，旣陷，從高宗南渡，惟時二虜交侵中原，兵連不解，生靈塗地，先王痛國之將亡，拔起列校，忠義奮發，毅然以恢復報讎爲己任，朝廷知其忠且勇，亦大任之，遂握重兵，西平劇盜，北伐醜虜，聲振華夏，幾復兩河，卒爲權奸所害，大功未就，然宋不遽亡，保社稷百年，咸王功也。建炎庚戌，金人攻常州，王屢擊敗之，是年春，巨賊郭吉等犯宜興，王自建康提兵討之，賊衆悉滅，宜興之民獲保家室田里，不致夷戮，感王之德，不啻父母，厥後奸檜議和益力，忌王矯詔殺王於獄，子雲亦棄市，紹興末，次子霖來宜，邑之父老，思王之德，而痛王之冤，乃相與置田宅以居之，家之於邑之唐門里，又相與建廟像，以歲時祀王，故王子孫承祧主祀，世世不絕，中季貧弱，不

能供黍盛，祠宇就圯，不能復修，幾數十年於茲。予維古昔聖王之制祭祀也，其義有五，曰勳，曰功，曰勞，曰代，曰閔，厥有等差，咸得祀之，厚有功，明大義也。而王忠貫日月，功在社稷，乃不得血食於其土，胤嗣窮弱，不能顯揚，有司責莫重焉。爰馳檄當路，議而新之，時御史周公亮按巡茲土，曰：「義役也，古昔聖王祀德報功之義，其庶幾乎亟成之。」乃鳩工聚材，撤而新之，爲庭爲堂，爲寢爲門，各有次第，數月工來告訖，遂敬具少牢，率僚吏往拜祭之，棟宇輪奐，巍峨整飭，望而趨，七而進，肅然起敬，恍然如在。由是陳設有所，瞻拜有位，奠獻有儀，誠意感格，神人交通，羣胥以和，而儉又能讀書，好禮義，敦孝弟，紹先世業，以率其族，朝夕事祀，不忘祭之明日，乃求子言錢之石以垂後，因次序其事而係之詩以歌之，其詩曰：赫赫武穆，問世之英，神武夙稟，忠孝性成，靖康之末，金人構兵，亂我華夏，犯我汴京，二聖播越，萬姓震驚，維王奮起，于焉徂征，掃平劇賊，江淮肅清，帝曰：「咨飛，中興之事，悉以委卿，飛拜稽首，涕淚交橫，誓讐必報，不與俱生，自率諸將，訓勵三軍，奉辭伐罪，期復幽雲，先聲所及，醜虜潰奔，帝曰：「休茲，維邦之休，有臣若此，朕復何憂，時值奸桀，謀國不臧，和議是主，甘爲虜降，矯誣帝命，而竟殺王，天地昭鑒，日月孔彰，此心可表，此讐曷忘，惟茲義興，寇賊橫發，王于興師，以擒以滅，民保厥居，

咸王之德，唐門之墟，爲王隴塋，肇迹續忠，奕世是因，聿新斯廟，祀事孔殷，丕降祉釐，以裨我民，庶王孫子，賴以永存，敬用樂歌，來格來聞。

重修武穆王廟碑記

明徐溥

宋建炎間，金兀朮南伐，攻陷常州，郡盜四掠，宜興皆爲所蹂躪，時岳鄂王方提兵抗寇，邑令迎王屯其地，兵出屢捷，遂保無事，避地者亦賴以免，邑人圖像祀之，學錄周端朝實爲之記，歷歲既久，人習稱嶽廟，因訛傳爲東嶽之神，歲時男女雜糅，求福于斯，蓋廟記旣亡，而王出兵時手書紀功小碑，後築城復寘之亂石間，莫知王之功者，近世士大夫稍知之，欲正其謬妄，而小碑亦以城圯而出，雖殘缺不完，尙可考信，蓋王之功當不可泯也。今武陵陳君重修其廟，仍刻端朝記於石，陳君報功之心，其卽宋令戴君之心乎，刻成予謹書其事於後。

重修岳王廟碑記 乾隆五十五年

清印 照

宋岳鄂王故有生祠在周平西將軍廟中，嘉定間邑令戴楨作廟於今地，凡六畝有奇，中更興替，詳見志乘碑記，今南星宮雷神殿，皆廟遺址也。前年夏享殿傾圯，邑紳士倡議修建，鳩工庀材，自門進

及廳事，次第落成。予維王於宋有再造功，而誣陷之死，事在史冊，不具論。論王所以覆護此邦者，蓋德不在大小，而在入人心者深，功不僅一時，而在維持千禩者遠，故有奮起功名之會，官職聲名，當時非不煇耀赫濯，而久之寂焉泯焉，無他所植者淺也。方王駐軍廣德時，巨盜郭吉將肆吞噬於宜邑，令錢諶上書謁王，王提軍至，薄諸太湖，多斬獲，盜遂以平，又於南興門外築長堤以禦金人，行路賴之，名岳王堤，嗚呼，王之功卽王之德也。迄今過南山，眺百合場，東遊金沙寺，緬想當年戰蹟，及揮毫題壁數語，知王之仁義智勇，故由天授，而繫心二帝，不忘中原，則志士仁人所爲唏噓太息者也。夫古來用兵百戰百勝者，莫如秦武安漢淮陰，顧武安嗜殺，淮陰恃功，不足數，惟王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當鋒鏑交馳，生民懸望，而戈鋌所指，銷爲日月之光，擬以闔漢壽之威振華夏，張中丞之蔽遮江淮，其豐功偉烈，不且並馳爭先耶。王破郭吉後，蘭陵人士從而徙居者萬有餘戶，居民德王，圖像刻石，王三子續忠侯霖來遊宜興，邑人爭賃宅買田以居之，祠墓二基，至今不入賦稅，士民之尸祝王者，歷久不渝，屆廟疆鼎新，咸額手稱慶而不能已。余嘗至朱仙鎮，及泛舟西湖謁王墓，徘徊憑吊，並賦長歌，今宜邑諸君子以廟記屬余，余不工於立言，而私心益深景慕，爰撫舊事而具記之。

岳堤

岳堤在宜興縣南門外深溪上，相傳爲岳王逐金兵築以通軍者。此堤起自南門，通張渚丁蜀諸處，廣約丈餘，長計二里，上架數橋，內以激水橋爲最大，虹蜃跨空，形勢雄偉，從前堤上並有泗水菴茶亭等，自經喪亂，俱遭摧毀，現僅斷瓦殘碑中尙能約略辨見其遺址而已。

岳堤記

明王之造

余先人壠在國山南岳寺之東北，出荆南門，由泗水菴前過分路口，有堤通張渚丁蜀諸處，行李之往來及樵蘇販負之輩，紛紛濟濟，盡率由焉。其地東越烏溪，西逾蝦籠，道里繚曲矣。憶予弱冠時，從先君子省墓，始過此堤，見其形如虹之亘於天也，二水夾之，不啻若兩儀之分也。先君子因指而教曰：此考縣誌爲岳堤，乃宋少保鄂國忠武王逐金兵而築以通軍者也。斯時桃侵菴畫，柳映銅官，溪邊漁舍，麓上民廬，儼若圖畫者也。嗣後十數年，堤上綠陰成陣，鳥語如簧，時偕兩弟坐激水橋，聽流聲，觀鷓戲水，不禁慨焉興感。夫利濟於一時，口碑乎萬世，丈夫所爲固當如是，非然者，生無益而死

無聞，直蟬螿中之蟬螿耳，何足以論人事。王從詣轅之請，帥偏師而至宜，意在於金人耳，偶舉旋乾轉坤之手，竟成補天浴日之功，至於今平波激灩，漁艇落影，清溪接岸，兼葭一徑，斜通雲岫，山溪之好，於堤而得貫通焉。砥平矢直，人頌其功，世遠人遙，風流如在，嗚呼，願瞻周道，榛苓永懷也已。

百合場

百合場在宜興縣南十八里之南山下，相傳其地爲岳王與金人戰經百合處。據沈无咎螺冢詩：「至今百合場，殺氣鬪松竹」句下自註：「百合場之戰，正以少擊衆處，王勒兵趨臨安，聞金兵已引去，遂從間道追及宜興南嶽廟，戰經百合故名。」查百合場從前係一山邊曠場，現已成爲草舍二百餘家之一小村落，村名卽爲百合場，村邊竹樹茂密，風景頗爲幽勝，居民大部爲客幫温州人，多以種山爲業，生活極苦，註中所述之南嶽廟，現在百合場南五里之銅官山麓。百合場北二里尙有一地，地勢極高，廣可數十畝，兩旁各有小溝，土人稱爲岳王兵營，謂卽戰後宿營之地，此則傳會擴充，自屬難於置信者矣。

張氏桃溪園

張氏桃溪園遺址，在今宜興縣南六十里之張渚鎮，相傳爲王常寓之處。查王至宜興，先屯郭外，平郭吉被戚方後，始移駐張渚。據雲麓漫鈔謂「宜興張渚張氏園，臨水，號桃溪，岳侯會館其家，題名廳事，後被陷，其家慮及禍，洗去，隱隱猶見。」又據桃溪客話謂「建炎四年王駐軍宜興，館張大年家，贈張完絕句曰：『無心買酒謁青春，對鏡空嗟白髮新，花下少年應笑我，垂垂羸馬訪高人。』完次韻答曰：『相別相逢不計春，眼前非舊亦非新，聲求色相皆虛妄，莫認無疑是昔人。』玩二詩，蓋忠武至桃溪非一次。」查張渚爲一四面環溪之小鎮，其溪卽稱桃溪，至張氏園遺址，已屬無從確指，惟鎮梢三橋有一張氏祠堂，連門廳共計三進，規模頗大，在中進右側小室正中壁上，嵌有二尺見方之石碑一方，錄刻王與張完倡和詩句，完稱安國，想係其字，且王詩第二句對鏡作照鏡，完詩第三句聲求色相皆虛妄，聲求色見真邪妄，與桃溪客話所載微有不同，然細觀石刻，字跡拙劣，且跋尾數語，亦不甚佳，諒係錄誤，要當以客話所載爲是。中庭右側，並有大銀杏樹一枝，圍圍可八九尺，枝葉婆娑，確係數百

年古木，相傳岳王曾繫馬其上，確否毋庸深辯。惟在張氏祠堂附近，二溪會合，成了字形，上架三橋，宛轉相通，兩旁老樹參天，風景極爲幽倩，張氏園原址或真在此間，亦未可知也。

張氏祠堂石碑

岳武穆王張安國公倡和

武穆王詩

無心買酒謁青春，照鏡空嗟白髮新，花下少年應笑我，垂垂羸馬訪高人。

安國公詩

相別相逢不計春，眼前非舊亦非新，聲求色見眞邪妄，莫認無疑是昔人。

右二詩源流，同安侯口有跋，廿三世孫元澍元儼有解，載在舊乘中，可考也。

大清康熙歲次丙申仲冬長至日勒石。

岳霖墓

岳霖墓在宜興縣東北四十里之唐門菴，其地卽古之唐門里。據金佗宗譜「侯爲王三子，幼穎悟，年十二竄嶺表，卹錄時，詔復官，與朱熹張栻爲友，淳熙五年以知欽州詔入對，上諭曰，卿家紀律用兵之法，張韓遠不逮，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之。侯稽首涕泣，遷通直郎，試將作少監，具劄求還高宗所賜御札手詔，卽簿錄時所取以滅迹者，詔令於左藏南庫檢還之。侯搜剔遺文，葺爲成書，會疾革未上卒，以屬其子珂，侯官終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贈大中大夫，景定間追封續忠侯。」侯於紹興末，嘗自江州來宜興，邑人感王之德，爭買田賃宅以居之。侯遂家於邑之唐門里，子孫世守其地，唐門岳氏，遂成著姓。侯歿後，有司索王衣冠並侯匿葬之，此卽宜興岳王墓之所由來。淳祐間，四世孫益於墓東隅建侯祠，並於祠旁築顯祖菴，延僧汝弼主之，以奉王祀，至是規模始備。現祠墓雖將就圯，然尙堪憑弔。墓在平田中，中爲王衣冠塚，旁卽侯墓，石門墓表，均已不存，卽墓土亦日漸塌落，現離地已不及三尺，形類土堆，不久恐遂將湮沒。祠在墓側，去墓僅十數步，額題岳續忠侯祠，規模極小，僅門廳五楹，正殿三楹，中供侯栗主，題爲「宋少師封朝請大夫敷文閣待制兵部侍郎廣東經略安撫使加贈大中大夫續忠侯諱霖之神位」，門邊尙有祠田碑記一方，頗足考見唐門岳氏分佈狀況，此祠亦因年久

失修，破舊不堪，至於祠旁顯祖菴，不知何時改爲唐門菴，供奉九天玄女塑像，俗稱娘娘菴，似與岳姓不相關涉矣。

侯墓記

岳麓

按我王祖薨後，改葬棲霞，至今墓門廟貌，盡人景仰。迨王孫僑寓宜興唐門，佳城之下，亦於是焉。有司並索王衣冠，同續忠侯霖匱瘞之，蓋敬之至，慕之深也。四世孫益，復於墓東隅建祠築菴，瞻視益巍，遵元末兵燹，鞠爲茂草，子姓代修代圮，向蒙邑侯方公慨建石門，丁公義蠲糧稅，郡伯穆公敬題祠額，始煥然一新，幾歷年所，今又化爲烏有矣。嗟嗟，甘棠勿翦，屋烏推愛，懿好在人，千古一日，爲子若孫，願令先王先侯靈之所憑依，湮沒無傳，不錢塘若也，忍乎哉。

祠田碑記 咸豐八年

武穆王之子霖公徙跡宜興，卜宅唐門，迨十三世蕩析離居，惟文景公移居湯堰，卽爲湯堰分祖，後裔黃金埂、佛耳橋、烏草溝、大巷村、九房橋、五村子孫，宜城廟祭，唐門祠祭，素係輪流值辦，卽修祠廟，亦未推諉，但臨時捐派，物力維艱，每有賠累，至乾隆四十二年，吾五村父祖等因立議起捐，有田捐

田，無田捐了，丁田兩湊，共捐百有餘金，以作東中西三分，公議每分舉安人經管，逐漸生資置產，有捐議兩單存據，自此廟祭祠祭，修葺祠廟一切公務之費，少有成章，今祠後有羽字平田十畝有零，來祠告賣，公議買之，以爲宗祠恆產，輪流收租，聊助公費，恐久廢沒，爲記勒石，以垂千古，是爲記。

江州第三

中原淪敵，羣盜四起，江淮湖湘，均遭竊據，大者連兵數十萬，小者亦數萬不等，互相應援，聲勢浩大。王自規復建康後，初受通秦州鎮撫使兼知秦州之命，時金人入寇，揚承已陷，楚勢亦危，秦州無險可恃，奉詔退守。旋卽副張俊往江淮平寇，敗走李成，招降張用，江淮悉平，充神武右副軍統制，權留洪州，彈壓盜賊。繼復先後討平建寇范汝爲，劇賊曹成，虔盜彭友李動天等，湖湘嶺表，以次戡定，遂遷神武副軍都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置司江州。始諸將擁重兵而未分定路分，故無所責任，至是始議分遣諸帥，各據要會，時與劉光世韓世忠王燧同拜，光世置司池州，世忠鎮江，燧鄂州，而王則爲江州。王留江州頗久，復因王母姚太夫人賜葬廬山，王遂於郡城內營第，聚家屬之北來者，爲守墓計，厥後子孫遂世居其地，是王在江州既有先塋，又有第宅，蓋自湯陰淪陷，直不啻以此間爲第二故鄉矣。

姚太夫人墓

王妣姚太夫人墓據志載在德化縣白鶴鄉廬山之株嶺山，現因地名改易，實在九江縣黃金鄉之陳家壠，去縣治南三十五里。紹興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王宣撫襄陽日，母魏國夫人姚氏卒，贈周國夫人，高宗賜葬於此。正德十二年知府汪穎卽墓所建岳母祠，後燬於兵，嗣經裔孫等重建，民國十七八年間，區公所因建造礮堡需材，復將祠拆燬，現僅存遺址。此墓就其現狀言之，計墓在株嶺山半，墳土已平，僅墓前石碑一方尚存，文爲「宋岳忠武王母姚太夫人之墓」，其他一無誌銘，岳母祠遺址在墓前左側，寬廣僅丈許，聞其中向係空無所有，似屬享殿拜堂之類，此墓現由岳氏裔孫春秋祭掃，故得保存不壞，否則墓碑一仆，早已湮沒無傳矣。墓地層峯疊翠，狀如堆螺，清曾文正曾蒞其地，以爲山水粗頑，非佳城也。王明清揮塵錄亦有「張唐老自九江來，聞岳侯父子被害，唐老云，去歲在匡廬，正觀岳侯葬母，儀衛甚盛，一僧爲言岳葬地雖佳，掩壙之後，子孫須有非命者，然經數十年，再當昌盛」，此則事後之談，近於誣妄矣。按王天性至孝，自北境紛擾，母命以從戎報國，輒不忍離，屢趣之，不得已，乃留妻養母，獨從高宗渡河，旣而河北陷，淪失盜區，音問隔絕，訪求數年不獲，俄有自母所來者，寄聲云，「爲我語五郎，勉事聖天子，無以老嫗爲念也。」王竊遣人迎之，往返十有八，然後得歸，時已患痼疾，

王雖身服王事，軍旅應酬無虛刻，嘗以昏暮竊暇，至親所嘗藥進餌，衣服器用，視燥濕寒暖之節，語歎行履，未嘗有聲，遇出師，必謹飭家人謹侍養，微有不至，詈罰自妻始，及母薨，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每痛如初，毀瘠幾滅性。與子雲跣足扶柩歸葬，不避塗潦蒸暑，諸將佐有願代其役者，王謝之，路人無不感泣，既葬，廬於墓側，朝夕號慟，又刻木爲像，行溫清定省之禮如生時，連表哀訴，願終三年喪，辭云：「以孝移忠，事有本末，若內不能盡事親之道，外豈復有愛主之忠？」上悉封還其章，親札慰諭，猶不起，勅監司守臣請之，又不起，責其官屬以重憲，使以死請，乃勉起奉詔，復屯襄漢，三年不解裘絰，嗚呼，王之孝可謂至矣。

岳王舊宅

岳王舊宅卽九江岳忠武王祠遺址，在今九江縣治南庾亮東路之小校場。謹按王國而忘家，帝嘗欲爲營第，辭曰：「北虜未滅，何以家爲？」嗣因母薨賜葬廬山，王遂於郡城內營第，聚家族之北來者，爲守冢計，相傳此地卽其原址。據九江府志，府城南有岳祠，舊爲岳宅，傍有岳公井及洗兵池，高宗嘗賜

酒，王命注池中，與衆共飲。洗兵池據明鄭嶽詩「石磴方池幾百年，岳王舊宅世猶傳」等句考之，在明時似尙存在，嗣後不知何時淹沒，至於井則祠旁現有一穴，井欄鑄有同治五年關憲沈重修字樣，不知是否卽當時所謂之岳公井。祠創於宋乾道六年，明正德七年知府李從正重建，嗣後有清一代，屢加葺治擴充，入民國後，因年久失修，日就傾圮，抗戰軍興，日寇竊據潯陽，且將其全部拆毀，改成操場，現除前方左角菜園內尙留有嘉靖三十一年孫慎所撰重修仰忠祠記石碑一方，可考見其爲岳祠原址外，其他已一無遺蹟可尋矣。

仰忠祠記嘉靖三十一年

明孫慎

宋鄂國岳武穆王故有祠在江州察院之左，其旁有洗兵池岳公井，王節鎮茲土，此皆遺跡云，詳見郡邑志。歲庚戌子受命江西戎務，粵越歲壬子春，按巡江州，仰王之烈，造祠而謁焉，拜瞻遺像，悲酸若不自禁，於是喟然嘆曰，嗟乎，是孰使然哉，吾少也稽古，嘗覽王之事，誓復二帝之恥，義斥權奸之和，百戰驅馳，期酬素志，是故勦業蓋當世，至誠貫金石，正氣塞天地，然竟殞首而死，殘忠以遂奸，勦輔以媚讎，嗚呼傷哉，每恨不得裂聚奸臣，而碎其軀，起王於九原，而爲執鞭，乃今親登其堂，睹其像，

能不戚然感，悄然思以悲乎？既而視其堂室，風雨雖僅蔽，棟宇卑隘，垣墉就圯，藩拔級夷，庭材禿缺，乃復喟然嘆曰：嗟呼，是豈所以崇敬大忠者乎？竊聞之，鳩衆者著其表，彰化者運其機，詔遠宏烈者，罔惜細以輕鉅；上之人欲作忠義之氣於下，能於是乎愀然哉！況潯陽爲東南襟喉之地，無事則漕利所通，有事則東連吳會，西接荆襄，爲天下必戰之地，往歲逆濠之變，足徵也。當濠之時，非有虎嘯鷹揚之勇，徒以烏合之衆，一鼓而下江州，人心瓦解，束手就降之恐，後何哉！忠義之道，昧於下，而武穆之風，未嘗作於上也。使當時崇敬武穆，知忠義之不可已，則順逆之分明，雖或衆寡不敵，但嬰城固守，不數十日而救兵至矣，豈遽狼狽如是乎？予於是益見倡率之不可無道，而崇王之祠不容已矣。乃詢之兵憲陳君，陳君曰：是吾意也。將欲修之未遑，乃復下之府議，府議報曰：允宜。遂諏日命工，費取於道之贖金，量力而動，不愆於素。越三旬而訖工，陳君乃颺言於衆曰：武穆生爲忠臣，死爲忠魂，惟茲祀典之秩，將求其所以爲忠也，因祀以興思，豈惟官民之急務，亦衆之自砥其行，以全其是者也。衆譁然曰：誠哉！吾人其知所興矣。陳君於是告成於予，予乃表其祠曰：仰忠，因竝書其事於石，祠之增廓丈尺，架數俱列之碑陰，復係之詩，俾祭王者歌以侑之，其詞曰：

嗚呼！皇天不可諷，蝮蛇肆毒龍死湫，宋家山河百二州，坐令板蕩成羶裘，使我情惋淚長流，拔劍恨不斬佞頭，王死於今四百秋，祥雲赤日忠未浮，忠魂陟降帝鄉遊，正氣勃勃慘不收，化成河漢昭斗牛，精光下燭故都愁，於粲灑掃陳殺羞，坎其擊鼓紛歌謳，神不肯來塞誰留，天門廣啓風颼颼，翻然載駕雲中輶，兩旗高拂劍鳴秋，低徊漣捲眷綢繆，神不少留我心憂，暮雲噎噎山之幽，潯陽滿極江悠悠。

重建廟記

清高植

乾隆十六年四月予自銀城量移德化，德化爲江州附郭邑，城東偏舊有岳忠武王廟，以王常節鎮此地，故廟祀焉。王生前威德，與夫赫赫忠孝，大節巍巍，廟貌宜宏敞，顧甚狹隘，耿耿於心，病力未逮，忽忽數年。夫古來名將帥多矣，然罕與王比，若其功垂成不就，厄於權奸，得禍慘而遺恨深者，尤以王爲最，王英銳不可嚮邇，然雅歌投壺，絕異武健所爲，如古樂毅諸葛亮，雄略冠千古，去就出處，言論丰采，雍然儒者氣象，未遑厥志，論者憾焉，然樂毅去燕亡趙，孔明六出祁山，功雖未就，皆得善終，王何如哉！戮力中原，燕雲唾手，不錄其功，而並不蒙放廢，欲如燕惠中田單之間，後主入黃皓之讒，

走樂生而召相亮，又豈可得焉。夫宋帝聽左右之言，而誅功首，齊王斥孝徵之讖，而戮相王，如檀道濟射律光有功無罪，何嘗不橫被桁楊，然三十六著，已無足重，明月百升，語有可疑，如王精忠貫日，奴隸皆知，北渡淮河，捷音數至，而忽中道改路，促以一十二金牌，此又何說也。古者忠勇所激，義忿所昭，如顏常山張睢陽，皆勳著危亂，終於殘滅，然強寇亟攻，勅敵爲害，雖不保首領，臣力竭而奇忠顯，朝野震驚，功屈而志伸，王則敵國在同舟，旣長城自壞，而復矯誣鍛鍊，至於冤沉黑獄，嗚呼，以功若此，以禍若彼，豈不恨哉。故曰得禍慘而貽恨深，未有過於王者也。考縣境有王母墓，論王忠孝，臨安爲駐蹕之所，潯陽爲廬墓之鄉，精靈依戀，兩者相等，今虎林廟宇，崇宏巍煥，與湖山相照耀，而江州數椽卑隘，襄王甚已，廟之制視前較廢，中重橫廣倍昔時，其高則增舊十之三焉，前後亦縱橫加廓，經始於乾隆十九年冬，落成於次年之三月，襄其事者舒生秉燠，夏生銳，丁生光輝，許生文潔，王之裔岳生開德奇淳，任其事者愧子，而主其議者漁山董郡憲，郡憲之致敬禮也，每過王祠瞻拜，必顧予而嘻，亟商式廓，籌畫曲至，功是以成，若其心理大同，與聞百世，過王祠者，士夫而外，農夫村婦，皆太息匍伏，扼腕歔歔，不自知悲憤之何自而生，涕泗之何時而集，王之功烈矣，王之禍奇矣，而王

之昭回者，在史策，在詩歌，在祠祀，在人人眼，嗚呼，豈有遺恨也哉。

明鄭嶽

石磴方池幾百年，岳王舊宅世猶傳，格天高閣今安世，葛嶺荆榛野雉眠。

謁廟詩

清高植

廬嶽崇高江水洪，血誠千載並爭雄，中原戮力空回首，報國由來只盡忠。
雙劍凌空當戶排，江風動地尙聞雷，潯陽城裏祠忠武，此日金牌召不回。

李夫人墓

王妃李夫人墓，據志載在德化縣白鶴鄉太陽山之麓，去姚太夫人賜塋約十里，現因地名更易，道路變遷，實在九江縣黃金鄉之山口橋，去姚太夫人賜塋約五里，去縣治南約四十里，其地環峯面日，形勢頗佳，係淳熙二年孝宗賜葬。明嘉靖間因宸濠倡亂，居民星散，岳氏子孫，蕩然無存，其墓遂爲陳姓淹滅，且於嘉靖十年盜葬其先人陳崖叟於其上，因之岳陳二姓構訟百年，各執一詞，久未能結，乾隆

五年由巡道李根雲知府施廷翰知縣景師毅定案，略以陳崖叟之墳，盜葬已久，免其起遷，卽於陳墳之上，三丈以內，砌築拜臺，狀如壇壝，豎立李夫人墓碑，以爲神依之所，並由道府縣守土各官列銜，聲敍原委，另鐫一石，豎立墓側，永禁岳陳二姓添葬，並擅伐樹木，此案遂結。現拜臺久已傾圮，惟墓石及聲敍碑尙存，墓石文爲「宋岳忠武王夫人李氏之墓」，聲敍墓在墓石之左，對於夫人墓地，辨證極詳，足供參考，其右並有封禁碑一方，係知府施廷翰申禁居民樵牧告諭，亦係同時所立，現三碑雖均尙完好，然俱埋沒於荒煙蔓草之間，以視西湖王墓之馬鬃崇封，誠有不勝感慨係之者矣。按金佗宗譜李夫人傳，「夫人名娃，字孝娥，年十八歸於王，時政和八年戊戌也，敬事尊嫜，懋著閨德，越己亥，長子雲生，及王秉節，夫人日夕佐王籌軍事，王出軍，夫人必至，諸將家存問其妻子，以故能得將士歡，咸願爲王盡死，王嘗赴行在，部下軍有謀叛者，夫人廉得之，不以言，一日會諸將於門，立命捕斬叛者，一軍肅然，其應變定猝類如此，先封正德夫人，晉秦國夫人，加封楚國夫人，附會獄成，與子雷霖等徙嶺南，燬煙瘴雨，流離瑣尾者二十年。孝宗卹錄時，年已六十餘，始由嶺海以言旋，再享從前之封號，諸子並與補官，孫枝競秀，門祚再興。淳熙二年壽終江西，賜葬江州。」考王家無姬妾，五子二女皆李夫

人出，金佺粹續兩編及岳氏宗譜所載追復詔敕甚明，且詔等時夫人歸自嶺表，年已六十餘，其生卒與來歸之年，班班可考，而建炎四年王乞一淮東重難任使，已有願將母妻爲質之請，則王別無更娶之事，亦灼然無疑，北盟會編載「故妻流隨淮卒，世忠上聞，欲令迎取，王奏言，臣渡河日，以老母囑善事，不意棄姑更嫁，臣切骨恨之，別送錢贖其貧，不欲迎也」等語。繫年要錄亦謂「飛於建炎初論事坐廢，母姚氏留河北，迎歸事之孝，妻劉氏，後改適，在世忠軍中，飛遺錢三百千，奏聞。」此皆出於當時誣讒之談，是宜辨而正之。

知縣景師毅聲敍碑記

勘查得岳思先等具控陳天彝、祠人洗佔夫人李太陽山墳墓一案，其弊始於嘉靖年間之前，其禍起於嘉靖年間之後，何則？岳武穆精忠貫日，義勇驚天，生平德行，史不勝書，當有宋紹興年間，武穆鎮守江州，太夫人姚卒，葬於白鶴鄉株嶺山之麓，夫人李卒，葬於太陽山之麓，忠臣慈母，卽三尺之童，亦知敬畏，孰敢侵沒其墳哉？祇緣嘉靖初年，宸濠倡亂，居民星散，岳氏子孫，蕩然無存，荒山野草，無主孤塋，人人得而侵佔，此卽其弊始於嘉靖年間之前也。迨嘉靖六年天啓四年，叠修何志陸志，

夫志必有所本，何陸以前，卽童志係弘治九年修輯，載明岳某妻墓在白鶴鄉太陽山之麓，其地環峯而日，因葬焉，乃何陸不本於童，而又另撰夫人李氏亦耐葬焉，從此以後，胡誌江誌雖經更註，終有形跡，以致岳陳二裔，自崇禎二年以至於今，訐訟不已，案牘充棟，此卽其禍起於嘉靖年間以後也。雖原卷年遠無存，而抄卷兩造各據，今卑職奉憲飭勘，遵卽親詣太陽山，見舊葬一墓，上刊陳崖叟之墓字樣，別無冢形，陳天彝等供稱，此名柵嶺，並非太陽，太陽山在河之東，尙隔河坂，與柵嶺其脈等語，卑職據其所指而觀，此山亦樹木森森，墓墳疊疊，現今業其山者，並非一家一人，又行六里遙登柵嶺，見姚太夫人墓巍然一座，蔭木森森，一墓之外，毫無耐葬，隨訊兩造，供詞各執一見。卑職細查此案，歷經院司府縣議論讞斷，無微不至，是否太陽柵嶺，其山旣不能自鳴其名，陳人又奚肯自首其實，爲歲愈久，機巧愈密，縱有李夫人墓跡，亦必消滅殆盡，斷非今日踏勘所能剖決者，惟是情雖變幻，理有一定，如李夫人果耐葬於柵嶺，當崇禎二年岳聯霄卽出擗訟，惟時去嘉靖爲歲尙近，必有改葬形跡，何難一踏而定，可見柵嶺之無耐葬也明矣，若謂太陽山不名太陽，而名柵嶺，太陽另在河東，與柵嶺共脈等語，查柵嶺去河東更近，如果河東係太陽，此山現今樹木森森，墓壘疊

疊，並非不可爲葬之山，岳聯霄何故迂迴其事，舍河東本有之太陽，而必以柵嶺爲太陽耶，如謂有意圖謀，何不卽指柵嶺爲李夫人之墓，乃又改易其名，留爲陳氏口實耶，况太陽者面目之意，若河東則坐南向北矣，太陽之義何居，且童誌修於岳陳涉訟之前，早已載明李夫人葬太陽之麓，如又指斥爲非，則山不能言，俱可更易其名，指鹿爲馬矣，復又經細釋岳姓抄呈嘉靖年間姚夫人墓碑云，離此山四里許，地名將軍窪，土墳已平，鄉人因郡誌有李夫人耐葬之說，多疑爲李夫人之墓等語，按四里許未必非今之六里許，將軍窪未必非今之太陽山也，有耐葬之說，卽多疑爲李夫人之墓，夫耐葬二字，此時卽不拘泥卽在柵嶺山也，又稱先年有石將軍，故因此名，則此處或有古時某將軍，而李夫人墓又隱沒於何處也，此論誠有未當，蓋石人翁仲也，名墳俱有，墳有石將軍，故因其名，容或有之，若古時某將軍墓，故有石將軍，則石將軍之外，往往有各種石形，又將何以視墓耶，且旣稱爲耐葬，則李夫人葬處已有所矣，何以又稱李夫人墓又隱沒於何處也，卽此觀之，愈見李夫人附葬柵嶺之不確，按李夫人誌載宋孝宗賜葬，是賜葬之墳，故有石人，洵無疑義，不然，古時某將軍，試問誰爲某將軍，豈毫無指實，竟可臆爲揣度乎，無怪乎訟端不絕，結案無時也。惟陳崖叟

葬於嘉靖，爲歲甚久，從前縱有侵佔，不忍一朝更改，查康熙年間，前任亦有祇立李夫人一碑之議，在陳人惟恐一經立碑，則墳山樹木皆爲岳有，故硬抗而不遵也，今卑職議請陳崖叟墓照舊毋動，卽於陳墳之上，立李夫人一碑，以爲神依之所，嗣後岳陳二姓均不許添葬，亦不許擅伐樹木，如是則李夫人忠魂有託，而訟端永息，臆案可結矣，緣奉批飭勘查事理，是否有當，卑職未敢擅便，擬合詳候本府鴻臚核奪。該九江知府施覆查得岳忠武王爲臣盡忠，爲子盡孝，偉績奇勳，標垂汗簡，當節鎮江州之時，太夫人姚氏賜葬株嶺，夫人李氏賜葬太陽山，先代遺孀，相傳已非一日，明弘治九年童誌所載，亦爲甚晰，則凡有血氣之倫，無敢爭此土者，詎意嘉靖初年，宸濠倡亂，岳氏子孫，逃避星散，乃有陳守仁乘間踞佔，嘉靖十年以父母盜葬太陽山，並將李夫人之墓洗滅焉，嗣是之後，搆訟無已，雖其間有斷山歸於岳，罪歸於陳者，有議立李夫人墓碑於太陽山者，然自崇禎二年以迄於今，判案屢移，此岳思先又有今日之控也。因查李夫人之墓葬於太陽山，陳崖叟夫婦之塚爲侵沒盜葬，其理之易白者有三，如弘治九年童誌內載姚太夫人李夫人兩墳原爲兩山，陳姓則以嘉靖六年何誌，天啓四年陸誌均載李夫人附葬株嶺爲據，不知弘治九年之誌在前，嘉靖六年之誌

在後，修志者如先代古墓所在，乃不原本於前人舊誌，而忽爲改易，其故何歟，謂非陳守仁早有謀葬之心，卽於修誌之時，預伏改竄張本，洵無他故，以改誌在嘉靖六年，而盜葬卽在嘉靖十年，此何誌顯不足憑，而陸誌悉踵何誌，亦殊不足據矣，况順治十八年胡誌以及江西通誌，俱與童誌無異，則我朝文獻昭明，詳考互稽，豈得一概抹煞而不論耶，此陳姓之侵沒盜葬一也。又如何誌陸誌內載李夫人附葬株嶺，如果附葬，則株嶺既有姚太夫人之墓現存，卽當有李夫人之墓俱在，何以封植宛然，竝無附葬形跡，夫株嶺旣無附葬形跡，則李夫人另葬太陽山可知矣，另葬太陽山而無舊塋，其爲陳姓之毀滅又可知矣，不然童誌所載李夫人之墓在太陽山，乃在岳陳未曾涉訟以前，陳姓何以指斥爲非，而故爲支吾也，此陳姓之侵沒盜葬二也。至謂所爭太陽山乃名柵嶺，太陽山另在河東，不知童誌所載，太陽山環峯面日，則向東之地，乃合面日之義，適如太陽之名，河南之山，坐南向北，名不相稱，又無所居，按其形勢，亦非環峯，豈得始終牽強，以圖抵賴耶，况以太陽山爲柵嶺，原爲掩耳盜鈴之計，崇禎七年德化伍令久已勘破，言之鑿鑿矣，此陳姓之侵沒盜葬三也。夫以侵沒忠武王之山，而毀滅李夫人之墓，忠孝之心旣無，幾希之念盡喪，雖以風水之說，子孫幸登科甲，

數傳之後，嫡嗣已斬，其爲地理之難勝天理，亦昭昭不爽也。是以陳姓之塚雖不起遷，不過徒留蹤佔之跡，而陳姓旁族，何得尙欲居爲奇貨而不悟也。且忠孝一門，闔相勅尊楚國，義骨所藏，千秋如在，豈忍墳平碑毀，弔嘆泯滅耶。其太陽山自應仍歸岳氏，盜葬之墳，事在陳姓前人，與現今旁族無干，免其置議。陳墳姑存無論，卽於陳墳上首，豎立李夫人墓碑，以爲神依表祀之所。嗣後岳陳二姓均不許添葬，亦不許擅伐樹木，並請憲臺率同卑府該縣地方官列銜勒碑，先卽委員豎立，卑府再同該縣擇期祭祀封禁，陳姓之族如再混爭滋事，有職者詳革治罪，無職者嚴拿重究，庶大義彰於天下，小人凜其國法，且知大忠大孝之足以感激人心爲不誣也。理合具文詳請憲臺俯賜查核，批示遵行。乾隆五年七月初十日奉分巡道李批，凡考古遺跡，必以初文爲據，如岳忠武太夫人姚氏賜葬株嶺，夫人李氏賜葬太陽山，他書所載，無徵不信，弘治九年童誌記註甚明，此楚國葬地之炳據也。至嘉靖何誌忽變舊誌，而爲附葬株嶺之說，其中頗有弊混，天啓陸誌則藍本何誌，又不足言矣。據詳何誌係改作於嘉靖六年，盜葬卽在嘉靖十年，則何誌所載，明係秉筆者以爲岳氏奉祀無人，九原不作，意欲乘機飄佔，故潛沒舊志，留作訐訟張本，其不足憑，已無疑義，不然何以考童誌則

太陽有賜葬之文，而何誌乃株嶺無楚國之墓也，今江省通誌亦明載李夫人葬於太陽山，而未能排何陸二誌之非，則未嘗深悉童何二誌其間有公私之辨耳，故以今日而定斷岳陳二姓互訐之案，必當以最初之童誌爲據，况岳忠武王文武智勇，卓絕古今，大忠大孝，萃於一門，我皇上宸翰褒崇，謂公之精誠，雖死於槍之手，而天下後世仰望風烈，實可與日月爭光，是靈爽式憑，宜有人心者無不欽仰矣，乃至於今，而儷德之小君，莫保一坏之黃土，此誠仁人志士之所爲痛心而疾首者也，姑念事隔兩朝，陳崖叟之墳盜葬已久，免其起遷，如詳卽於陳墳之上三丈以內，相度善地，砌築拜臺，狀如壇壝，豎立李夫人墓碑，道府縣守土各官列銜聲敍原委，另鐫一石，遣員豎立碑側，該府卽率同德化縣擇期祭祀封禁，嗣後岳陳二姓均不許添葬一塚，亦不得擅伐樹木，以息訟端，如敢混爭滋事，故違禁約者，卽行嚴拿重究具報，仍先取具遵依及豎碑日期，封禁碑墓送登毋違，此繳等因奉此，合行勒石，以垂永久，須至碑者。

知府施廷翰封禁碑記

爲請示嚴禁，永垂憲德，以保忠墓事。照得岳忠武王夫人李氏墳墓，久奉巡憲並本府委員豎立碑

石，嚴行封禁，竝令彼地居民遵守看管，無許私行踐踏墳墓，砍伐樹木在案。今據奉祀生員岳思先具稟前事，詞稱生祖忠武王夫人李氏，宋孝宗賜葬德化白鶴鄉太陽山，本山上自來龍尖峯下至山脚水口左右，俱至本山合水，於乾隆五年蒙恩封禁，當飭練保管蓄，毋許踐踏，樹木漸覺蔚然，但練保每年更換，遠近不一，生又託山側住民吳繼昌就近照管，無如山口橋人煙鑿集，雖不敢肆行砍伐，而牧豎民人往往縱放豬牛，觸污碑石，折傷樹木，繼昌屢行勸阻，斥爲局外多事，今年秋祭登山，微見損壞，伏思封禁太陽山憲德，應與山樹共永千秋，不有專管之人，誠恐作踐過甚，豈獨有傷碑樹，實大負乎憲恩，今吳繼昌屋連山側，殷實醇良，一望而山之四面可通，旣已情願照料，理合具稟欽憲大宗師臺前，懇祈賞示嚴禁，責令吳繼昌專管，並飭山口橋一帶住民，不許在本山牧放樵採，如不服禁阻，許吳繼昌指名稟報，庶頑愚知儆，忠墓不遭剝削，看守維嚴，憲德鼎峙，喬嶽矣等情，遞府，據此，除稟取山口橋居民遵禁結狀外，合行出示嚴禁，爲此示仰彼地居民並山口橋軍民人等知悉，嗣後爾等居民務遵示禁，吳繼昌專管看守，倘爾等居民仍蹈前轍，私行踐踏，砍伐樹木，抗不凜遵，許吳繼昌立即扭稟赴府，以憑盡法究懲，決不寬貸，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鄂州第四

王制置江西日，適僞齊使李成合金人入寇，陷襄陽唐鄧隨鄂諸州及信陽軍，故鎮撫刺史如李橫、李道、翟琮、董先、牛皐等俱失守南歸，詔並聽王節制，就將其軍，王遂奏請措置收復，以圖中原，優詔報可，差兼制置荆南鄂岳，王遂提兵渡江，時王軍雖迪平寇盜，然從未與金人見陣，朝廷深以爲憂，王鼓行直前，所向克捷，六郡平，除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依前神武後軍統制，特封武昌縣開國子，開府鄂州，練兵營田，爲深入計，厥後雖因征討楊么，一度移軍潭州，及因經略中原，數次進駐襄陽外，其根據之地可謂始終不離沔鄂，身薨之日，武昌之屯，至十萬九百人，皆一可當百，南宋賴其餘威，得以勉維殘局，故追封贈諡，以鄂爲號，獨惜遺愛之區，遺蹟蕩然，爲可憾耳。

忠烈廟

忠烈廟遺址在今武昌縣大東門外五里之岳王臺。按王開府鄂渚，爲時最久，惠澤周流，州人戴德，身

薨之日，繪像私祀者十室而九，迨孝宗復官贈諡，州人首請立廟，得旨賜忠烈廟爲額。廟創始於宋乾道六年七月，落成於淳熙六年十一月，副使張琬曾有記。此廟在當時靈爽昭然，據宋史羅汝楫傳：「汝楫子願官於鄂，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爲政善，姑往謁之，甫拜竟不能起，卒於像前。」明正德十年布政使周季鳳卽舊將臺驛址重建，大學士楊廷和爲之記，厥後明清二代，屢加修葺，洪楊軍興，廟毀於兵，光緒初年，會議重修，惜未實行。查初時在遺址尙留有石刻王像一方，不圖民國二十七八年間，有人在其地射擊，竟以王像爲鵠，以致彈痕纍纍，像幾被毀，邑人胡姓，日擊心傷，爰稟請有司，於蛇山上建亭，移像保存其中。現像亭尙屬完好，亭在蛇山南端山脊，翼然高聳，登眺可收武昌全景，形勢頗爲雄偉，額題「岳武穆遺像亭」，亭柱鐫有一聯，文爲「撼山抑何易，撼軍抑何難，願忠魂常鎮荆湖，護持江漢雄風，大業先從三戶起。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奉讜論復興家國，留得乾坤正氣，新猷端自四維張。」作者未明，句尙可誦。像石豎於亭中，高可八尺，闊約四尺，下部鐫王著牡丹團花戰袍半身武像，上端有明萬歷壬午張翼先所題像讚，文爲「於赫維王，英風萬古，穆穆其文，桓桓其武，壯志吞胡，精忠報主，肅瞻遺像，如熊如虎，浩氣堂堂，八方按堵，翊我邦家，有秩斯祜。」石上彈

痕，雖已用灰泥填補，然尙隱約可辨。至原廟遺址，在抗戰軍與日寇竊據武漢時期，竟遭改建爲焚屍場，外圍短垣，中建焚屍爐三座，煙突高聳，怵人心目，現因日寇敗降，聞該場不久即將拆毀，所盼能將王廟同時規復，庶使遺愛之區，不致一無遺蹟可尋，則盡善矣。

奏請立廟節略

湖北轉運判官趙彥博劄子，伏視故少保岳飛，提十萬之衆，留屯沔鄂，捐軀殉國，有百戰百勝之勳，至今鄂州一軍，士卒整肅可用者，皆岳飛之力也。去此已三十年，遺風餘烈，邦人不忘，繪其像而祀者，十室而九，可見忠義能感人心，雖蒙朝廷復其官爵，錄其子孫，而廟貌缺如，何以鼓忠義英豪之氣，今鄂州軍民請爲立祠，欲望朝廷許從衆欲，不唯少慰岳飛忠烈不泯之魂，亦可爲方今將帥建功立事者之勸。乾道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奉聖旨依劄付湖北轉運司本司，除已承都統制司標撥錢四千貫文，委官建立廟宇外，須至公文牒請照會，乾道六年二月日牒。

奏請賜額節略

禮部狀，准乾道六年七月六日敕，尙書省送到武昌軍奏，據本州居民父老張子立等狀，伏覩前宣

撫岳飛，統帥嚴密，保護上游，收復軍州，掃平寇壤，軍屯所至，秋毫無犯，有功於國，百姓仰之，遠近之人，繪圖其像，昨已蒙朝廷敕復元官，錄用其後，而廟貌未立，子立等遂具狀經前任運判趙彥博備奏，奉聖旨依，今來建立祠寺，將欲就緒，尙有廟額，未蒙賜敕，乞敷奏封賜，庶使歲時享祀，福此一方，用廣朝廷旌勸忠臣之意。三省同奉聖旨，依令禮部太常寺擬定。七月六日敕，宜賜忠烈廟爲額。

碑陰記

宋張璠

乾道六年夏，武昌軍言，故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武穆公飛，功在一方，軍先有請，旣獲旨立廟矣，吏士又乞加賜廟號，敢昧死以聞，制曰可，於是飛廟得賜號忠烈，迨今踰十年，詔黃未刻也。璠被命使湖右，迺始鑄制詔于石，以重祠官，慰一方吏民無窮之思。竊惟公以奇男子起家山東，爲國虎臣，其勳伐書太史，其威名震聞四夷，而節制之師，至今名天下，上臨朝念文武名臣欲盡，有懷英烈，收用其子孫，以表公大忠，四方聞者，無不動色增氣，方圖新公祠廟，繪公故部曲名將董先李建等像，俾有饗于公，仰稱陛下尙賢勸忠之指，以感動忠義，而侈公遺休，其可不敬書下方。

岳公城

岳公城在嘉魚縣東北四十里之大蜀山，相傳岳王征楊么，於此築城屯兵，今呼爲軍寨。考楊么鼎州鍾相之餘黨，楚人謂幼爲么，故稱么云，自建炎末，相敗死，么率其餘部居湖湘間，其徒有楊欽、劉衡、周倫、黃佐、黃誠、夏誠、高老虎等，數年間聚兵至數萬，立相之子儀爲鍾太子，與么俱僭稱王，官屬名號，車服儀衛，竝擬王者，蹂踐鼎澧，窺覷上流。岳王之討捕也，初自鄂渚進軍潭州，招降黃佐、楊欽等，使其黨自相殘殺，嗣如鼎州，設計破其樓櫓，么遂被擒。蓋王之策略爲以寇攻寇，因敵人之將，用敵人之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之孤立，而後乘之，故能不數十日而蕩平積年巨寇，誠可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矣。查潭州卽今之長沙，鼎州卽今之常德，是史冊所載，未有在嘉魚屯兵事實，卽就大蜀山觀察，亦不見有城堞遺蹟，故軍寨之名，當出自流傳附會也。

捲旂花

捲旂花，據湖廣舊聞：「楊么爲岳王所破，兵皆散，捲旂插野，後徧野生花如捲旂狀，故名。」余嘗稽之本草，詢之父老，舉無有能明其狀者，當於暇日博訪周諮，表而出之，俾與諸葛菜並傳於世云。

朱仙鎮第五

金人敗盟，王遣王貴、牛皐、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鄴、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王自以輕騎駐鄴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鄴城。王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鏖戰數十合，敵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以萬五千騎來，王戒士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憤甚，併力復來，頓兵十二萬於臨潁，楊再興以三百騎遇敵於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餘人及萬戶撤八孛堇千戶百人，再興戰死，張憲繼至，破其營，兵八千，兀朮夜遁。繼戰於潁昌，復大敗之，殺其婿統軍上將軍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孛堇，兀朮狼狽遁去。王進軍朱仙鎮，距汴京止四十五里，兀朮復聚兵十萬來，對壘而陣。王遣驍將以背嵬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軍聲大振，內外響應，方期指日渡河，而賊檜欲畫淮以北棄之，與金議和，矯詔班師，河南

州郡，復淪於敵，十年之力，廢於一旦，誠可痛也。但朱仙鎮則因此一戰，遂著聞於世，地以人傳，豈不信哉。

岳武穆王廟

岳武穆王廟在朱仙鎮西北，係明成化二十二年改鎮內二關帝廟之一創建。查朱仙鎮係王建功班師之處，王被害後，其地頂香饋餉泣留不得之遺民，因念其功而憫其死，相率爲廟私祀，金人固未之知，以地非宋有，故孝宗復官賜諡時亦未曾命祀，歷金及元，廟遂湮沒，泯無遺址，春秋社會，惟設位以祭。明成化二十一年河南左布政使吳節方，行部過鎮，爰詢得鎮內有二關帝廟，因商諸父老，撤其一之就圯者以改建王廟，明年告成，會稽胡謚爲之記，厥後有明一代，屢加葺治，並事拓展，穹碑俱在，尙可覆按，至於清代何時修理，已屬無可稽考，現廟已就圯，僅留破屋數楹，其內空無所有，不過就未圯前廟貌觀察，頗極瑰麗宏偉，計前爲牌坊一座，內爲大門五楹，進爲正殿五楹，再進爲寢殿五楹，兩旁翼以廂房，正殿右側並有鐘鼓樓一座，現牌坊已改建平屋四楹，且門向內開，須從邊門出入，當年廟

貌已屬無從辨識，兩翼廂房及鐘鼓樓均已傾圮，惟大門正殿及寢殿尙存，然亦殘破零落，空無所有，正殿中庭樹有穹碑五座，四爲明代重修碑記，一爲創建鐘鼓樓記，就中之二其碑陰並勒有王手書送紫岩張先生北伐詩及趙寬錄書王所作滿江紅詞，此爲唯一可以辨識其爲岳廟之證據，大門旁尙有憑吊詩石刻二方，惡札也。查此廟在明代原係改關廟創建，現則除鎮東有一關廟外，在岳廟之左仍有一關廟，且廟貌兩相彷彿，惟在岳廟寢殿地位，在關廟則爲春秋樓，不知何時重建，現亦與岳廟同歸傾圮矣。

岳武穆鄂王廟復建記成化二十二年

明胡諡

惟宋岳武穆鄂王廟，在武昌者其所封地也，在錢塘者其所葬地也，在湯陰者其所產地也，而在開封之朱仙鎮者，其所建功者也，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此王所由以廟於諸地，而茲朱仙鎮實王建功尤大之地，其故有廟，容廢不舉乎。惟王自幼負氣節，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誓以忠誼報國，自應募至爲將，大小凡百餘戰，皆能以寡擊衆，未嘗一少挫衄，然恆保障江南上游，而在中原，雖兩河奏捷不一，惟鄆城戰勝，進軍朱仙鎮，兵威尤震，能俾金人俟降棄避，駸駸乎恢復之勢矣，奈何奸臣之

主和議者，忌其成功，將不利己，一日發十二金牌，趣召旋師，且竟爲所害，天下後世，莫不爲之扼腕，而當時其地遺民，頂香饋餉，泣留不得者，念其功而閔其死，相率爲廟貌以私祀之，金人固莫之知，而宋亦未有能舉之者，逮孝宗朝，始因書生與其故部曲訟其冤，詔復官，以禮改葬錢塘，建廟於鄂，額曰忠烈祠，加謚爵，而朱仙鎮之廟，以地非宋有，未蒙命祀，歷金元來，廟遂湮矣，入國朝，錢塘因墓而廟，湯陰因鄉而廟，皆載祀典，朱仙鎮之廟，泯無遺址，今春秋社會，第設位以祭，誠曠典也。乃成化戊戌夏四月，今河南左布政使吳公節，方爲右參政，嘗行部過焉，詢得其地有關義勇武安王廟二，召鎮之父老謀，以其一改爲岳王廟，父老咸曰，是所願也，吳公薦爲指材，甃百需，以庚子秋九月，撤關王重廟之就圯者，鼎建中屋四楹，翼以左右兩廂，各四楹，前豎門樓一座，繚以周垣，肖像其中，旁列部將張憲子雲，以配，扁曰岳武穆鄂王之廟，明年春三月落成，吳公偕僚佐以禮告慰，於是土人歲時享祀如故。或者曰，關岳兩王，忠誼炳炳，百世一日，殆難伯仲，法皆宜祀，今乃舉一而廢一，於義何居，予曰，關王徧廟海內，茲鎮且有重廟，岳王僅廟數地，而茲鎮實其却金興宋之地，距關王許昌辭曹歸劉之地不遠，皆其所由以廟，而尤人心天理之不容泯焉者也，吳公斯舉，殆亦顯微闡幽

之意矣乎。會開封知府張侯岫以廟成來請記，遂爲書其美麗牲之石，而系以迎享送神詩，俾歌以侑祀焉。詩曰：風泠泠兮揚旂，香冉冉兮與雲飛，王騎龍兮自天來，山川如昔兮人民非，盍腥膻兮穢俗，蔚衣冠兮舊服，卒中原兮恢復，羌王心兮尉以足。右迎神旂搖搖兮風颺，雲藹藹兮霏香，薦桂酒兮椒漿，王降靈兮洋洋，洋洋兮如在，紛旅無兮羅拜，拜益虔兮匪怠，翼錫福兮靡艾。右享神旂搖搖兮揚風，香和雲兮騰空，王過去兮駕旋龍，盼碧落兮涉馮壺，王昔奮威兮斯地，垂今茲兮沛餘惠，雨暘時若兮弭災沴，錫我民矣屢豐歲。右送神

岳鄂武穆王廟記 正德十五年

明何孟春

宋鄂岳武穆王之廟，始建於鄂，再建於杭，三建於湯陰，而今建於梁城南之朱仙鎮，在鄂者王開國地，王寃白時已建，在杭者王墓存焉，在湯陰者王父母之鄉，其廟皆著祀典，而朱仙鎮者王之功於是爲極，王之忠憤所不能忘者也。王當靖康建炎之難，應宣撫募，屢擒劇賊，轉武階，隸留守司，所向戰必克，以言事奪官歸，詣招討使，時年尚少，柄任未及，而奇其戰功者，以爲古良將不能過，聽其言者，知其非行伍人也，新鄉之戰，侯兆川太行山皆有功，而事見怠於都統，胙城之戰，黑龍潭汜水關

竹蘆渡南薰門及清河鐵路步六合烏江皆有功，而謀弗行於留守，然王自一軍獨制，虜西兀朮不得犯杭入常，而宋得復建康，則皆廣德之戰，宜與鎮江東清水亭牛頭山新城靜安之功也。嗚呼，王用統制借補州，階大夫，四年間崛起戎陣，厥功已如此，紹興以來，王始承制命，秉節鉞，漸陞使帥，專征諸路，控扼數州，叛將歸降，逆賊奔潰，江西嶺表，水陸繼平，使內之蛇豕，外不得合，外之犬羊，內無與應，固一皆王之功也。王志在中原，復讎報國，奏移屯鎮，每圖大舉，而奸相擅權，力主和議，時臨機至，輒加阻仰，辛酉虜人敗盟，高宗於王所謂夷狄不可信，相臣謀國不臧，所謂虜名以地歸，實寄之者，始大感悟，授王河南諸路招討之命，王分遣諸將，在處奏功相繼，大軍旣北，與兀朮遇，大敗之于鄆城，于臨潁，于潁昌，而進至是鎮，距汴四十餘里，與兀朮對壘，又大破之，當時中興之機，舉集目中，天時人事，強弱已見，而班師之詔，前後踵趣，使王十年之功，廢於一旦，蓋秦檜之計也。嗚呼，王之功於是爲極，而王之忠憤亦於是爲甚。王一回轡，河南州縣，復爲金有，明年虜犯廬濠，王至則遁去，和議決而王歸，遂死於權奸之手矣。嗚呼，高宗嘗命王，中興之事一委卿，而竟不能成，王唾手燕雲之功於招討之命，若是者，天邪人邪，王之功自紹興十二年間，朝廷無日不聞其捷，士民無處不賴。

其救，徵諸史冊，難復事數而地計，而春獨謂是鎮爲極者以此，王之踪跡，周旋兩河南北凡幾，而獨是鎮有廟，與其開國地其墓其鄉比者，春所謂王之忠憤所不能忘者也。嗚呼，王廟在宋惟鄂，國朝杭湯陰，用守臣議竝置，而是鎮成化間居民知義者共爲之，藩臬官交將助之，其制簡隘，今天子正德紀元四年己丑，河南鎮守因行縣有感，乃拓而新焉，而廟貌閎偉，香火虔嚴，開封道紀司擇道士一人司焚祝焉。顧歲時祭物，供諸居民，弗典弗虔，焚祝衣食，無所於寄，又四年壬申，左布政楊公，子器至，爲買旁鎮腴田七十畝，出帖給廟，春適至，爲量費制祭備用，鑿井作亭廟前，俾廟神有禮享，祝有業，守民知義者交慰焉。乙亥歲春當去汴，民石杲等聯告請記，春謝不及爲，明年道士楊繼時又走京師以請。嗚呼，忠義之在人心，亘古今，達天下，豈有旣哉，今太行兩河之人，往此應王之忠義豪傑也，昔者挽車牽牛，載糗糧，餽義軍，頂盆焚香，候王之人，今日拜廟之民也，嗚呼，是孰彊使然哉，忠義之在人心，不可得而泯也，謁是廟者，忠義之心其油然而生矣乎，春於是重有感焉。廟之地界田畝，具列石背，以示來者，是爲記。

岳廟碑

明章煥

岳王祠廟衆矣，獨朱仙鎮尤著名。朱仙鎮者，王班師之地也。師至於是，王進則虜退，王退則虜進，宋師存亡，中國夷狄消長之會，春秋所爲必書其地者也。頃余謁王於祠下，蕭然幾與王遇云。顧瞻遺像，按視營壘，王英爽如生，號令藏於風靈，悠悠旆旌，蕭蕭馬鳴，見其父老，猶有頂香載糗之誠。余爲泫然流涕者久之。悲夫！王提孤軍，抗強敵，艱難百戰，以至於此，此去汴京一蹴耳，竟不獲灑掃故宮，慰九廟神靈，固知王之魂魄，千秋萬祀，猶居此也。夫金人南下，飲馬長江，肆然有輕朝廷羞中國之心，宋之君臣望風竄，獨王區區，仗赤心，赴國難，精誠貫日月，忠義通神明，威名震華夏。當此時，天地爲王震怒，將士爲王飲血，卒能摧拉強胡，驅之北遼，震驚羶裘之膽，發舒華夏之氣，而奸雄賣國，首鼠兩端，金牌一來，人心遂解，銷三軍之氣，快狂虜之心，劫暗主之權，滅忠臣之口，遂使二帝六宮，游魂不返，宗社陵寢，蕩爲丘墟，禮樂衣冠，皆爲左衽，豈不痛哉！昔者齊桓九合，晉悼三駕，以抗荆楚，春秋大之，然特羈縻而已。今王背嵬五百，非有列國兵軍之力，虜勢憑陵，非特荆舒滑夏之初，藉類泣，係頸請降，呼王以父，非特楚人同盟之會，王之功豈有二哉！賊臣傅會，文致其獄，王之大功，翻爲罪媒，崇於是時，人道滅矣。王夫妻子女死於忠孝，岳氏一門，扶宋九鼎，忠臣烈士，聞風而興，終宋之

世，駢首死難，而不忍背君者，王之教也，奸臣接踵，君播國亡，爲後世笑者，棺之餘毒也。二百餘年，而我太祖正其位，成祖犁其庭，然後仲春秋之義，雪百王之恥，酬忠臣之志，今天子聖德中興，復修二祖之業，而南北倭胡，疆隅未靖，余謂折衝之臣，宜得精忠大略，如王者，爲國家掃清六合，揚威萬里之外，建不世之勳，故於王祠三致意焉。初王追封鄂國，擬以王禮，而廟貌猶飾戎裝，余恐後之觀者，終謂岳將算武臣，遂新之，藉令王職廟廊，其經緯大業，豈讓於古哉？王所謂出入將相，兼資文武者也，今觀其謨議表奏，比於孔明，倉卒咏述，關於世教，且王少好春秋，讀其書而用之，賢於世之文學遠矣。王贈太師，諡忠武，此皆不書，繫王之姓者，王嘗以岳字旗定天下，故廟名從之，明王以一身詔萬世，尊王也。章煥曰：余觀於廟門，有三金人，云宋之失刑，不能討賊，尸而陳之，市朝，鄉之人縛而暴之原野，孔子所謂，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者乎？春秋之法，誅死者於前，懼生者於後，聖人之筆，鄉人之像，微而顯一也，亂臣賊子，過焉者懼矣。乃使人被之曰：爾忘二帝之蒙塵乎？類其面曰：何面目以見王之父子，遂銘其背而三緘王氏之口，使徇于衆曰：毋若太師檜大夫高之朋比罔上，禍於其國，又毋若長舌婦之牝雞晨鳴，以害其家者。

以今觀乎人心好惡之實不可枉也，是故讀逢干之傳，則撫卷歛容，慕厥光烈，迨談莽操之惡，卽蹙然攘臂，恨不肆諸市朝，豈慕之者皆其子孫，而恨之者果皆權厥毒虐者邪，願若是者何也，是在人心亘古今達天下，自有不容枉者也，斯故余之不敏，論及岳鄂王事，未嘗不實涕焉。方徵欽蒙塵，戎禍孔熾，宋之不亡，若縷泉之繫墜旒爾，王乃奮起徒旅，誓以忠義殉國，內翦羣寇，外遏黠胡，歷大小百數十餘戰，而鋒不少挫，自以爲虜庭可犁，故疆可復，國恥民讎，可計日雪矣，奈何爲奸楡所忌，卒使王之父子，駢首就僇，當是時，日月爲王晦冥，嶽瀆爲王撼沸，三軍爲王喪氣，萬姓爲王飲泣，以至乎中原遺黎，聞王之訃，亦罔不皇皇憤憤，哭聲震野。有施全者，匹豎也，三尺七首，覬馘奸楡之顛，不啻如屠犬彘，此其好惡之實可枉邪。汴梁城南朱仙鎮，爲王駐兵故壘，有廟在焉，隆慶庚午春，余奉命撫莅茲地，慨其歲久漸敝，將議新之，乃咨於巡察楊公暨藩臬諸大夫，僉以爲善，迺屬開封郡守張君夢鯉，檄委祥符縣丞郭道欽經理厥事，而諭之民，民則謹躍祇諭，趣役胥頭，富者助資，壯者効力，不踰時而告工竣，朽易仆植，頽崇剝飾，殿廡垣牖，宏麗邁昔，廟門外舊有金人三軀，以像楡與厥

妻并万侯高者，爲瓦礫擊擲者衆，半已破缺，茲亦復鑄成形，面縛長跪，列置屏下，以永奸宄賊正者之監，由此觀之，則好惡之在民者，不公於在國乎，其在後世，不公於在當時乎，余於是重有感焉，因敷人心不可枉之實，筆授父老，刻石廟中，俾吾徒之來謁者，知爲民之所好，則垂百代之榮，苟或爲其所惡，則貽萬禩之辱，感發之餘，決擇自審，寧不以王爲法，而以檜爲戒哉，寧不啓其殉國之忠，而沮其賊正之念哉，忠切均國，斯曰純臣，念不賊正，斯曰良士，純臣懋庸，良士熙績，而謂邊圉有不靖，于戈有不戢，帝德有不敷，被而海寓，烝庶有不綏，樂利之休者哉。夫稽往詔來，申辭闡理，示人以則，冀有以仰裨乎化理者，觀風職也，此余於紀事之文，而附以規諷之意，實區區循職之忱，有弗能自已云爾，乃若捐財之爵士，督役之姓名，率皆輸誠勤事，思致夫好之之實，亦有不可沒者，宜識之碑陰。

重修岳鄂王廟碑記 萬歷四年

明韓景暨

余少藏晦五雲深處，讀史至宋徽欽，未嘗不嘆岳鄂王之忠，而斥秦檜之奸，每恨不能生當其時，可岳之功，以昭其冤，殛檜之首，以啗其肉也，岳誠萬世人臣之所當法，而血食於無窮者乎，後詢之兩

京功臣廟俱肖像，國中數區俱建祠，殿宇皆勅修，歲時享御祭，此心庶爲少忤矣。隆慶庚午，叨宦汝南，便道歷鎮，見其規度宏麗，像貌森嚴，審諸父老曰：此岳王廟也。王之廟有四，相之湯陰者，始產之鄉，浙之錢塘者，歸葬之地，楚之武昌者，榮封之國，此迺建功班師之處也。此時倥偬，未得叩悉其詳，及今再官於汴，適祥符少尹高陵陳君王道，以王廟落成，索文記之。余曰：粵宋紹興十年夏四月，金人渝盟南犯，朝議洵洵，乃加王少保，兼河南北路招討使，王誓師奮擊，捷書日聞，郟城之戰，金虜敗衄，倉皇奔竄，而兩河豪傑，皆率衆歸王，三軍響應，王指日渡河，收復舊京，則金人之勢可復，靖康之恥可雪，二帝可還，故壤可得，中原安集有期也，顧相臣檜沮之，欲畫淮以北與虜和，王師駐朱仙鎮，兀兀復聚兵十萬，對壘而陣，王遣背嵬五百大破之，咸以中興之機，金亡之日也，乃一日發金字牌趣班師者十有二，王憤惋泣下，東拜曰：臣十年之功，廢於一旦，民皆遮馬痛哭，王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王旣歸，虜勢浸橫，而恢復之計不可再議矣，此王助業載在典籍者，昭昭可考，凡天下人人有耳目者，所得共聞觀也。矧撫院吳郡章公所謂，宋之君臣，望風奔靡，獨王區區仗赤心，赴國難，精誠貫日月，忠義通神明，威名震華夏，肥城李公，上黨栗公，岢嵐楊公，咸謂理之在

人心亘古今，達天下，自有不容枉者。慨王蒙禍之時，日月爲王晦冥，嶽瀆爲王撼沸，三軍爲王喪氣，萬姓爲王飲泣，憾權奸誤國，莫不欲操三尺七首，覬賊楫之顛，不啻如屠犬豕，噫，此卽數公之言，以邇往古之論，似無再容其喙也。陳君曰，事緣義起，地因時興，創造之者固先，哲衷忠崇報之義，重飾之者亦人心好善惡惡之公，以不容已之人心，而不勒石以彰其盛，其何以示勸懲於將來乎，余曰善，遂稽其首事督工孫汝李虎丁世威劉臣，本廟住持張景洲，募緣協理，共臻厥績，其仗義輸財，自周賢國主周莊太妃以下，或施錢穀，或助布帛，以至一碑一木，善人信士，罔不畢載於碑陰，以共垂不朽云。

鐘鼓樓碑記

明鄭國仕

夫爲將之道三，驍將尚勇，才將尚智，賢將尚忠，必三者備，斯可以云名將也。予讀宋史，嘗見王每臨敵，奮戈躍馬，身先士卒，所向披靡，蓋宛然唐鄂公勇也，而心存妙用，料敵如神，善以少擊衆，馬前以鞭指揮，無不克捷，蓋儼乎李衛公智也，乃若精忠大節，出自天性，誓不與醜虜俱生，身經百戰不挫，志雖九死不移，烈烈壯懷，又純然與郭汾陽同一肝腸矣。王之戰功，更僕難悉，所在家祀而戶視之，

而薄陰臨安與是鎮爲盛，薄陰王之桑梓，臨安王遇害處，是鎮乃王大功垂成之地，德於鎮人者甚鉅，以故香火視佗所更優云。當王之駐兵斯鎮也，去汴僅四十里，是時金兵屢敗，兀朮遁歸，其桀僨悍目，咸密納款於王，金人悉輦其金寶北去，欲棄汴而走，中原士民皆箚食壺漿，以迓王師，孰不以爲兩京不日可復，二帝計日可還，故王亦大喜，謂其下曰：直至黃龍府，與諸軍痛飲，以迓王師，孰不以王成功，一日之間，十二金牌，飛集轅門，王不得已，遂涕下班師，尋冤阻於賊檜，中夫王是時，豈不知此機不可失，是詔不可泥哉，正以高宗之昏庸不足恃，賊檜之奸雄不可測，故寧隱忍曲從，以俟他日再舉，而不敢故違明詔，以蹈無君之罪，寧涕泗橫流，以傷前功之頓廢，而不敢從權濟事，以虧臣節之常，議者乃欲王棄置君命，通變樹功，胡不諒王心哉，固宜解馮者之駁之也，雖然，謀爲由夫，人成敗主于天，王之大功不就，天也，非人也，何者，金櫃之盟，藝祖堯舜之心也，太宗忘兄背盟，致二姪不得其死，天心厭棄久矣，故靖康之難，舉族北轅，獨遺一高宗，又絕其嗣，傳位于藝祖之裔，向使王志遂功成，中原果復，二帝果還，則太宗之後永昌，而藝祖之胤終屈，天道不幾乎無知乎，人雖巧于施爲，天實妙于報復，故雖勇如王，智如王，忠義如王，安能違天心以終己志哉，昔杜少陵弔武侯，

謂運移漢祚終難復，愚亦借之以弔武穆焉。嗟乎，人匪金石，疇能不朽，唯忠義令名，乃爲可久，王之歿迄今五百祀，無論聞人達士，雖愚夫愚婦，聞王之名，莫不欣然嘆羨，視王之容，莫不肅然敬禮，至譚及東窗事，咸欲剖棺之心，啖棺之肉，今以王較棺，果孰得孰失，孰榮孰辱，孰存孰亡，是王一時之禍，固萬世之福也，而生前區區數年之算，固不足計矣。予夙欽王爲人，茲幸官汴，往來是鎮，祇謁王廟，第見靈氣習習，若王之忠魂義魄，洋洋風樹間，四顧庭堦，鐘鼓在地，樓建兩翼，未之懸也，于是父老羣然祈予爲記，予遂爲是說貽之。

詩文

明李夢陽

水店迴岡抱，風湍滾白沙，戰場猶傍柳，遺廟只棲鴉，萬古關河淚，孤村日暮笳，向來戎馬志，辛苦爲中華。

宋墓莽岑寂，岳宮今在茲，風霜留檜柏，陰雨見旌旗，百戰回戈日，中原左袵時，土人嚴伏臘，偏護向南枝。

清沈荃

奕奕朱仙廟，荒荒白日陰，金戈百戰地，毳帳兩宮心，風雨靈旂暗，丹青古殿深，塔前有勁柏，每夜作龍吟。

明李夢陽

水廟飛沙白日陰，古墩殘樹濁河深，金牌痛哭班師地，鐵馬驅馳報主心，入夜松杉雙鷺宿，有時風雨一龍吟，經行墨客還詞賦，南北淒涼自古今。

謝榛

中原何幸見將軍，一劍長驅胡馬羣，戰伐功高天意在，廟堂策定帝圖分，只今營壘空秋月，終古旌旗有暮雲，遺恨幾多堤上柳，冷風淒雨不堪聞。

奉謁岳武穆公祠

張鯉

徙倚荒台自古今，祠前鐵騎影沉沉，金牌飲淚班師詔，白日飛霜報主心，漫道豺狼終覆宋，須知天地暫爲金，最憐風雨瀟瀟夜，不斷寒光萬木森。

前韻

忠魂不斷古猶今，顛倒神州又陸沉，同入犬羊疑面目，獨從河洛洗肝心，胡雲千載燐燐血，落日平鋪燦燦金，事業到頭惟廟貌，松風烏語氣蕭森。

其二

誰慰將軍試問今，瀟天羯臭已消沉，漢官此日長清洛，國士當時不死心，雲盡千山百世礪，丹分九鑄萬峯金，高天白日龕燈影，同照丹衷像自森。

前韻

王一中

中原飲恨到于今，誰使神州一旦沉，大業全收將就緒，長城先壞倍傷心，祇知勝算能攻銳，不料奸謀易鑠金，千載興亡汴水上，獨餘古木自森森。

其二

正氣凌霄貫古今，祇應世界自浮沉，江湖不爲除羶穢，汴水猶餘瀝血心，墓草南旋長戴宋，陰雲北黯總仇金，忠魂千載憑誰弔，荒廟寒烟古樹森。

謁岳武穆祠

冷士翺

千年松柏依然在，寂寞蒼涼對古祠，此去已無秦郡縣，南來猶有漢旌旗，道旁豕牧荒屯址，隴上人耕廢壘基，咫尺河山衰草外，西風寒照不勝悲。

亮軍臺

亮軍臺在朱仙鎮城西一里餘，其地有一長形南北土陵，名曰青龍背，陵南端孤起土岡一座，高可丈餘，岡面平，可容數十人，俗稱岳王點將臺，亦曰亮軍臺，別無碑碣，故其因何而設，已屬無從稽考矣。

亮軍臺

王殿鼈

未至朱仙倚水鎮，先登武穆亮軍臺，他年血氣真無朽，到底金人不敢來。

楊統制廟

楊統制廟在臨潁縣南小商橋北，祀岳王部將楊再興，其地去臨潁鄆城各約三十里，爲南北交通要

道，自古係爭戰之場，相傳卽將軍死事處，廟卽創以資紀念者，建自有明中葉，屢經重修，現尙完好，惟規模不大，僅前面門廳三楹，後面正殿三楹，中供將軍塑像，至於楹聯碑記，自經戰亂之後，均已蕩然無存。按楊再興史不詳其何許人，據薛季宣浪語集謂爲猛人，或謂係忠襄楊邦乂子，均無確證，初爲賊曹成將，紹興二年岳王破成，再興被擒，王釋之，激以忠義，再興感泣，屢立戰功。紹興十年，王敗金人於鄖城，兀朮怒，令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兵逼之，王遣子雲當敵，鏖戰數十合，敵不支，再興以單騎入其軍，擒兀朮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兀朮憤甚，併力復來，頓兵十二萬於臨穎，再興以三百騎遇敵於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餘人及萬戶撤八孛堇，千戶百人，再興戰死，後獲其屍焚之，得箭鏃二升。查宋史於王部將特立專傳者，僅張憲、牛皋、將軍及胡閔休四人，其結論且謂「憲等五人皆岳部將，爲敵所畏，亦一時之傑也，然或以戰歿，或以憤卒，而憲以不證岳獄冤死，悲夫。」意若不勝慨歎者，亦可以想見將軍之英武矣。

宋楊將軍祠碑記

明王祖嫡

小商橋介臨穎鄖城南北各三十里，宋楊將軍死事處也。子爲諸生試大梁，數經其地，許俗好鬼神，

歲時享賽，豪侈相競，叢祠淫祀，金碧輝映，詢將軍血食所，漫不知姓名也。隆慶五年，予舉進士，同年洪洞劉君尹臨穎，永平王君尹鄆城，因以語之，二君慨然曰：此令首務也，抵任進父老，考圖牒，故有祠有田，寢遠莫可復，乃於橋北官道隙地爲祠祀將軍，未竣而二君以治績召入，劉爲御史，王爲給舍，無何王僉河臬，欲覈厥工，囑臨穎令清苑，劉君高平陳君前後經營，己卯冬予告滿北上，過祠瞻拜，美哉，壯且麗矣，王君謂予首事宜紀，會君參蜀藩，而大興趙君繇翰林編修陟少參代之，趙與予同史局十年，瀕行問中州治狀，閒話將軍事，矍然起，必欲攜予文勒石，遂稍次宋史爲文曰：楊將軍諱再興，不詳何許人，賊曹成將也，紹興二年岳飛破成，再興走躍入澗，張憲欲殺之，再興曰：願執我見岳公，飛奇其貌，釋之曰：汝當以忠義報國，再興感謝，飛屯襄陽以圖中原，造再興至西京長水縣之業陽，殺孫都統及統制滿在，斬五百餘人，俘將吏百人，餘黨奔潰，明日再戰於孫洪澗，破其衆二千，復長水，得糧二萬石以給軍民，盡復西京險要，又得僞齊所留馬萬匹，芻粟數十萬，中原響應，復至蔡州焚賊糧，飛敗金人於鄆城，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兵逼之，飛遣子雲當敵，再與單騎入其軍，擒兀朮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兀朮憤甚，併力復來，頓兵十二萬於臨穎，再興以三

百騎遇于小商橋，殺二千餘人及萬戶，撤八亭葦千戶百人，再興死之，後獲其屍焚之，得箭鏃二升，飛甚痛惜，張憲繼至，兀朮夜遁。嗚呼，茲毋論宋事，以二邑言，兀朮驍黠大酋，憤怒益兵，寧有唯類，而再興以三百騎當十二萬之衆，雖力屈而死，而英氣神勇，固足以褫羶裘之魄矣。故張憲甫至，胡馬驚潰，合境保全，藉使再興疑畏多寡，弗致死力，金人乘勝長驅，憲卽善戰，恐未可擬強弩末勢也。禦災捍患，具載祀典，矧全兩城百萬之命，又以死勤事若斯慘烈哉。李陵雅稱國士，以五千奇材劍客射虎命中之士，當匈奴三萬，殺傷雖多，卒虧大節，再興故從羣盜，爲岳偏裨，非有隴右之家聲，漢武之責望也，乃甘受萬鏃，不憚一死，至於感忠義報國之一言，卒能蹈之，生爲烈士，沒爲忠臣，予所以經其故壘，想其蝟鏃血戰，披靡馳擊之狀，悲風四來，白日爲匿，未嘗不拊橋柱而涕泣，久之不能去也。嗟乎，陵降矣，子長而後，往往爲陵辯說，不曰漢負陵，則曰冀得當報漢耳，如再興者，豈惟無人揚之，卽其死事地，曾不得享義祠淫祠殘觴冷炙之餘也，生于斯，官于斯者，獨何心哉，然則諸君是舉，不直闡幽表烈，慰忠魂於既往，厲臣節于來茲，亦足爲前人釋愧矣。劉君名應元，王君名胤祥，趙君名鵬程，俱進士，劉君名峴，舉人，陳君名燦，進士，其工役歲月，祠宇規制與費之數，咸刻碑陰，復綴迎

送神詞，俾童子歌以饗焉。其詞曰：長橋兮臥虹，逝波兮淙淙，據勝兮桂殿，闔景兮苔封，獨吉良兮羅
醕脯，耄倪集矣橋之澗，巫婆娑兮歌且舞，神不來兮心獨苦。右迎神歛連蜷兮以降，建旂鼓兮旌雙，
白馬兮拭汗，青萍兮射光，箭鏃兮蟬集，冠髮兮鴟張，霽怒兮容與，紛沓兮酌罷，貺須臾兮毋違，與皇
皇兮挽轡。右降神挽旆側兮靈靡留，風颯颯兮鳴前騶，靈降只兮橋水幽，靈倏返兮空咽流，誓爲厲
兮殲靡酋，緊殘壘兮桑麻稠，靈闕懌兮祛熬疹，福佑我兮尸世。右送神

臨安第六

王自朱仙鎮班師回鄂，不久召赴行在，解除兵柄，改任樞密副使，繼因秦檜使言官羅織，王丐閑祠，遂充萬壽觀使奉朝請，然檜志未伸也。未幾遂興大獄，誣以莫須有之事，片紙隕身，千秋共憤，一時被禍者，有繼忠侯岳雲，烈文侯張憲，其忠烈死事蓋與王同。迨孝宗受禪，復官賜諡，改葬西湖，忠骨長埋，湖山生色，後人崇拜英雄，不獨棲霞墓廟，丹艸常新，卽潛瘞之所，臨命之場，與夫部曲諸將遺蹟，亦莫不表而出之，故言精忠遺蹟者，要以臨安爲多也。

岳王故第

岳王故第遺址爲今杭州市法院路浙江省高等法院附近一帶。此宅係紹興十一年王被召爲樞密副使之後所居，據陔餘叢考，紹興諸大帥，如張俊楊沂中等，皆治第臨安，貪財殖產，卽賢如韓忠武，亦家於杭，多營田宅，獨王不殖資產，不計生事有無，帝屢欲爲王營第，俱引霍去病匈奴未滅之語以對。

及和議既決，秦檜、忠王及韓世忠、張俊難制，用蜀士范同計，俱召入除爲樞密副使，而解其兵柄。四月乙未，詔罷三宣撫司，遇出師臨時取旨，逐司統制官以下，各帶御前字入衙，且依舊駐劄，將來調發，並三省樞密院取旨施行。王以供職樞府，遂搬家眷來行在居住，因於臨安置宅，然初亦甚狹隘，嗣帝爲擴而充之，據岳珂《絲綸傳信錄》，八月二十四日省劄，有「奉旨岳飛所居屋宇不足，令臨安府應副添造」等語。王被害後，宅沒入官，紹興十三年改作太學，據王宗沐《續資治通鑑》：「紹興十三年作太學，以岳王宅爲之，在前洋街。」嗣帝悟王冤，於紹興三十二年就太學之左，立廟奉祀，號稱忠佑廟。宋史徐應鑣傳：「太學故岳王第，有王祠，瀛國公入燕，三學生皆從，應鑣具酒肉祀王，與其子女共焚死。」至元十三年，更太學爲西湖書院，後復改爲肅政廉訪司，明建臬署，清因之，祠並如故。西廡設銀瓶像，東則爲孝娥井，故俗稱銀瓶娘子廟。凡按察司莅任，必祀岳廟，據陸次雲《湖滯雜記》所載，且謂「明時有宋觀察祀岳王，謂武穆精忠，固當拜，銀瓶女流非所宜，障之以屏，後升公座，祝一玉貌錦衣女神，持弓矢當筵而立，觀察驚顧，矢發中背，成疽而死，後之祀岳王者，舉無敢忽銀瓶。」事雖妄誕，然錄之以見當時崇奉之深。民國改建法院，祠遂逐漸被毀，現僅性存路十一號法院牆上，留有門洞及岳王廟

三字隸書石額一方，爲唯一可以考見之遺蹟，至於當年廟貌，只能於載籍中見之矣。

謁岳忠武家廟記

方象瑛

浙江按察使署故宋岳鄂王宅也，舊有祠，中爲王廟，張憲等六人配，稍東三楹曰家廟，中祀王父母，左祀王，子雲等五人侍坐，右祀夫人，女孝娥侍，而子婦五亦以次列坐，其後有井，王女就義處也，正德中覆以亭，榜曰孝娥井，余過而悲之。當王之戮力中原也，高宗欲爲營第，王辭曰：強敵未滅，何以家爲，此其意視宅第如浮雲，卽父母妻子亦同夢幻，豈意數百年後俎豆一堂，魂魄相聚有如此哉。考王廟在杭者二，棲霞嶺埋忠之所，故廟貌巍峩，配以一時忠義之士，而檜高亦鑄像墓前，所以快今古之人心，家廟聚族之地，則爲別廟，爲別寢，祀其祖父孫三世，而闢以內亦與焉，所以表一門之忠孝，其不忍忘王一也。且王旣千古矣，清河坊望仙橋非張循王秦太師故第乎，長橋複道，詎無一二遺蹟足供憑弔，然卒未有過而問焉者，東窗何處，且令人拊心搔腕而不能去，嗚呼，賢奸之辨可畏也，獨惜奉祀木主，自王而外，皆稱封號，而不書生時官爵名氏，而王女旣稱節女，又曰仙官，殊非祀典之正，誠考而更定之，宋某官贈某諡某某公，夫人則各從其氏，王女直書之曰孝娥，或節女，庶

亦王父子生死不忘宋之意乎，神其稱，非王志也。

銀瓶井

銀瓶井亦稱孝娥井，以王季女銀瓶聞王被害，投井殉孝得名。查銀瓶事蹟，正史無考，僅散見於野乘之中，即王孫珂所撰忠武行實，於卷末備敘忠武家屬時，亦謂忠武僅有一女安娘，適高祥，隆興元年詔補祚承信郎，而無所謂銀瓶者，故世人每疑出於附會，然宋元已來，歷有紀載，固不能謂無其人也。現則岳廟從祀都爲銀瓶，而安娘反湮滅無聞，亦所謂有幸有不幸歟。至其所以號稱銀瓶，據楊雪湖瑣談，則謂係王夫人夢抱銀瓶而生，故字之，而他書則均謂係抱銀瓶投井得名，至何以抱瓶，據嘉興府志則謂瓶係王賜，傳說紛紜，莫衷一時。杭人且以張憲爲其夫，建張烈文侯祠，即塑銀瓶像以配之，以訛傳訛，絕無根據，不過由來已久，即淵雅之士，亦引之入文，如清代吳錫麒之岳王論中，即有「共愛婿以同歸，合佳兒爲一傳」之句，又何怪世俗之荒誕不經乎。井有二處，舊井在王故第忠佑廟之前庭，西廡設銀瓶像，東即爲孝娥井。據岳氏金佗宗譜謂「井水清澈，亢旱不涸，邦之中疾疫雨暘，及

官有疑獄，祈輒靈應。」明正德間按察使梁材造亭覆之，榜爲孝娥井，副使劉瑞爲之銘，其銘曰：「天柱斃，日爲月，禍忠烈，姦檜孽，娥叫父冤冤莫雪，赴井抱瓶泉化血，血如鏡，憤如鐵，曹江之娥符爾節，噫嘻！井可竭，名不可滅。」此井因忠佑廟廢，湮沒不彰。新井現在法院路六十二號，與高等法院隔一南司街，係同治間杭州府司獄吳廷康考定，吳氏以爲岳王故第，基址甚廣，臬署附近，多其範圍，建廟時爲使祀，遂卽以近廟之井當之，其實非是，真井蓋在距廟稍東司街（現稱南司街）之校士館，遂請由臬司王凱泰，建造孝泉亭覆之，並設柵置碑，以昭孝烈，當時王凱泰且有「考古得真源，官舍清泉留一勺。懷忠經舊宅，孝娥遺蹟並千秋」一聯，卽係爲此井而作。至其考定根據，則屬無從明悉。現亭雖屢經修建，然尙巍然路旁，且同治六年王凱泰所題「孝娥赴義處」五字井柵及撰書碑記，均尙完好，可資印證。而附近之孝泉里、孝女路且均以此井得名，地以人傳，洵足以流芳奕葉者矣。

銀瓶怨

元楊維禎

岳家父，國之楨，秦家奴，城之傾，皇天弗靈，嗟我父與兄，生不贖父死，不如無生，千尺井，一尺瓶，瓶中之水精衛鳴。

銀瓶娘子辭有引

元王逢

娘子宋岳鄂王女，聞王被收，負銀瓶投井死，祠今在浙西憲司之左，逢感其節孝，敬爲之辭。碧梧月落烏號霜，寒泉幽凝金井牀，綺疏光流大星白，夢驚萬里長城亡。女郎報父收囹圄，匍匐將身贖無所，官家聖明如漢主，妾心愧死緹縈女。井臨交衢下通海，海枯衢遷井不改，銀瓶同沉意有在，萬歲千春露神采。魂今歸來風冷然，思陵無樹容啼鵲，阿耶墓木西湖邊。

孝娥古井真蹟碑記同治六年

清王凱泰

浙江按察司署爲岳忠武王故宅，署左建王家廟，廟有井，相傳爲王幼女抱銀瓶殉節處，由來舊矣。余陳臬浙江之次年，杭之士大夫因吳司獄廷康攷定井址，具牘以請，謂岳王故宅基廣，廟以外多屬之，銀瓶之井，實別有在，距廟稍東，今稱司衙校士館者，皆王宅址，向隸官地，臬署之胥役雜居之，而真井在其舍旁，匿不以聞，緣是湮沒不彰，自兵燹後，居者皆墟，而井乃顯存，然則王女之靈，其有以默護之耶，因相與請拓井址，建廟亭，昭顯真蹟。余嘉諸君闡幽之義，因從其請。謹按岳王故宅爲南宋故雍，元爲肅政廉訪司舊治，明建臬署，基址甚廣，後稍遷而隘之，於是就臬署之左偏，建王家

廟，卽以近廟之井爲王女殉節處，以便禱祀，不知其井故自有在耳。余維杭州自昔多通儒碩士，雖經亂餘，文獻未盡漸滅，諸君辨定，必有可以爲據者，非僅倚鄉老之談，且其地皆王故宅，無論井孰爲真，度皆爲王女精魂往來之所，此其地固自有辨，或亦不必深辨也耶。夫以王死忠，女死孝，歷七百餘年，王盛德在人，祠墓巍煥，而弱女就義之處，後人亦勲懃考定而表彰之，然則古今忠孝之食報，豈有或爽哉。夫揚善糾惡，按察司之責也，况孝烈真蹟，近在咫尺，敢不敬顯以昭來茲，爰飭治井道，倡建廟亭，地計縱橫三十弓，各十八丈，西倚司街官衢，後抵驛傳道牆外，亭旣成，記其顛末如此，仍俟後之考古者正焉。并系以銘，銘曰：

井潭潭兮千尺水，曹娥之江清若此，魂兮歸來家在咫，後之弔者惟其是。

風波亭

風波亭遺址爲今杭州市北浣紗路浙江第一監獄，其地相傳南宋爲大理寺，亭卽在獄內，然亦有謂係岳王故第，乃万俟卨承秦檜意旨，特置以禁忠武者，就其與岳王故第毗連之點觀察，則後說亦不

無理由，然徧考載籍，終不能得其根據，要當以前說爲是。據金山寺志：「有道月禪師者，值岳王班師過寺，道月勸其勿歸，贈詩有風波亭下水滔滔之句，王不聽，後下大理寺，有亭匾曰風波。」按宋史：「秦檜必欲殺王，乃與張俊謀密誘王部曲能告王事者，優與重賞，卒無應者，俊聞王嘗欲斬統制王貴，又嘗杖之，乃誘貴告王，貴不肯，曰爲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爲怨，將不勝其怨，檜俊不能屈，因劫以私事，貴懼而從之，檜又聞統制官王俊者，善告訐，號鵬兒，以姦貪屢爲張憲所抑，使人諭意，俊輒從，於是檜俊謀以憲貴俊皆王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王父子，庶帝不疑，張俊時在鎮江，乃自爲狀付王俊，妄言副都統制張憲據襄陽，還王兵柄，令告王貴，使貴執憲赴鎮江樞密行府，憲未至，俊預爲獄以待之，屬吏王應求白俊，以爲密院無推勘法，恐壞祖制，俊不從，親行鞠鍊，使憲自誣，謂得王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服，俊自手具獄成告檜。紹興十一年十月，械憲至臨安，下大理寺獄，檜奏召王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十三日檜矯詔召王父子，使者至王第，王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子就獄。檜命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鞠之，鑄引王至庭，詰其反狀，王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旣而閱實俱無驗，察其寃，白檜，檜曰：

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爲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方侯高，高遂誣王令于鵬孫革致書張憲王貴，使虛申警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還王軍，其書皆無有，則又妄稱憲貴已焚之矣。王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方侯高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爲言，高喜自檜，乃先簿錄王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十二月十八日始有省劄下棘寺詰王，又逼孫革等證王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會歲暮，獄不成，檜一日自都堂出，逕入小閣，危坐終日，已而食柑，以爪畫其皮幾盡，良久，手書小紙，令老吏付獄中，即時報王死，年止三十九，蓋十二月二十九日除夕也。」按宋史雖僅言檜手書小紙付獄，即時報王死，然據朝野遺記，言王之薨於獄也，實請具獄拉脅而殂，北盟會編則言王天竺題詩有寒門富貴在何時之句，爲方侯高所證，乃閉眼受掠，中毒而卒，各書不同，莫可究詰，一代英雄，黯昧而死，亦可哀矣。風波亭舊址，現因改建監獄，已一無遺蹟可尋，然在從前曾建有土地祠，祀王爲土神，庭前並有精忠柏一株，相傳岳王被誣，同日枯槁，歷七百餘載，堅赤若鐵，僵立不仆，明項元汴清彭玉麐等均曾繪圖繫說，立碑紀異，彭氏銘語且有「精忠有柏，名成岳武，在浙司獄，宋大理府，昔風波亭，今土地廡」等句，可資考證。此獄據某

君所撰浙江按察司獄記，在清代黑暗異常，現因改成模範監獄，雖積弊盡除，然開土千年，則依然如故耳。

浙江按察司獄記

浙江按察司故宋岳忠武第宅也，獄在司左，相傳万俟卨承秦檜意旨，置此以禁忠武者，旁有井，蓋忠武女持銀瓶投井死，後人謂之銀瓶井云。丁亥余友朱子名士稚即貞毅先生以事繫獄，久之得釋，爲余言天下之獄，未有慘於此者，始入獄，卒導罪人至獄吏前索金，故事罪人入見獄吏，無輕重，皆輸金，卒如之，又推罪人有貲爲牢頭者，主進焉而後掠其私，謂之常例錢，金多者雖重罪處淨室，或自構精舍以居，否置一獄，名套監，週遭樹木棚，地穢溼，覆以腐草，鬱蒸之氣，是生惡蟲，罪人械而入，卒持其兩手，執棚上，使不得便，須臾蟲觸人氣，百千攢集人體，自鼻緣入衣械，凡屬有竅，蟲滿其中，經晝夜，雖壯夫生者十不得一二，折而下，一徑黝黑，盤曲深坳，突有石門，狂狴司之，門堅重，啓之聲似吼，陰風颯颯從內出，炎暑當之股栗，中多積尸，臭達門以外，罪人既入，獄卒閉兩門，還者僅存一竇，通勾欄，白晝鬼鳴，嗚豨，獐獍立人前，強有力與之角，衆鬼來，人力不勝則立死。庚子萊陽宋公荔裳分守

浙東，余適遊會稽，以此告之，公曰：「明天順間，吾先世御史諱黻者，嘗臬是邦，廨旁有廟祀銀瓶女，祀之日，例拜女，一日自念我朝廷執法吏，乃屈膝女子耶，命擇日改廟他所，甫鳩工，忽空中見女子，持弓矢射中背，頃之疽發，予聞之作而嘆曰：『有是哉！以一女子，死四百年，而英爽赫濯如是，况忠武乎？夫忠武嬰賊臣之害，亡宋社稷，迄今過其墓者，見賊檜之像，樵夫牧豎，猶爭擊之，胡至陵谷屢遷，而以幽陷忠武之窞，爲獄卒賈利之場，爲之吏者，若之何仍其地而不思所以廢之？去歲除夕前一日，朱子沒，余悲良友之不可作，而有感於其言也，今年春宋公將之任按察司，公仁者，旣嘗道其先世事，於其行也，爲記以貽之。」

（按此記見湯陰精忠廟殿庭左側碑陰，原文完整，但未列作者姓名）

九曲叢祠

九曲叢祠遺址爲今杭州市聚安橋河下十七號忠顯廟，其地南宋爲北郭叢葬之所，傳卽岳王初瘞處。著朝野遺記：「王薨於獄，臨安義士隗順痛王冤，潛負王屍踰城葬於九曲叢祠，王素佩一玉環，順

仍置之腰下，樹雙橋以誌，將終謂其子曰：「異日朝廷必求改葬，汝可告之。」金佗祠事錄則謂：「隗順爲大理寺獄卒，王薨，有棘寺符勒順瘞尸，順負尸潛瘞北山之澗，上置鉛箔，藏符爲記。」北盟會編則謂葬臨安菜園中，南宋相眼則謂其墳在錢塘門外，當時私號賈宜人墓，鄂王事實且謂王卒，棺未知其屍，一士人笄螺殼以掩其墓，遂成家，堅如牆壁。衆說紛紜，莫衷一是。及孝宗卽位，詔復王原官，並懸三班借職暨錢五百緡爲賞，購求王屍，隗順子始以告，敕改葬臨安府西湖上棲霞嶺之陽，卽今墓是也。至九曲叢祠故址，則因杭城徙築，屬在鬧市，人煙叢集，久失其迹。清道光間，杭州府司獄桐城吳廷康，因監修棲霞祠廟，爰及初瘞之所，謂城內衆安橋下螺螄山扁擔嶺，或呼扁擔街，或呼瓦巷，卽爲古祠基地，遂指引履勘，其時已爲甸容倪大有據開紅紙染坊，儘依滿營，牆外側留高坡，突起六尺，長約二丈，闊計丈餘，短垣層級，二面圍護，土人稱爲長塚，傳卽王初瘞處，靈爽昭然，無人敢佔。爰釀金購地，創建祠墓，因困於經費，及中經洪楊之役，經始於道光十三年，迄光緒二年，前後幾四十年，始獲全部竣工，卽今之忠顯廟是也。

忠顯廟因吳廷康悉力經營，故規模頗壯，前爲門廳五楹，入門爲兩廡及殿庭，中置大鐵鼎，赫然題爲

老岳廟，查忠顯廟之創建，遠在棲霞廟之後，論理應以此爲新岳廟，而杭人反呼之爲老岳廟，其亦不考之故歟。再進爲前殿五楹，中塑王巨像，繼忠侯輔文侯立侍，左右塑王部曲十四班將像，旁龕置義士施全隗順，規模頗壯。前殿之後爲墓亭，累土若墳，碑題宋岳忠武王父子初瘞處，係同治五年仁和沈祖懋所書，查此處爲岳忠武王初瘞之地是矣，至題作父子，並繼忠侯而及之則誤甚，繼忠侯初瘞之處雖不可考，然因王係潛瘞，必非合葬，則可斷言，此應亟予辨正者。墓亭再進爲後殿五楹，中肖王父母夫人五子五媳一女一孫像，卽所謂啓忠祠，蓋仿棲霞廟式者也。啓忠祠之後原爲教忠孝堂，現已傾圮，莫可辨識。廟西爲墓道大門，旁有二石碑，題爲「宋贈太師封鄂王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樞密院副使晉少保賜諡忠武加封靖魔大帝岳武王之神道」，內爲靖魔殿，現因廟內設有衆安橋小學，靖魔殿及忠顯廟前殿兩廡側室，均改爲禮堂課室，然尙留有吳廷康所錄萬歷四十三年加封三界靖魔大帝敕文石刻，可資印證。廟本臨河，從前有精忠橋直跨大門之前，對河並有照壁，嵌畫忠報國及偉烈純忠大字石刻，現因填河築路，且對面興建東南日報社，經已俱歸湮廢矣。

廟內楹聯及石刻頗多，楹聯多係創廟諸人所撰，大抵闡明潛瘞事蹟，千篇一律，迴少佳作，惟胡恕堂撰之「尙有精誠留丸巷，更移忠骨鎮棲霞」一聯，較爲超脫，餘如徐樹銘之「遺蹟炳千秋，慕義又逢李承事。叢祠湮九曲，記名曾表賈宜人。」及楊昌濬之「白日竟沉冤，相傳九曲叢祠，曾傍城闌瘞忠骨。青山雖改葬，憑吊一抔荒土，還崇廟貌對棲霞。」亦尙可誦，錄之以備一格。至於石刻則因創廟人吳廷康係屬金石家，故四壁琳琅，尤爲繁富，茲僅就岳王手蹟錄之，則墓亭左廡前壁有登黃鶴樓滿江紅詞，連題跋共二石，此爲王平襄漢後，初屯武昌時所作，係真蹟摹勒上石。後壁有謝講和赦表，共三石，此係嘉興王裔家藏真蹟上石。啓忠祠左右兩廡有墨劄九通，連題跋共二十石，據跋謂係王真蹟，賴部曲忠義保社梁與珍藏，得以留存於世，故每幅有梁與印信。然筆勢僵澀，且岳珂所稱王焚稿而後奏，造膝子弟入幕賓朋猶不可見之「建炎上皇帝書」赫然佔其首頁，其爲贋鼎，蓋無疑也。教忠孝堂原址右廡有王手書唐李華吊古戰場文，連題跋共十石。前殿後壁有王執弓矢坐像一，姿態雄偉，啓忠祠左廡前壁有王執書大小坐像三，筆勢彷彿，似出一本，右廡前壁有繼忠侯執雙鎗立像，英氣勃勃，尤可珍貴。據故老相傳則廟內尙有王手書洗馬歌，共九石，惟現已移於西冷印社巖壁。

矣。

重修宋少保岳忠武王初葬墓記 咸豐九年

清胡興仁

史載王卒於獄，獄卒隗順負屍出，踰城至九曲叢祠葬之，卽今之螺螄山下瓦巷也。孝宗詔復官，以禮改葬於棲霞，子雲祔，夫以王之靈爽，如日月經天，山河行地，固無在無時不聲靈赫濯，矧初葬之地乎？杭人士追溯王之捍禦封疆，乃心王室，不忍其地湮沒而勿傳也，乞修葺而表誌之，亦猶聖帝之陵，亦在河南府城外之有關爺塚，同致尊崇之意，余以爲可以教忠，偕同人捐資修復，題其額曰盡忠報國，聯曰「尙有精誠留瓦巷，更移忠骨鎮棲霞」，願後之官斯土者，歲時拜掃之，是爲記。

岳忠武王初瘞墓祠記 同治九年

清沈祖懋

古之志士仁人，殺身成仁，所謂一瞑而萬世不視者，此其心豈欲爲名高以震耀後來之耳目哉，然而人心樂善，動乎其天，千百年如一日，有宋鄂國忠武王之卒於獄也，獄卒隗君負尸踰城，瘞之九曲叢祠，當日爲瓦巷，今衆安橋下扁擔嶺是其地，孝宗時復官改葬，乃移棲霞嶺，而初葬之所，父老子弟口口相傳，猶復徘徊感動，咨嗟涕洟，過其區者流連不忍去，人心之樂善，動於其天，不可強也。

厥後杭城徙築，九曲叢祠旣在城市，人煙叢集，遂失其迹，然初葬之事，初葬之地，義士隗君聲施，到今史傳志乘皆載之，伏讀御批通鑑輯覽采入分注，則夫教忠之典，信今傳後，無可疑也。王雖改葬，馬鬣崇封，褒榮百世，而當風霜慘變，磨軀斷脰之日，忠骸竊負，倉卒犯難，義士苦心，得以待公論之明，朝廷之悟，區區一坏之土，雖與秦望爭高可也。初葬地久滅失，至咸豐間士人震動靈爽，博采輿論，折載書籍，賢士大人請之有司，而中丞胡公太守江公慨然有懷古尙友之志，方議修葺墓道，并興祠祀，不幸而兵火淪胥，復墮於榛莽瓦礫，以王之靈，驅除羣醜，奠定疆宇，棲霞祠墓工作告成，桐城吳君廷康宦於浙且四十年，博習掌故，篤好風節，慨然於王初葬處久而始出，創購歸來，不可以終廢也，奔走陳乞，如其私家，衣冠感動，不日而成，視其舊加崇堅焉，噫，何其樂善之誠也。論者或疑棲霞嶺之墓，崇列祀典，薦馨勿替，安用此續祀爲，且墓人之掌，人鬼道殊，今地在城市，亦非所以妥神靈也。愚以爲古者名賢，衣冠有家，游覽有祠，興起頑懦，有加無已，崇德報功，有舉莫廢，況乎稽之史傳，求之志乘，訪之父老，創之良有司，而聽其滅沒於榛莽瓦礫中，不獨非勸厲風俗之意，亦非國家教忠之典也。祖懋因吳君之請，推論其端緒以爲之記。

呈請撥款估建岳忠武王廟前照壁石橋及殿後教忠孝堂文

清張應昌等

伏思朝廷教忠之典，振古如茲，鄉閭致敬之誠，有累莫廢。杭城鼎盛，湖南渡之衣冠，趙氏縣延，賴岳家之父子，自夫報國，竟至死忠，鎮半壁之棲霞，叢祠大啓，冷古城之夜月，初瘞重尋，古大理寺傍，今乘安橋下，負骸茹痛，叢葬棲靈，越數百載而胔經如生，更後千年而蒸嘗不替，宋岳忠武王初葬處建祠，始於咸豐九年，前中丞胡公率屬捐資，聿崇廟貌，旋經兵火，復墜荆榛，平湖縣丞吳廷康者，篤實老誠，以稽古表忠爲任，艱難營繕，有振廢舉墜之心，前方伯蔣籌撥巨金，俾成義舉，業已升堂再拜，瞻颯爽之英靈，表墓崇封，起愚頑之觀感矣。惟是前臨市肆，尙當繚以周牆，下聽流泉，復擬翼之橋路，後有教忠孝之堂，亦未庀土木之事，繫千秋之憑弔，虞一篑而虧功。紳等仰瞻宸翰之褒，偉烈純忠而如在，夷考舊聞之著，奇男孝女爲一家，修原廟以妥靈，復舊觀而易舉，仰請憲公祖大人飭籌款項，委員估建，於乘安橋岳忠武王廟前築照牆一堵，刻盡忠報國四大字，建石橋一區，殿後增造教忠孝堂四楹。庶幾鶴來華表，聳圓橋觀聽之神，烏革斯干，譜考室落成之什，抑於國家表揚忠烈，有加無已之典章，古今尊奉神明，事亡如存之誠意，胥有當乎。用敢合詞環請，伏乞俯賜諭飭撥

款，俾能早日勾工，不勝干瀆之至。

宋岳忠武王初瘞九曲叢祠螺螄山購建忠顯廟節略

清吳廷康

純廟御批通鑑集覽八十七卷，宋高宗三十二年五月，立建王瑋爲皇太子，六月傳位於太子，卽位大赦天下，七月追復岳某官，以禮改葬，官其孫六人。目註分初某死獄，獄卒隗順負其屍，葬之九曲叢祠，至是懸賞購其瘞，順子告於官而改葬之，墓在今錢塘縣棲霞嶺下。謹按道光九年廷康需次之浙，首謁棲霞岳忠武王祠墓，詢係林文忠公觀察嘉湖時所修，閱一年廟圯，惟殿角橫坊撐拄神龕，像得不損，又二年重建落成，康適備學使巡官，次春承何仙槎學使富海帆中丞命，監刻奉祀生岳秀乾珍藏純廟御書偉烈純忠宸翰，恭懸龕上，敬悉墓爲詔復原官時改葬，其初瘞固在螺螄山扁擔嶺，昔之九曲叢祠，今之衆安橋畔也，遂指引履勘，已爲句容倪大有據開紅紙染坊者百餘年，儘依滿營，牆外側留高坡，突起六尺，長約二丈，闊計丈餘，短垣層級，二面圍護，瞻仰徘徊，當擬購歸，未能輒辦爲憾，訪於附近紳耆父老，咸稱忠蹟昭然，爭述歷年來種種靈異，故至今無敢襲者。道光二十七年，開前嘉守臨川徐信軒敬護糧道篆北上，晤長蘆鹹院仁和沈蓮叔拱宸，慨然以杭城衆安

橋側王初瘞墓堅託修造，旋署杭守篆，命康詣勘者再，以索價二千，居奇未果，康與徐公先後丁艱回籍，遂寢其事。咸豐初康重之浙，復行議購，與錢塘令李心香檀仁和令李地山福謙，共捐三百餘洋，始得歸其地，是爲己未年三月事也。夏胡恕堂中丞聞之，詢於杭守江友竹士松，知康經手，遂呈契券以質信，當荷中丞倡首捐銀百兩，親撰募引，並書尙有精誠留瓦巷，更移忠骨鎮棲霞楹帖，及教忠孝堂盡忠報國諸額，會卸篆中止，康亦奉差出省，十年二月中旬，康至婺郡，粵逆犯省，越日圍解，嚴守長白裕菊人英參知軍事，以習聞康言，得請於將軍瑞，將螺螄山餘土，取築女牆，以衛滿營城根，略加修砌，并立碑以識其上，向之所沿爲長塚者，始得改爲圓墓，是舉也，非裕公之力不及此。同治甲子康隨大軍進復杭城，奉左爵相命訪得王二十七世孫佐杞，檄爲奉祀生，給耕牛二，番洋四十，爲守墓之資，擬親詣衆安橋初瘞處捐廉修建，旋統大軍遠征，事仍不果，康時權杭州司理，請於杭紳沈念農司業，再四籌維，募捐興工，又稟請前方伯蔣撥銀千兩，始於九曲叢祠故址，創建精忠亭及忠顯廟正殿大門，適方伯升任粵撫起節，卽移請接任方伯今撫憲楊飭康支領報銷，當省城初復，百廢俱舉，名屬官工，實形支絀，而沈司業經營伊始，殫精竭誠，不遺餘力，至已極矣，所有

補塑大殿神像及左右班將，石刻遺像，殿亭廳地石版器具，均康次第捐補備齊，當蒙兩江制府前撫憲馬初定朔望行香祀典，其時儘從初購基地，創建廟宇，取滿營十座橋下來水，橫作玉帶，故坐向儘能朝北也，康復募紳耆吳晴嵐、熙曉、馮煦、昆仲暨同寅陳子中觀察、思矯、許雪門觀察、瑤、光余古香觀察、本愚、潘後岡太守、紀恩、鄧文菴、國華、陳子木、德、漸、兩、大、令，捐置廟前河岸竹竿巷井字樓畔餘基，及廟後直抵資福廟空地，前後左右分樹界碑，始較原基漸增宏闊，苟學使徐壽衡、宗伯篆書精忠殿額，并胡中丞沈司業原撰楹帖，又經刪廉憲籌撥均平項下銀兩，每歲五十金，四季分給廟中住持爲香火費，詳院立案，以垂永久，因仍棲霞墓前石橋照牆遺製，募得張冠臣太守冕捐助巨石四面，高九尺闊四尺，廉憲又捐番洋五十，自江干運至廟前對岸照牆基地，宮保彭視師臨浙，硃書擘窠盡忠報國及教忠孝堂匾額，以補前書所遺失，均以鉅資無著，卒難興起，溯自南宋隆興遷葬，距今七百餘年，康之矢願興修，亦閱數十寒暑，至咸豐初，胡中丞創議建祠於始，蔣升憲暨楊撫憲又先後籌資，工閱十年，終虧一篑，所有廟前應建照牆甬道橋梁與後殿教忠孝堂左右牆垣，俱難再緩，如或籌籌可借，義舉同擎，既與純廟集覽所載綱目分註終始相符，而於國朝教忠令典

亦永相維繫矣。千載一時，一時千載，洵臨安舊都之盛事，古今寰宇之勝事也。謹略。

杭城九曲叢祠岳忠武王忠顯廟碑記 光緒元年

清楊昌濬

嗚呼！忠義英烈之氣，其足以扶世教而翊綱常者，每磅礴鬱積於數千百年之後，久而益彰，使人莫不奔走歎服，唯恐奉崇之不至，考遺蹟，飾廟貌，乃至葬其衣冠，以誌景慕，寄遐思焉。聞其所以然而不自知，或且近於好事者之附會，君子猶信之，甚矣忠孝之本在人心，而觸而發感而通者之無間於賢愚古今也。世稱忠烈，唯漢之關侯，宋之岳王最著，侯心在漢室，惡漢賊，并惡吳之黨賊，而志亦賊也，於是乎絕孫權，伐曹操，先武侯出師問罪，以伸君臣之義，蓋欲得獻帝而奉事，非開拓荊州土宇也，功雖不成，君臣之義固已伸於天地之間，今且升中祀，廟食遍郡縣，人心不以爲溢。王鼎宋室，陽九之會，二帝蒙塵，兩京淪沒，九廟委荆榛，諸陵霑霜露，朝廷草創，敵患日深，河南淮北，皆爲戰土，觀其忠義奮發，矢志殉國，一日二帝不還，中原不復，吾知王寢不得安枕，食不得甘味也，賊槍外款，寇讎，矯詔班師，墮其垂成之功，陷以莫須有之獄，蒼黃風雨，葉葬叢祠，聞者莫不痛心切齒，迄乎孝宗繼統，復官改葬，王之功雖亦未成，而復仇報國之義，抑已伸於天地之間。廟祀惟湯陰棲霞有之，

考獄卒隗順初負王屍潛瘞九曲叢祠，樹橘爲誌，或謂在錢唐門外臨安棗園內北山之澗，其說不一，當時號買宜人塚，又稱螺塚，無論歷年久遠，傳聞異辭，荒墟遺壤，不可復識，且旣以禮改葬矣，於初葬何有，必求其地以實之，得毋近於好事者之所爲。季子之言曰：形魄歸於地，而魂氣則無不之也，王之靈何必湯陰棲霞，更何必九曲叢祠，然揆之古人衣冠慕思，與人人忠孝感發之心，則雖家處戶祀可也，而況其爲一坏之表，一祠之建乎。今所謂九曲叢祠在錢唐門內衆安橋西隅，井字樓營牆東角地，咸豐年間縣佐桐城吳廷康百計訪購，暨前少司成杭人沈君念農募建墓亭，前造精忠殿五楹，西爲廳廚大門，臨河砌修石岸，顏其廟曰忠顯，工未竟而城陷，同治三年我楚湘軍克杭城，是時蔣薌泉中丞爲方伯，撥款千金，作牆設龕，中塑王巨像，左右分列繼忠侯并輔文、烈文、昌文、崇文、煥文、尙文六侯，忠烈將軍統制張保王橫，門外爲義士施全隗順，規模漸壯，嗣又增購廟前對河隙地，募後荒地，直抵雙忠資福廟舊址後牆，迨昌濬撫是邦，紳士以經費不敷，呈請撥洋銀一千九百六十八元，制錢二千三百六十二緡，仍委吳君董其事，添造牆廊精忠橋教忠孝堂，後殿肖王父母夫人五子五媳一女一孫像，蓋皆仿棲霞廟式也。旣落成，請書其事於石，因爲推論緣起，發摭

王之忠憤，備後世考鑒焉。

螺塚詩有序

沈无咎

武穆之罹奇禍也，尸且莫敢收，一士人悲憤甚，質螺殼以掩之，遂成塚，七百年無論貴賤，雖婦稚莫不謂岳家墳，共天地久長矣，遠近間更得後代忠肅于公墓，其精爽亦爲之不孤。

維王智勇忠，神妙建功速，在天永爲星，在地自爲岳，使生楚漢間，一與淮陰角，善以少擊衆，未知誰死鹿，至今百合場，殺氣鬪松竹，百合場之戰，正以少擊衆處，王勒兵趨臨安，開金寇時已引去，遂從問道道及義興南嶽之陰，戰經百合故名。往往荆南人，夜聞

北鬼哭，彼構梟獍心，賊檜逢其惡，杯酒鴆牛臯，張俊勞軍，鴆殺牛臯，先去其羽翼也。眼見螺塚頭，淚者日盈斛，盍作西湖水，奸鐵那許伏。塚前鑄鐵人四，分左右跪，近有認賊作祖者，盜去檢像，人共憤，疑其或沉於湖，網搆之，竟一舉而得。

棲霞廟墓

棲霞廟墓在西湖棲霞嶺之陽，其地卽名岳墳街，爲宋孝宗以禮改葬岳王父子處。考孝宗於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受禪，七月詔復王原官，以禮改葬，子雲祔，同年並賜給顯明寺充功德院，續因大宗正趙士鏡上言，以顯明寺與太傅儀王趙仲湜安攢妨礙，嘉定十四年別令指占北山智果觀音院，賜額褒

忠演福禪寺，以奉祠祭，此卽棲霞廟墓所由創。宋亡廟墓俱廢，王六世孫士迪重建，未幾復廢，至元間杭州總管府經歷李全初，力爲恢復，相度經營，廟制復備，至正中加額曰保義，尋燬，明洪武四年正祀，卽寺址復建，景泰天順間，杭州府同知馬偉重修祠墓告成，請於朝，賜額曰忠烈，厥後代加葺治，丹雘常新，今廟係濟陔盧永祥督浙時倡修，計經始於民國七年，至十二年工始告竣，閱時幾及六稔，靡款十有五萬，故廟貌宏麗，爲湖上諸祠宇之冠，迄今過西湖者必展謁岳廟，而言岳廟者必聯想西湖，馬鬣崇封，足使湖山生色者矣。

廟南臨西湖，前有石坊，題爲碧血丹心，係雍正時閩浙總督李衛創建，雕鏤頗精，甬道百餘步，前進爲門廳，額題岳王廟，高大莊嚴，令人生敬，入門爲天井，兩旁疊欄植柏數樹，有木板榜其上曰：「此是精忠柏，可觀不可拍。」右角前壁並有精忠柏亭，內置風波亭，舊址移來之精忠柏殘幹八段，歷階而升爲殿庭，中爲正殿三楹，塑王捧笏端坐巨像，東廡爲烈文侯祠，西廡爲輔文侯祠，殿庭中置大鐵鼎，左右各豎穹碑一，左爲錄刻復官賜諡各詔敕，右爲盧永祥重修廟墓碑記。

廟右爲啓忠祠，入門有長廊，矮屋十數間，販攤雜列，其前隙地，略有竹石，卽稱精忠園，歷階以升，爲正

殿三楹，中龕塑王考妣中坐王夫婦旁侍像，左右兩龕以王孫鄰侯珂及季女銀瓶配。東廡爲五侯祠，祀王五子雲雷霖震霆，西廡爲五夫人祠，祀王五媳輩溫陳劉蕭。

墓在廟之西，墓門外有橋跨小池，橋前石門華表，東西對舉，雖形製不鉅，而雅有古趣，照壁嵌石刻盡忠報國四大字，字徑丈，體勢渾樸，頗見筆力，係嘉靖間莆人洪珠所書，提學僉事徐階有記。門右有井，曰忠泉，康熙間鐵嶺李鐸曾爲之銘曰：「維王之神，如水在地，于茲墓側，有泉清沸，苾芬甘潔，泠然西注，亦名曰忠，赫濯奕禩。」左右兩廊爲碑房，計嵌壁及豎於廊間者共七十有一石，惟多爲憑吊詩文及修廟碑記，茲就王真蹟錄之，計右廊壁上嵌有「文章華國詩禮傳家」八大字一石，據稽恕跋，此石係嘉興譚逢仕構屋時掘出而移置於王廟者。其旁有奉使郎中觀文相等三札，共三石，奉使郎中無可考，觀文相公爲李綱，其他一札係致趙鼎者，均係真蹟上石，文集失載。左廊豎有送紫巖張先生北伐詩穹碑一方，紫巖爲張浚別號，碑係楊子器爲崑山令時得王真蹟摹勒，碑陰有桑悅跋，詞氣雄偉，筆勢縱橫，王平生得意之作也。其旁有趙寬錄書王所作滿江紅詞穹碑一方，碑陰有趙寬自跋，詳述錄書緣由，殆欲以匹北伐詩者，然書法拘執，不足以方王之萬一也。門內左右分置四鐵像，反縛

羅跪胸鑄姓氏，爲秦檜、王氏、万俟卨、張俊，此像仿自前明，據光緒杭州府志，正德八年都指揮李隆範銅爲檜及妻王氏、万俟卨三像，皆赤身反接跪墓前，久爲遊人撻碎。萬歷二十二年按察副使范涑重鑄，又益以張俊像，撫臣王汝訓沉張俊、王氏兩像於湖，移檜、卨二像跪祠前。萬歷三十年范涑復司藩於浙，捐俸重葺，四像復全，後村民棍擊王氏，鐵頭繼落。雍正時李衛督浙，奏請重鑄，言凡鐵不應爲所污，請用收貯叛逆盜兵穢鐵，鑄四奸像，從之，飭錢塘縣知縣李惺重鑄四像，立碣爲記。乾隆十二年布政使唐模重鑄奸像，嘉慶七年巡撫阮元重鑄，同治四年布政使蔣益澧重葺祠墓，又鑄奸像，光緒二十三年布政使張祖翼又重鑄之，並自爲記，貴州學政楊文瑩書之，現存者卽張氏所鑄者也。道旁有石翁仲六，石虎、馬、羊各二，正中南向爲王墓，稍偏左爲繼忠侯塋，高塚巍峨，令人起敬。從前墓上樹木皆南向，卽所謂南枝樹，惟久已不存，卽天順時同知馬偉析幹爲二，中格以木，以示支解賊檜之意。之分屍檜，現亦無可稽考矣。

廟內楹聯極多，大抵爲盧永祥創廟時江浙諸將領及當代時賢所題，其同光間舊對，除有一二聯移懸啓忠祠外，均遭毀棄，無可稽考，茲擇錄數聯，聊備一格。蔣益澧「遺烈鎮棲霞，醜酒重瞻新廟貌。大

旂懸落日，撼山願學古軍容。」彭玉麐：「史筆炳丹書，真耶僞耶，莫問那十二金牌，七百年志士仁人，更何等悲歌感泣，墓門淒碧草，是也非也，看跪此一雙頑鐵，千萬世奸臣賊婦，受幾多惡報陰誅。」夏超：「父子北征，忠孝岳家軍第一。君臣南渡，湖山宋室廟無雙。」王犖：「天下太平，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乾坤正氣，在下爲河嶽，在上爲日星。」蔡元培：「民族主義，歷元清鼎革，始達完全，如神有知，稍解生前遺恨。聖湖風景，得祠墓點綴，差不寂寞，茲地之勝，允宜廟貌重新。」馮玉祥：「還我河山，一片忠心唯報國。驅爾異族，百年奇恥不共天。」

序記

復官改葬指揮

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故岳飛起自行伍，不踰數年，位至將相，而能事上以忠，御衆有法，屢立功效，不自矜誇，餘烈遺風，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衆，師行不擾，動有紀律，道路之人，歸功於飛，飛雖坐事以歿，而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聖意，與追復原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

追復少保兩鎮告

仁皇在位，親明利用之勳，神祖御邦，首祭狄青之像，蓋念舊者不忘於技拭，而勸功者當急於崇褒。朕祇稟睿謀，眷懷宿將，茲仰承於素志，肆盡洗於丹書。故前少保岳飛，拔自偏裨，驟當方面，志略不專於古法，沈雄殆得於天資，事上以忠，至無嫌於辰告，行師有律，幾不犯於秋毫，外摧孔熾之強鄰，內翦方張之劇盜，名之難揜，衆所共聞，會中原方議於囊弓，而當路力成於投杼，坐急絳侯之繫，莫燃內史之灰。逮更化之云初，示褒忠之有漸，思其姓氏，既仍節制於岳陽，念爾子孫，又復孤悼於嶺表，欲盡還其寵數，乃下屬於眇躬。是用峻升孤棘之班，疊被齋壇之組，近畿禮葬，少酬魏闕之心，故邑追封，更慰轅門之望，豈獨發幽光於既往，庶幾鼓義氣於方來。嗟夫，聞李牧之爲人，殆將撫髀，闕西平而不錄，敢緩旌賢，如其有知，可以無憾。可特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奉敕如右，牒到奉行。

賜褒忠衍福寺額敕

尙書省錄禮部狀，准都省批下承議郎權發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岳珂狀，照對先大父鄂王飛，蒙恩敕葬臨安府西湖上，紹興三十二年蒙朝廷給賜顯明寺充功德寺，續因檢校少保安慶軍節度使同

知大宗正事士錢等申請，係太傅儀王仲湜安攢妨礙，隆興二年十月十七日尙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依禮部看詳到事理，令本家別行指占，自後一向無力陳乞。竊見北山下智果寺，委是毗近，雖全無門堂僧舍，止有地基敞屋數間，今本家願自行創建，買田供贍，請僧焚修，謹繳蓮元准省劄兩道，真本連粘在前，欲望朝廷特賜敷奏給賜，仍乞照曾任執政體例，改賜四字寺額，存沒均被大造，伏候指揮。後批送禮部勘當，中尙書省檢准大觀三年三月十六日都省劄子，內外指射有額寺院充墳寺功德院，自今竝行禁止，如違在外御史臺，在內令入內侍省彈劾施行。本部照得今准批下岳珂指占北山下智果寺院充功德院，係指射有額寺院，正礙前項指揮。今據本官繳到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都省劄子，乞踏逐到顯明寺，亦是敕額寺院，係奉聖旨特依所乞。續准隆興二年十月十七日都省劄子，禮部狀准都省批送下檢校少保安慶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錢等劄子，敍陳先大父太傅儀王仲湜安攢在臨安府北山顯明寺懺堂內，近有故少保岳飛孫甫獲降指揮，充功德院，士錢等每遇時序，不得前去祭享，乞行下故少保岳飛府，別行指占寺院充功德院事。後批送部看詳，中尙書省本部今看詳令岳甫別行指占寺院充功德院，伏乞朝廷詳酌指揮施行。續據岳珂申乞已踏逐到臨

安府北山智果寺，欲以褒忠衍福禪寺爲額，須議指揮，仍連省劄二道。六月二十一日奉聖旨，智果寺特充故少保岳飛功德院，仍以褒忠衍福禪寺爲額，令尙書省給敕。

重建褒忠衍福寺記咸淳四年

宋岳通

仰惟聖朝以忠厚立國，賜利奉塋，蓋以示褒卹舊勳之典也。先王賜葬於京之棲霞嶺，紹興嘉定間，伯祖制帥吏部叔祖尙書相繼申請功德院，被旨特賜顯明寺，繼改賜毗近下智果寺，仍準敕賜褒忠衍福寺爲額，以光泉壤，賜甚侈也。恩至渥也，爲子孫者詎可不知所崇奉哉。叔祖任東餉，捐巨萬貲，命僧永機剏寺，永機攫金豐鬻，僅成方丈數間，叔祖旣歿，族有受從善祖塋金者，俾繼住持，二僧貪酷，伐松檟，毀屋廡，元創方丈，已無把茅可補，而先王晨香夕燈，雖百世不廢也。通不肖，旣無以顯揚先烈，茲幸竭力營葺先塋，謀辦祭祀，悉有成式，繼此歸耕五老，可無慮矣。營剏旣艱，遂述顛末，刻諸堅珉，以示子孫，使世世永崇祀事，無忘君貺。

重建精忠廟記至元六年

元鄭元祐

故宋贈太師忠武岳鄂王，起卒伍，至將相，其謀審戰勝，規模設施，雖古名將不是過，一時南渡諸帥

臣不論也，而高宗昏庸，竟斃王於權奸之手，逮今二百餘年矣，雖兒童婦女，槩知王之爲烈也，孝宗嗣位，禮葬王父子於西湖之北山，舊廢智果觀音院，賜額曰褒忠衍福寺，錫之士田，命僧甲乙流傳主之，所以褒崇之者甚備，然其槩度蓋甚狹小，視張俊楊沂中墳墓，裁萬分一耳。嘗謂宋百度修理，遠勝前代，獨武勇將帥之臣，有愧於漢唐，幸而王出，支宋運之中衰，高宗顧乃爲怨仇之臣子，而王父子抱恨以死，可勝言哉。宋亡寺廢，王子孫之在江州者，方與義興岳氏通譜，合其力以起廢，墳與寺復完，久之王疏屬有爲僧者，盡撤寺所有鬻諸人，不惟王墳墓灑掃盡缺，至於廟貌一切委地，行道之人，嗟愍悲傷，會隴西李君全初以承事郎來爲杭州路總管府經歷，過王墓，每瞻望徘徊，時褒忠寺住持僧可觀等，合詞累請於君，君遂以興復爲己任，籌於衆得一人焉，曰黃華父，延勞開勸，情辭懇勉，華父素服君之清強，承命惟謹，於是李君捐已資，合華父之力，市材鳩工，前爲廟門，翼以兩廡，中作王正寢，潔深精嚴，後作王燕寢之室，今浙西憲府，王故第也，舊藏王像，憲府出王像，正寢中像王，右像王之子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左像王之將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閩州觀察使，燕寢中像王父母，衆王夫人咸在焉，王故五子，忠州君旣侑食於正寢，其次任忠訓，郎閣門祇候贈武略

郎次任朝請大夫敷文閣待制贈中奉大夫，次任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常平事，又其次任修武郎閣門祇候，以及王之女號銀瓶娘子，并閩州君之夫人，與王諸孫名位通顯者，皆肖像以祀焉。王部曲諸將，張憲烈文侯，徐慶昌文侯，董先煥文侯，牛臯輔文侯，李寶崇文侯，王貴尙文侯，其張憲墓在廟之西，東山神壽巷，牛臯香火妙智庵亦在廟之北，棲霞嶺，餘皆缺焉。李君懼廟祀之或缺，有田一百餘畝，在吳之崑山州及吳江烏程歸安等處，歸之爲祊田。廟旣落成，杭之守土官一再致祭，父老率其子弟瞻拜，王廟貌，觀感而嘆曰：杭內附幾七十年，其任幕府長，蓋不知幾人矣，視王廟貌墳寺頽毀黯滅，漠然無一動其心者，今李君獨締構經營，勸率華父，一新王之廟，自非李君忠義契心，其能若是乎。衆將著明李君以及華父，非刻之金石，何以垂示不朽，乃爲敘述其事，復爲迎享送神辭，使并刻之石，辭曰：

墓木陰，墓道深，作新廟，墓之南，神來臨兮新廟作，傑枿椅，王父子，儼冠服，颯風取，下寥廓，神來格兮，枋田腴，歲有儲，牲體肥，酒甕臯，神來劇兮神醉止，錫壽喜，儂享王，終復始，神降祉兮瓊屏陳，跪踣頻，傲後福，更千春，儂送神兮。

奏請敕賜廟額及照例春秋祭祀節略

浙江杭州府爲申明祀典事。承奉布政使劄付，承准禮部以字四百四十七號勘合，於禮科抄出浙江杭州府同知馬偉等奏，該臣關前事。臣惟褒功者崇報之常典，表忠者激勸之大端，古昔聖帝明王之治天下，於凡人臣有功於民，有勞於國者，生未及乎爵封，沒必詳載於祀典，無非彰崇報之禮，而示激勸之道也。洪維我朝太祖高皇帝混一區宇，定鼎金陵，旣設廟以報當世有功之臣，復建祠以祀前代忠義之士，其所以崇報於已往，激勸於將來，意至甚矣。臣竊見有宋中興名將岳飛之墓，坐落本處郡城之西，墓側舊有祠宇一所，原無廟額，近因歲深塌損，臣用己俸陸續修理將完，及照本府率由常例，止是每歲十二月二十九日祭其忌辰，今訪知河南彰德府湯陰縣見遵承禮部正字二百二十三號勘合，欽蒙敕賜廟額，頒降祭文，定以品物，春秋二祭，臣以爲宋將岳飛，生於湯陰，葬於杭郡，所生之邑，旣蒙聖朝歲兩其祭，所葬之地，豈宜異等，伏望聖上擴同天之量，廣一視之仁，乞賜廟額祭文，仍敕禮部合無除免忌辰之祭，照例一體春秋致祭，如此則忠於前代者不沒其善，而陰沐祀享之恩，生於方來者有所感激，而莫不奮勵其忠義之心矣。緣係申明祀典事理未敢擅

便。天順元年九月二十七日通政使司官於奉天門奏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查得先該翰林院侍講徐理題，河南彰德府湯陰縣蓋造宋將岳飛廟宇完備，乞賜廟額，仍命本縣春秋依例祭祀，以表忠義，激勵人心。本部議擬行移翰林院撰祭文，該縣春秋擇日祭祀，以勸忠義，將祭祀物品開坐具題。景泰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奏奉鈔依，是題做精忠之廟，除欽遵外，今照杭州同知馬偉奏稱，岳飛生於湯陰，葬於杭郡，墓在郡城之西，舊有祠宇，陸續修理將完，每歲只是祭其忌辰，伏望恩賜廟額祭文，一體春秋致祭，感激忠義一節。看得岳飛之在當時，忠孝兩全，觀其誓心涅背，盡忠報國，其忠義奮烈，貫乎金石，以故洪武初于京都建立歷代帝王之廟，特以岳飛崇祀宋太祖神位，其湯陰縣止是岳飛生身之處，別無遺跡，今杭州府城西岳飛墳所在焉，洪武四年本部定擬岳飛乃宋中興名將，忠而寃死，宜在祀典，擬稱爲宋少保鄂國武穆王，每歲十二月二十九日致祭，今奏要除免忌辰之祭，乞賜廟額，及照例春秋祭祀，係是表揚忠義，合無准其所奏，以彰國家褒忠之典，未敢擅便。天順元年十月初八日掌部事與濟伯兼本部尙書楊善等於奉天門奏奉聖旨：「是准他。准與題做忠烈廟，著有司春秋祭祀。」欽此欽遵，合行本司轉行杭州府著落當該官吏，

照依本部奏奉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承此，劄仰本府照依勘合內事理，欽奉施行。

岳忠武王廟碑記雍正九年

許李 衛

宋忠武岳鄂王，抱智深勇沉之略，策乾旋坤轉之勳，功垂成而物敗，讎未雪而身殲，自古忠臣名將，遭逢屈抑，未有如王之悲涼慷慨者也。雖然，王既死而公論彌彰，大節彌耀，及孝宗之世，改葬湖濱，廢智果寺爲王立廟，春秋霜露，罔替烝嘗，豈非忠義鬱勃之氣，貫日星，奠川嶽，有令人感慕無窮者歟。王廟於棲霞之麓，旁有雙塚，則王與子雲葬處也。宋亡興廢不常，賴總管府經歷李全初力圖恢復，相度經營，廟制悉備，前明亦屢加修葺，然岳氏子姓恪恭敬守之義微矣。廟南臨湖水，相距十餘丈爲神道，舊多隙壤，近皆列民廬，藝爲桑圃，湫隘囂塵，不足以肅觀瞻，憶予莅浙之初，展謁王廟，猶及見老樹兩株，扶疏蒼翠，蔚然可觀，詢知其先松柏夾道，千章百丈，聳出雲霄，與南枝分檜相掩映，今皆蕩析無餘，年來雙樹僅存枯朽之一，察其所自，則曰廟前神道八丈，牆內參差葦屋，多被岳氏子姓所佔，以爲僦值計也，其林木摧殘，則斬艾以鬻質於市也，予聞而太息駭異，夫人情於其所愛敬之人，雖時移世易，而一器一物之存，猶將低徊流連而不忍釋，況以王在天之靈，生而忠孝，歿爲

明神，顧不能庇及廟貌，凌夷雜遷，以至於斯，予滋怒焉。是用於王之廟墓，補其罅隙，亦稍完整。今躬逢聖天子恩綸，詔修先賢祠宇，余既撥帑遴員，舉王之廟墓而聿新之矣，乃於神道直前，重建石坊一座，顏其額曰碧血丹心，左右兩翼，夾蒔松柏花木，繁柯接葉，羅列成行，至廟前市廛之已燬者，俾再造，餘則俟其傾圮，而悉撤之，使俗塵淨掃，景象空明，吾知他日過其下者，遙瞻俯闕，開拓胸襟，霜月風林，悽愴怵惕，固不待謁王之廟，而彷彿靈旗有洋洋如在者矣。予因爲之記，泐之堅珉，誠爾岳氏子姓，勿翦勿伐，毋蹈前非，併貽後之賢士大夫，相與綱繆於永世也。

重修宋岳忠武王廟墓碑 民國十年

盧永祥

永祥督浙之三年，重修岳忠武王廟墓告成，謹書其碑，嗚呼！王之忠蓋，王之武烈，其詳於宋史，自宋至今將八百年，天下婦孺，莫不知王，誦其遺烈，輒爲太息，況王之廟墓在浙，樵蘇久禁，香火不廢，此固浙之民所以報王，亦以王之靈誠有大功於國，且有太惠於浙也。今制春秋戊日合祀王與關忠武，祀典昭著，海內所同，豈惟七萃之士，正其勦嚮，亦欲國人明春秋尊攘之大義也。初懷寧楊將軍督浙之歲，勦議重修王之廟墓，匄工庀材，繇歷日月，三年有奇，今始竟其志，王之靈實憑式之。重修

之役共費銀十五萬餘元，海內聞斯役而助資以成者，用漢碑出錢例，書於碑陰。

刻盡忠報國碑記嘉靖十四年

明徐階

宋鄂國岳武穆王故有祠在其墓所，嘉靖己未春，巡按浙江侍御張公，慕王之烈，率諸吏士造而謁焉，觀王遺像，讀所作滿江紅詞，送張紫巖北伐詩，慨然想見王之爲人，又退而論王之世，至所爲以背示何錯，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膺理者，顧謂布政司任君忠范君輅按察司李君崧祥曰，嗚呼，王心可謂無愧於茲矣，盍碑之以表王之心，胥曰諾，於是復謂三君曰，爲我鐫石，謂參政洪君珠曰，爲我書之，謂階曰，爲我記成事。階昔讀明道先生書，有言曰，天下之士，須才與至誠合一，方能有濟，才而不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幾何時而不盡，竊嘗執是評古之人物，至武穆王事，未嘗不嘆王之才與至誠，非尋常號有忠義功業者所能擬也，王始起徒步，在諸將中位最卑，年最少，然而百戰百勝，爲功最多，圍城之捷，廬州之援，雖桀黠如兀朮，猶竄避之不暇，其才大率類漢淮陰侯，高宗之始用王，有精忠之褒，有中興之委，其爲知遇，亦大率類漢高之於信，然信困楚之績，拒徹之言，雖有可稱，而快快之私，卒不免萌於奪爵之非其罪，維王自破劉豫廣州之後，銳意欲取中原，

於是高宗方惑於奸楹，以節制光州則不果，以諫阻和議則不納，以請灑掃諸陵則不從，蓋高宗之用王者已大異於初，而王援拱毫，略汝鄭，經營穎蔡，爲之益力，比進軍朱仙，恢復之功且垂成矣，而班師之詔遽下，未幾王亦身及於戮，以忠受禍，至今論者猶共冤之，而王怡然就死，略無忿懟不平之意，其視信失王則不赴討豨之徵，臨刑則追咎拒徹之誤者，固未可同年而語也，然則王忠義功業，非激於高宗之知遇，如信解衣推食之云，非懾於天下之議已，如信悖人不祥之說，特其殉國之心，真切懇至，意以爲幸不死於戰，卽歸死於獄，苟初心之不違，斯隨寓而安耳，非誠之至也，又奚能之，故語王之純節，惟漢諸葛忠武侯唐郭汾陽王可謂儔匹，而汾陽之才又似不及王，蓋三代以降，才與至誠合一，卓然炳然者，王及諸葛兩人而已。侍御公以盡忠報國表王之心也，其殆觀王之深者與，公名景，字光啓，河南汝陽人，其爲政所至崇孝義，獎廉潔，扶植風教，若此類者甚多，方今天下承平，士幸生其時，如王之忠義功業，固無由自見，然而有官守言責者，體王之心，以修其職，以盡其忠，則豈有異道乎，是又公微意也，階故不辭而記諸碑陰。碑爲石四，以明年仲春丙申望日立於墓之南。

滿江紅詞石刻碑陰記宏治十五年

明趙寬

鎮守太監麥公重修岳武穆王墳廟成，得考功主事楊子器名父爲崑山令時所刻王送張紫巖北伐之作，歎曰：偉乎壯哉！王之手書也，殆天所護持以鎮茲邱哉！遂舉而置之東廡，旣又讀王所製滿江紅詞，嘆曰：思深哉！王之忠憤激烈，流出肺腑，而不可遏者也。曷表出之，以昭示於人人哉！因議刻石，置之西廡，巡按御史夏公邢公高公方公聞之，翕然欣贊，以爲有功於世教。三司諸公咸樂觀厥成，俾寬書之。竊嘗考之，王之著述行於世者數十篇，皆根柢仁義，扶植綱常之言，如御書屯田三事跋，反覆乎君子小人之辯，賀赦表懇款乎復仇雪恥之忠，暇而出其緒餘，播諸篇什，亦雄偉不常如此。史稱王少負氣節，家貧力學，蓋雖天挺之才，未有不資於學問之力者也。故嘗謂王忠貞大節，見於言論，如諸葛武侯，英邁超絕之風，見於詞章，如張睢陽，奮起乎百世之上，而警動乎百世之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人孰無是心哉！然未有今日諸公之隆且篤者，而鎮守公尊奉向慕，發乎至誠，觀其宮牆經營之制，宅兆封植之謹，集錄刊校之精，丹青圖繪之工，勗田嗣守之業，以至一草一木之栽培，一瓦一石之布置，必躬必親，竭耳目之力，極心思之用，必欲使王之休光大烈，煥然卓然於斯

世斯民之耳目者，與天地相爲悠久而無窮，公之於王，可謂盡心焉爾矣。若夫歌詞諷詠之間，感人尤深者也。二石之力，可以激厲乎忠良節義之氣，可以消阻乎儉邪反覆之情，諸公之深意，其不在於斯歟。顧寬之陋，安敢僭錄王之製作，雖然，託名於不朽，幸莫大焉。既敬書之，因附記於碑陰。

岳墓重鑄四鐵像記 光緒二十三年

清 張祖翼

杭州西湖岳鄂王墓有秦檜王氏張俊万俟卨四鐵像，反縛羅跪於階下，昉自前明，歷詳志乘。我朝嘉慶壬戌，撫軍阮文達公捕海盜，燬兵重鑄，同治紀元，湘鄉蔣果敏公以浙藩統軍勦髮逆，歲甲子全浙底定，銷所獲鋒鏑，補范奸像，春秋之法，雖死必誅，以明刑也。越三十年光緒丁酉，祖翼蒙恩簡擢，來繼其武，謁王祠墓，風雨之所摧，日之所炙，頑鐵彫剝，益以人心義憤，積歲訾擊，身首殘棄，因命工又范之，縛跪如前狀，殛奸回於既往，懷正氣於人間，以告萬世之爲人臣者。董斯役者候補知縣楊葆光，例得附誌。

岳王祠

宋 林景熙

零落一抔在，英雄萬古冤。孤忠懸白日，遺恨寄中原。樹老殘霞淡，塵深斷碣昏。東南天半壁，往事泣

寒猿。

岳廟

林深

天意只如此，將軍足可傷，忠無身報主，冤有骨封王，苔雨祠牆暗，花風廟路香，沈思百年事，揮淚灑斜陽。

明葉映榴

天意終亡宋，公生與檜逢，有心歸二帝，無計悟高宗，蓮幕陰持議，龍沙自舉烽，切灰三字裏，碧血淬芙蓉。

百戰英雄骨，東窗笑語中，繡旗恩未斷，九蠟問先通，鐵像行人磔，王封史筆公，我來瞻廟貌，灑淚拜孤忠。

周詩

將軍埋骨處，過客式英風，北伐生前烈，南枝死後忠，山河戎馬異，涕淚古今同，悽斷封邱草，蒼蒼落照中。

岳鄂王祠

清邵長蘅

古廟精靈在，棲霞落照中，黃龍竟遺恨，鐵馬尚嘶風，詔獄成三字，羈魂泣兩宮，賀蘭誰踏破，淚灑滿江紅。

馬角憐淵聖，龜茲足紹興，君王無遠略，大將亦何能，入夜靈旗閃，屯雲古木厝，年年祠畔水，嗚咽繞西陵。

岳鄂王墓

沈德潛

今古含冤地，孤臣舊死忠，已成三字獄，竟廢十年功，匡復憑諸將，沈淪念故宮，六陵殘毀後，泉壤泣英雄。

大將迴戈日，中原陷敵時，朝廷輸幣帛，父老望威儀，天意竟如此，神靈儼在茲，千秋見孤憤，認取向南枝。

宋胡銓

匹馬吳江誰著鞭，惟公攘臂獨爭先，張皇貔虎三千士，撐拄乾坤十六年，堪憫臨淄功未就，不知鐘室事何緣，石頭城下聽輿論，萬姓顰眉亦可憐。

岳鄂王墓

元趙孟頫

岳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

葉紹翁

萬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復堪憐，如公更緩須臾死，此虜安能八十年，漠漠凝塵空偃月，堂堂遺像在凌煙，早知埋骨西湖上，學取鸚鵡夷理釣船。

柯九思

建炎誰爲致中興，武穆由來志可憑，傳檄燕雲驚四海，出師河洛慰諸陵，長驅鐵馬知無敵，欲掃黃龍竟不能，禹穴松楸無麥飯，錢湖香火有山僧。

結髮行間見此公，兩河忠義俟元戎，勳成伊呂終方駕，算勝孫吳亦下風，拂劍未酬千古辱，賜環空壞十年功，姦邪賣國堪流涕，獨立西風看去鴻。

張光弼

朔雪炎風共此年，中原父老亦堪憐，豎儒屬遣祈求使，大將空持殺伐權，忠義有碑書大節，奸邪無面見重泉，至今幸木曾南拱，遺恨西冷是墓田。

潘子素

海門寒日淡無輝，假月堂深晝漏稀，萬灶貔貅江上老，兩宮環珮夢中歸，內園羯鼓催花發，小殿珠簾看雪飛，不道帳前胡妓舞，有人行酒著青衣。

岳祠

高明

莫向中州歎黍離，英雄生死係安危，內庭忽下班師詔，絕漠全收大將旗，父子一門甘仗節，山河千里竟分支，孤臣尙有埋身地，二帝遊魂更可悲。

岳王祠

林泉

岳王墳畔褒忠寺，地老天荒恨尙存，介冑何堪投獄吏，衣冠無復望中原，青山能掩菴宏血，落日空悲蜀帝魂，遼鶴不歸人事別，吳宮秋草又黃昏。

誰收將骨葬西湖，已卜他年必沼吳，孤冢有人來下馬，六陵無樹可棲烏，廟堂短計慚嫠婦，宇宙惟

公是丈夫，往事重觀如敗局，一龕燈火屬浮屠。

岳王墓

潘純

湖水春來自綠波，空林人跡少經過，夜寒石馬嘶風雨，日落山精泣薜蘿，江左長城真自壞，鄴中明月竟誰歌，惟餘滿地萋宏血，草色年年碧更多。

吳植

故國江山幾度秋，英雄遺恨只荒邱，兩宮寂寞金根遠，一詔倉皇赤幟收，有子同歸良將傳，何人爲斬佞臣頭，至今遺廟西湖上，石馬無聲水自流。

车景陽

天贊中興第一功，如何主暗與臣庸，萋宏冤土千年碧，檀濟長城萬里空，羈魄淒涼猶塞北，寒潮寂寞自江東，新祠坐壓西湖勝，麥秀誰憐過故宮。

施則夫

陰風靈雨振庭柯，猶怒當年主義和，江國自開新社稷，汴京誰復舊山河，有時井畔銀瓶泣，半夜祠

前鐵騎過，平昔勤王多少事，盡將哀怨付漁歌。

弔岳王墓

明高啓

大樹無枝向北風，十年遺恨泣英雄，班師詔已來三殿，射虜書猶說兩宮，每憶上方誰請劍，空嗟高廟自藏弓，棲霞嶺上今回首，不見諸陵白露中。

洪武甲寅冬十二月祀岳王夜宿祠下有作

凌雲翰

前相汪黃後相秦，力圖恢復竟何人，朱仙路近旌旗晚，古汴城高草木春，江月照空埋劍獄，邊沙遮斷屬車塵，棲霞嶺下將軍墓，夜夜悲風起石麟。

于謙

匹馬南來渡浙河，汴城宮闕遠嵯峨，中興諸將誰降敵，負國姦臣主議和，黃葉古祠寒雨積，青山荒冢白雲多，如何一別朱仙鎮，不見將軍奏凱歌。

王世貞

落日松杉黯自垂，英風蕭颯動靈祠，空傳赤帝中興詔，自折黃龍大將旗，三殿有人朝北極，六陵無

樹對南枝，莫將烏喙論勾踐，鳥盡弓藏也不悲。

徐渭

墓門朱戟碧湖中，湖上桃花相映紅，四海龍蛇寒食後，六陵風雨大江東，英雄幾日乾坤轉，忠孝誰家俎豆同，腸斷兩宮終朔雪，年年麥飯隔春風。

王穉登

空山荒塚起悲風，石獸淒涼草色中，壯志本期歸二帝，羣姦何事忌孤忠，鴟夷共抱無窮恨，麟閣誰圖百戰功，千古冤魂招不得，年年杜宇哭殘紅。

瞿宗吉

提兵北渡過鍾離，決戰將扶趙氏危，怒欲拔山揮白刃，勇思背水建朱旗，朝中有相遭林甫，塞上何人斬郅支，宰木至今南向拱，千年留與後人悲。

陳獻章

天生舟楫浮南海，大將旌旗仆北風，義重君臣終死節，時來胡虜亦成功，身爲左袵皆劉豫，志復中

原有謝公，人衆勝天非一日，西湖雲掩鄂王宮。

岳王廟

劉珏

湯陰曾賦鄂王詩，又向錢塘拜古祠，啼鳥不知征北恨，悲風長滿向南枝，碑文剝落苔封厚，山色蒼涼日下遲，丞相門前踪跡斷，莫言天道竟無知。

弔忠詩連句

李邵贊寶

六橋行盡見元宮，邵寶生氣如聞萬鬣風，松枯有靈枝不北，李贊江湖無恙水猶東，千年宋社孤墳在，寶百戰金兵寸鐵空，時宰胡爲竊天意，贊野雲愁絕夕陽中，寶

棲霞嶺外共幽尋，贊萬古精忠萬古心，風靜平湖天已定，寶雲連高塚晝常陰，戰袍破裂威容舊，贊華表淒涼歲月深，磨盡南屏誰執筆，寶兩詩題罷欲審襟，贊

寢廟臨湖吊客多，寶我來其奈暮秋何，霜林葉染遊魂血，贊風間聲迎小隊呵，畫壁丹青辛苦地，寶樓船簫鼓感傷歌，不知槍骨今存否，贊江落胥潮月滿坡，寶

指點中原次第收，贊一門忠節竟何求，舊家誰幕銀瓶井，寶新廟當銘鐵漢樓，遊女亦知瞻拜禮，贊

野人還抱燕安憂，東風墓草年年綠，寶千古英雄恨未休。

岳武穆墓

清乾隆

讀史常思忠孝誠，重瞻宰樹拱佳城，莫須有獄何須恨，義所重人死所輕，梓里秋風還憶昨，石門古月鎮如生，夜臺猶切偏安憤，想對餘杭氣未平。

岳武穆祠

前人

陣戰曾經兵法常，紹興亦委設施方，操戈不謂興張俊，納幣終成去李光，何事書生叩馬首，遂教名將飲魚腸，至今人恨分屍棺，宰樹餘杭萬古芳。

黃龍直抵氣嶢嶢，燕以南金令不行，正可乘機事恢復，誰知虛力費經營，愛錢切中文官病，怕死曾輕武士生，萬里長城空自壞，至今冢樹恨難平。

褒嘉手敕是誰言，何致終銜不白冤，戰必驍騰驚北騎，地爭尺寸守中原，持身忠總根於孝，撫士威還濟以恩，生世漫悲纔卅九，千秋英氣兩間存。

岳武穆王墓

洪昇

老樹殘碑風露寒，忠魂千載照湖干，汾陽大略垂成易，諸葛雄心欲遂難，共恨相公終誤國，誰知天子樂偏安，兩宮未返身先死，淚灑中原血肯乾。

岳王廟

徐 鈞

帆掛西陵隱畫檣，岳王祠畔草蕭蕭，頻年羌笛吹孤月，盡日垂楊鎖六橋，海色遙添晴閣雨，鐘聲晚渡浙江潮，登臨莫問前朝事，只有南枝恨未消。

岳墳

林向哲

遺廟題詩跡半凋，登舟買酒墓前澆，一杯難灑黃龍恨，千載長催白馬潮，春雨鷓鴣加瑟瑟，南枝松柏自蕭蕭，況逢時節當寒食，常使冬青感未消。

謁岳王墓

袁 枚

岳王墳上鳥聲悲，半是黃鸝半子規，鐵像至今長跪月，金牌當日蚤班師，清宮客少王知禮，前進兵輸來護兒，公本純臣無所恨，可憐慈聖茹齋時。

岳王墓

齊召南

鄂國祠堂孤嶼中，乾坤坏土覆精忠，丹青影閃朱旗電，松柏聲呼鐵馬風，今日象奸重鑄鼎，當時因鳥故藏弓，樂生去國人休嘆，不過從前百戰空。

元楊維禎

淮陰一死到岳鄂，此事從來天所爲，敵國未聞垓下破，將軍已有固陵疑。趙家一岳重九鼎，何物秦牙能動搖，愁絕山陽成禍本，胥江爲我作秋濤。

謁岳王墓

清袁枚

靈旗風捲陣雲涼，萬里長城一夜霜，天意小朝廷已定，那容公作郭汾陽。遠寄金環望九哥，一朝兵到又回戈，定知五國城中淚，更比朱仙鎮上多。一個西湖換兩宮，靖康小雅唱雍雍，憐他絕代英雄將，爭不邇生付孝宗。軍令如山鳥不譁，黑風龍虎盡呼爺，自然慈聖還宮日，苦向官家問岳家。要盟結贊屢彎弓，翻錄和戎魏絳功，老住迷樓人不醒，續家哭子可憐蟲。歲歲君臣拜詔書，南朝可謂有人無，看燒石勒求和幣，司馬家兒是丈夫。

小校桓桓道姓施，湧金門外有專祠，雄心似出將軍上，不斬金人斬太師。
允升一疏奏楓宸，與汝何干竟殺身，擬把東廂添配享，黃金鑄個布衣人。
華表凌霄落照遲，一朝孤憤萬年知，梨花寒食燒香女，纖手都來折檜枝。
不依古法但橫行，自有雲雷繞膝生，我論文章公論戰，千秋一樣鬪心兵。
五十三人命已休，秦城王氣忽然收，教渠暫緩須臾死，那數中原劉彥游。
江山也要偉人扶，神化丹青卽畫圖，賴有岳于雙少保，人間才覺重西湖。

六州歌頭

宋劉過

中興諸將，誰是萬人英，身草莽，人雖死，氣填膺，尙如生，年少起河朔，弓兩石，劍三尺，定襄漢，開虢洛，
洗洞庭，北望帝京，狡兔依然在，何事先烹。過舊時營壘，荆鄂有遺民，憶故將軍淚如傾，當年事知
恨苦，不奉詔耶，眞臣有罪，陛下聖，可鑒臨，一片心，萬古分茅土，終不到舊奸臣，人世猶白日，照忽開
明，奏珮冕圭，百拜九泉下，萬感君恩，看年年二月，滿地野花春，鹵簿迎神。

滿江紅

明夏言

南渡偏安，瞻王氣中原消歇，歎諸公，經綸顛倒，可憐忠烈，曾見淒涼亡國事，而今惟有西湖月，視祠宮宰木尚南枝，傷心切。人生易，頭如雪，竹簡汗，青難覓，挂乾坤，要使金甌無缺，后土漫藏遺臭骨，龍泉恥飲奸臣血，恨當時，無奈小人朋，盈朝闕。

姚靖

計就東窗，想天意干戈未歇，遙瞻仰，褒忠寺古，流芳亭烈，三字冤沉南渡日，一腔恨惹西湖月，那更堪，回首六橋煙，增淒切。黃龍志，何時雪，朱仙績，誰教滅，撼天愁幾觸不周山缺，羅刹江湖吳相怒，子規烏泣周臣血，悵英雄，空有骨封王，來丹闕。

望帝催歸，殘紅褪湖光半歇，追往事，悲風四起，暮雲慘烈，水淺桃溪泉暗出，花飛廟路香生月，向春來，墓草綠離離，衷情切。休感慨，江湖雪，空指望，征塵滅，倍淒涼，小雨石苔痕缺，鶴表魂消鵲樹夢，虹橋波染龍泉血，一天愁，枉自對孤山，依雙闕。

鄂國寺邊，聽幾處歌聲乍歇，誰知道，故宮離黍，蔞生悲烈，二帝遊魂家萬里，千年遺恨王正月，看塚旁樹木盡南枝，傷情切。林逋墓，梅如雪，青山廟，煙如滅，讀殘碑，舊日唾壺新缺，天運方移炎宋祚，

將軍獨拚頭顱血，駕長車，空欲掃燕雲，朝金闕。

報國精忠，憑千古英雄不歇，徒悵望，孤墳草色，斷碑詞烈，石馬猶嘶無定骨，片心還勒燕然月，歎昔年，白塔鎮長空，悲風切。
亂山葉，催霜雪，漁艇火，半明滅，兩峯高，不管六橋殘缺，露冷蒼松空有淚，寒凝烏柏皆成血，待誰來，洗刷舊西湖，雲封闕。

吳農祥

赤手勤王，歎王氣江東消歇，拜祠宇，麒麟秋塚，感懷遺烈，正馬嘶殘沙塞雨，橫戈醉踏江城月，看空山無樹向南枝，真淒切。
三字獄，何曾雪，十年夢，孤鴻滅，慨陰精淪沒，蝕蟾蜍缺，鐵券空堅儒將膽，金牌竟墜班師血，想英靈，不忍向人間，歸丹闕。

趙式

之死從王，十一載焦勞念切，正黃龍直抵，蕩平時節，誰料中興成半壁，將軍奉詔和謀決，歎諸君，痛飲竟無期，腸空熱。
會勿念，他鄉別，會勿顧，中原截，但穩居南面，何妨分割，百戰未平亡主恨，半邱不冷孤臣血，止區區，一死謝朝廷，心猶缺。

岳雲墓

岳雲墓在西湖棲霞嶺王墓左側，係宋孝宗改葬岳王時所祔葬，明萬曆三十五年，杭州府推官胡來朝且曾採高應科議，在王廟右齋爲侯創建專祠，惟久已不存，現全國各廟均爲祔祀，且類與張憲並立，此或係二人同時蒙難之故歟。按雲字會卿，王長子，年十二卽從張憲戰，多得其力，累立顯功，積官忠州防禦使，終左武大夫提舉醴泉觀，死年二十三，孝宗初與王同復原官，以禮祔葬，嘉定間追封繼忠侯。考雲爲王長子，而李心傳繫年要錄則稱爲養子，宋史從之。據繫年要錄，紹興三年，岳王來朝，有「養子（真），年尙少，亦入見，帝賜以金槍戰袍。」李氏不知何所據而云然，惟其係南宋人，或係得於當時傳聞。關於此點，自來學者，多有辨正，有疑宋史養字乃長字之訛，然宋史既係沿自繫年要錄，其非刊誤可知。或則以王文集載辭男雲遷轉恩命等劄子多至十餘篇，其劄內稱敍，如云「臣男始就義方，尙存乳臭，」又云「父之教子，豈可責以近功，」又云「知子者父，誠不遑安」等語，均無養子之文，遂推定其爲親子，然此亦不足以昭折服，蓋縱屬養子，亦從未有以之入於公牘者也。總之雲能以

身殉父，視死如飴，爲親子固賢，爲養子則尤賢，千載之下，似不必加以深辨也。

繼忠侯祠碑記 萬曆三十六年

明李養賢

武林西湖之北，像鄂王父子而廟舊矣，卽宋所以禮改葬處。余奉命禱茲土，謁王墓，左右眺，枕棲霞，面明聖湖，六橋若帶而縉，三竺若拱而伏，南北諸峯，若舞若翔，若虎踞，若熊蹲，隄花岸柳，溪吹權歌，以至怪石噴泉，風雨怒號，若慶若弔，蓋天與佳勝，氣色可餐，以祀忠魂於九泉也。鄂王父子可以必復中原，而不使之復，又使之必不復，竟斃於賊臣之手，說者謂天難諶，余謂此宋之自絕於天，非天之不善報於岳也。乃王之忠烈，炳史冊，昭日星，逼兗豫虔楚吳越之間，相與特廟而俎豆之，春秋不絕，獨其家子繼忠侯，其事多逸，無特祀，迄今缺然。按傳記，侯名雲，字會卿，年十二，卽偕張憲討金敵，先登，軍中號爲羸官人，弱冠，所操槌八十斤，能左右手運，萬夫辟易，古老將不是過，從王誓師渡江，收復襄漢蔡州河南諸郡，大破楊么於洞庭，數立奇功，王不以爲功，張浚陰上其事，得授武功大夫，王力辭，以特旨遷三資，累表不受，鄆城之捷，侯以騎兵直貫金陣，戰數十合，身被百餘創，金屍布野，兀兀復帥十二萬，侵潁昌，侯及王貴又大敗之，金人太恐，中原大震，以功遷忠州防禦使，王又辭，蓋

侯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王知有祖宗社稷之恥，而不知有子之功，其時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誰之力耶？乃爲賊臣所忌，傳會成獄以死，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而高宗不之聞也。嗚呼！余讀傳記至此，未嘗不泫然涕洟，爲之飲恨，髮立毗裂，思得秦檜張俊萬俟卨高王俊數賊臣之屍而寢處之，以報王父子於地下。間行謁侯之像，凜凜有生氣，若欲躍馬揮戈，從王戰金人而喋血其間，其所瞑目張眉，又若啣數賊臣之誤國然者，壯哉！侯固岳之孝子，宋之忠臣，雖沉寃以沒，千百年後，其忠孝屬人心，猶若嶽之時，淵之澄，冰霜之凜冽，日月之照臨也。或謂賊檜子燿孫墳，三世同領史職，爲前世所未有，而王父子刑戮幾無瞧類，亦前此所未有，以爲天道無知，不知燿固王出，則墳亦非秦孫也。賊檜誤人之國，因自誤其宗，以絕厥後，而王子孫廟食萬古，可謂天道無知乎？然侯法宜專祀，而僅祔廟食，余爲憮然。會仁和義士高應科請于當道，時司理光六胡公署杭州事，義其請，出囊中俸若干金，以王廟右齋更剏祠宇，俟侯以祀，王嫡孫鄴侯珂祔焉。棧題輪奐，爛然琳琅，而額之曰忠孝祠，高應科乞余記其事，乃爲序次如右。胡公贊皇人，口碑藉甚，此其表忠之一節也。遂鑿之石，綴以樂章，令守蒸嘗者肆之鼓吹，而歌以祀云，其詞曰：朔騎南侵兮，風雲改色，中原已淪兮，而幾復也誰

之力，武穆爲首兮，將軍爲翼，唾手燕雲兮，而其忠也以報國，三字身亡兮，千秋心惻，生不可追兮，死也血食，嗚呼將軍兮，祚我皇明於萬斯億。

資福廟

資福廟在杭州市衆安橋直街六十九號，其地南宋爲棗木巷，傳係繼忠侯岳雲烈文侯張憲就義處。初雲憲獄辭，出於吏手，一二寺官知其無辜，相繼以去，王旣薨於獄，乃以衆證結案，王賜死，戮雲憲於衆安橋市曹，當時人皆忿恨不平，咸欲誅棺以啖其肉，其時二將冤魂不泯，常顯靈斯地，故里人建祠祀之，往往得福得利，遂以資福資利名祠，至孝宗時武穆冤白，追贈爲鄂國武穆王，雲爲繼忠侯，憲爲烈文侯，里人改額爲忠烈二侯祠，現已重復舊名，因係二侯並祀，故俗稱雙忠資福廟，以別於專祀張憲者。據志乘所載，此廟昔日本甚宏敞，惟因迫處市廛，爲居民侵佔殆盡，現廟係清咸豐十一年燬後，於光緒三年由仁和縣丞吳廷康重建，只破屋一間，供奉二侯之像，風雨僅蔽，零落不堪，不久恐遂將湮沒。查杭市資福資利等廟甚多，卽對江蕭山亦有，惟均係專祀張憲，茲不備載，惟江干大資福廟，係

宋景定二年所建張憲專祠，號天下都土地，廟貌宏偉，爲全杭最，且其地稱忠壯鄉，卽以侯得名，故並及之。

張憲墓

張憲墓在西湖岳墳街九十八號。憲蜀之閬州人，武穆愛將，俗誤以爲其婿，驍勇絕倫，每戰與王子雲率先諸將，立功獨多，若破曹成，擒郝政，平荆襄，復隨鄧，戰臨穎，皆有奇捷，累遷閬州觀察使，御前軍統制，宣撫司副都統，秦檜與張俊謀陷武穆，執憲於鎮江，榜掠無完膚，卒無可證者，遂遇害。景定二年，追封烈文侯。其墓在仙姑山下東山街口，去武穆墓僅百步許，元杭州路總管夏思忠嘗立石標其處，歲久石斷伏榛莽中，漫無可考。正德十二年丁丑，有布衣王天祐，偶得斷碑，識其故址，遂白於當道，重爲封樹，並立祠墓，所建坊通衢，以崇忠靈，閱歲滋久，重又傾圮，神道碑亦不存。同治十一年，升用縣權仁和尉桐城吳廷康，請於大憲，再度修葺，並補立兩碑，以便稽考。現墓尙完好，惟當年祠宇久已片瓦不存，僅荒煙蔓草中尙留有石坊一座及唐泉創祠記穹碑一方，聊供後人憑弔而已。

宋有天下三百年，忠義之士，載史冊者多矣，其以忠義得禍，千古之下，人所共冤，則未有如岳武穆王之死於權奸之陷害者也。同時而受害者，亦有張烈文侯，其可冤與武穆等，人莫不知之。侯名憲，蜀之閬州人，武穆之愛將，或曰其婿也，驍勇絕倫，從武穆爲部將，武穆信任之，每有攻戰，與其子雲率先諸將，而侯之立功視諸將獨多，若破曹成，擒郝政，平荆襄，復隨鄧，戰臨穎，皆有奇捷，以功授閬州觀察使，御前軍統制，宣撫司副都統，郾城之役，數戰皆捷，金人奪氣，中原大振，進軍朱仙鎮，去汴京四十五里，刻期恢復，而賊檜倡和，矯詔班師，遂隳垂成之績，又陰納兀朮之說，以武穆不死，和議終爲之梗，乃與張俊謀陷武穆，誣奏憲與雲等營還飛兵，遣使捕飛父子就大理獄，又執憲於鎮江，撈掠無完膚，卒無可證者，歲暮獄不成，檜以手書付吏，卽報死，侯與雲等皆棄市，嗚呼，不亦冤甚矣哉。武穆之死，與其子雲俱葬棲霞嶺下，侯之墓去武穆墓不遠百步許，地曰東山街口，檜死冤始白，武穆旣追封贈諡，建祠墓側，侯亦諡烈文，里人立廟祀之，廟在委巷中，人無從瞻仰，而墓臺荒穢，莫爲修治，元杭州路總管夏思忠嘗立石標識其處，歷歲滋久，石斷伏榛莽，漫無可考，迄今百數十

年，莫詳墓所，其隙地又多爲居人所侵，業將遂湮沒，不復知有忠義體魄之藏者矣。正德丁丑，杭有布衣王天祐，一日過棲霞嶺，從所謂東山衍草莽中，見斷碑焉，題曰宋張烈文侯墓，祕而不敢發，久乃白諸藩臬，左布政使何公天衢按察使梁公材相與驚嘆，謂此風化事也，語諸提學副使劉公瑞，以告巡按監察御史張公縉，公曰：此非勸忠之舉耶？蓋圖諸乃檄杭州府知府留侯志淑，躬履墓所，悉復其地之侵於豪右者，而還其故，起斷碑之仆於草莽而植之，繚之以周垣，爲之門而扁鐫之，以限其出入，蓋已偉然改觀矣。未幾公復偕清齋御史劉公欒謁武穆祠，因過侯墓，相與嗟惋，謂侯於武穆，生而立功，爲諸將之冠，死而就義，同一時之冤，有墓無祠，無以揭虔安靈，誠非所以答忠義，昭激勸也，且此盈尺之碑，寧必其不泐，數雉之垣，寧保其不圯，豈得爲悠久計耶？因遂以鼎創廟宇爲己責。維時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許公庭光承上簡命，巡視浙省，二公與之議，公亦以表揚忠烈爲第一事，旣又謀之鎮守太監浦公智，與其同官太監趙公榮、晁公進、廖公宣，無不允協，時刑部尙書洪公鐘、大理寺卿陳公珂，杭人也，養痾林下，聞之踴躍，各以書贊其成，乃進藩臬長貳，右布政使徐公蕃、左參政閔公楛、右參政潘公鐸、劉公文莊、左參議胡公鎮、副使于公鰲、張公淮、丁公沂、李公昆、僉

事胡公訓、朱公廷聲、劉公大謨、陳公言、周公用、盛公端明、泊浙都闢秦公玉、同知郭公琮、韓公平、僉事張公奎、白公文、王公鋼、楊公輅、江公洪、傅公銘、張公浩、劉公鼎、都轉運使董公天錫等，定所以建祠之議，諸君莫不翕然，一以爲宜，則又語諸戶部主事陳公良珍、王公舜漁，二公曰：斯巨役也，必經畫之有方，委任之得人，然後可，旣而刑部主事方君豪便道過浙，復從臾之，於是二公首捐已俸爲之倡，諸公相率而踵承之，不給則稽括羨財之在公者以充其費，乃命杭州府同知丁君儀、副使林君堂、通判孔君廷訓、喬君遷、熊君欽、運判應君其祥、推官曹君山、錢塘知縣承君天秀、經紀其事，而以鬪留新守張侯芹、運使同知王侯公大，往來督視，以考其成，其外爲門屋四楹，中爲堂四楹，其後爲寢室六楹，復爲廊以翼之，各七楹，又樹石坊於通衢，榜曰宋張烈文侯之祠，視武穆雖殺，而像設之宜，經度完固，則不異焉。蓋經始於庚辰二月，而落成於是歲三月，適臬促裝還京，舟抵於杭，張侯以徵舊守之雅，偕王侯來致二公之命，屬臬爲之記，臬之讀劣，何能爲役，願得因此竊附其名，又何幸耶。嗟夫，君親大倫也，忠義大閑也，大倫篤而後三綱爲之振，大閑立而後四維爲之張，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恃此而能享安順之福也，當徵欽北狩之時，宋之臣子，有戴天不共之仇，中原不

洒之恥，何時而可忘，又何人而不痛憤耶，高宗有飛以將，而飛有憲等，桓桓虎臣，爲之爪牙，持此以摧強敵，樹大勳，復仇雪恥，而恢中興之業，固無難者，奈何忘寢聞之命，受逆檜之奸，使飛父子與憲等皆死，非其罪，卒無一人能任恢復之責，宋自是偷安一隅，日益不競，以淪於亡，檜之罪上通於天，不言可知矣，高宗視父兄之仇，播遷之辱，恬不爲念，萬里長城，忍於自壞，何爲者哉，當是時，以飛之雄武蓋世，憲等之驍勇莫敵，士卒素附，河洛傾心，使其蓄臨淮之疑，蹈鬻拳之辱，則高宗未必不梟檜之首，以謝諸將，都人未必不櫛檜之肉，以快衆心，然飛與憲等深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寧下理獄，而委其心於皇天后土之照臨，人訊之者，裂裳而示之背，盡忠報國之文，昭乎凜然，憲亦就執於鎮江，百鍛不回，視死如飴，君臣之大倫，忠義之大閔，若二臣者，至是無遺恨矣，侯之大節如此，人固冤其死而仰其忠，顧體魄之藏，久鬱弗彰，而卒藉手於一介韋布之士，以開其幽，一時中外諸公，又皆協謀同志，以成表忠揚烈之舉，鑒已往之簡略，而爲今日之周詳，發旣死之幽潛，而示生者之激勸，所以挈綱維，植名教，淑人心，扶世道，功不甚巨矣乎，雖然侯固忠黨也，遭誣而卒以冤死，身後數百年，人猶葺其墓，而崇以廟祀，爲之興廢而舉缺，振舊而圖新，此倡彼和，如出一口，則雖

抱一時之冤，而垂百代之光，死又奚恨耶，彼權奸之黨，陰謀詭計，以唐陷忠良，貽禍宗社，雖幸得死，曠下，而未免後世之誅戮，如万俟卨、高王鵬兒、姚政輩，穢宗遺臭，終古弗滅，奚啻霄壤哉，是爲記。

張烈文侯神道碑題識同治十一年

清吳廷康

其一

烈文侯與繼忠侯同時殉岳忠武王，就義於衆安橋之南垓巷，里人曾立忠烈二侯祠，景定二年，追封立祀東山街口，復建廟於江干，稱天下都土地，至今撫署猶肖像崇奉，茲專祠建於正德十五年，歲久傾圮，瞻仰者滿目荒蕪，無從辨識，殊非所以尊忠蓋也，同治十一年吳廷康爰請大憲勒石題記，以昭祀典，庶有志與建者，備得稽考焉。

其二

正德十五年建宋張烈文侯祠，係據布衣王天祐識取杭州路總管夏思忠舊題碑文，陳諸當代名卿，始得會議創祠墓前，其神道碑文，歲久無存，閱三百三十三年爲同治壬申，桐城吳廷康以升用縣權仁和尉，敬爲稟大憲，請補立兩碑於祠墓之前，俾寰宇瞻仰精忠者，經此益加欽敬焉。

吊張烈文侯墓

吳玘

將軍墳墓久淒涼，一段精忠伴夕陽，寂寂松篁鎖烟霧，離離禾黍散牛羊，遭逢盛世褒忠烈，整頓荒邱待表彰，料得英靈終不泯，千秋猶是鎮錢唐。

牛皋墓

牛皋墓在西湖棲霞嶺北，地名古劍關。皋字伯遠，汝州魯山人，初爲射士，金人入侵，皋聚衆與戰屢勝，杜充留守東京，皋討劇賊，三戰三捷，王制置江西湖北，將由襄漢規中原，時皋官蔡唐州信陽軍鎮撫使，知蔡州，命隸王軍，王喜甚，卽辟爲唐鄧襄鄂州安撫使，尋改神武後軍中部統領，以戰功累轉寧國軍承宣使，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景定初追封輔文侯。考史闕「上巳日都統制田師中大宴諸將，皋遇毒亟歸，謂所親曰：『皋年六十一，官至侍從，幸不啻足，所恨與北講和，不以馬革裹屍，願死牖下耳。』尋卒。或言皋爲岳王部將中最善戰者，檜惡王，故先使師中毒之云。」按此不著何年，他史亦言檜恨岳王，先去其部將，牛皋爲所毒，是皋之卒在王之先，而宋史牛皋傳作紹興十七年上巳，檜使師

中毒之，似又卒於岳王之後，或疑七字乃一字之譌，然王之召爲樞使及罷宣撫在十一年四月，而梟傳有云，樞密行府以梟兼提舉一行事務，宣撫使罷，改鄂州駐劄御前左軍統制，其時梟尙未改官，當屬未死。又按今所傳易筋經，載有牛皋序，略言少保爲姦人所搆，佞心傷少保，冤憤莫伸，視功名直蕘土，無復人間想矣，其下自書紹興十二年故少保鄂鎮大元帥岳麾下宏毅將軍湯陰牛皋鶴九甫序，語氣紀年，均在岳王卒後，與各史亦異，無從考定，姑並存之。墓係清乾隆四年六月仁和縣知縣葉瑄文錢塘縣知縣王緯請帑重修，現尙完好，墓前並有穹碑一方，惟因歲久漫滅，已一字不能辨識。據湖滯雜記所載，且謂此墓甚靈，嘗有童牧牛墓上，忽自投擲山麓，而折牛角於山之巔，自此人莫敢犯。

古劍關牛將軍墓

陳番永

碧峯雙插夾成關，百戰長攜一劍還，身是岳家軍部曲，松楸如列墓門間。

昌文侯祠

昌文侯祠，據光緒杭州府志：「在府學，祀太學土地神，神爲徐慶，宋岳武穆王部將，有戰功，孝宗朝褒

崇及其部將，遂賜爲昌文侯，牒充大學士神，後改爲郡學，仍奉以祀，春秋致祭，清咸豐十一年燬，同治六年重建，光緒十七年重修。」考杭州府學卽現今勞動路之孔子廟，從前範圍極廣，入民國後，左右餘屋，均被佔爲民廬，僅留前後正殿及左右廊廡，且亦常被借用，故昌文侯祠久已被毀，所以仍予著錄者，蓋備文獻之徵，使覽古者有所稽考云。

楊再興故宅

楊再興故宅遺址在杭縣艮山楊墅，其地土人已立有楊墅廟，以資紀念，至將軍因何居此，已無可考證，惟楊墅廟則係咸豐末兵燬後，於同治九年由郡人集資重建。廟頗宏偉，額題楊墅廟，前爲門廳五楹，入門爲戲臺，左右各有看樓四楹，中爲大殿，內供將軍捧笏端坐像，旁有四班將立侍。廟內本尙有後殿抱廂，惟自抗戰軍興以還，經已完全被毀矣。

楊墅廟碑

盧存心

按宋史將軍諱再興，初爲曹成將，成破，岳王釋之，激以忠義，將軍感泣，屢立戰勳，紹興十年岳王敗

金人於郟城，兀朮合兵進逼，將軍單騎破之，手刃數百人，兀朮復屯兵十二萬於臨穎，將軍以三百騎遇於小商橋，奮勇敵二千餘人及萬戶千戶百餘人，矢集如蝟，將軍死焉，會張憲繼至，大敗兀朮，中原鼎震，岳王哭將軍於商橋，獲其屍焚之，得鏃二升，將軍之忠義如此，嗚呼盛哉。

楊將軍廟有序

景星杓

將軍諡威武，今艮山楊墅傳爲將軍故宅，廟在焉，爲賦此作。

穆力中原丈二爻，商橋血戰分捐軀，沙場不返銀胡轅，大將竟摧金僕姑，祀典千秋存故宅，忠魂終古傍行都，裹屍得遂平生志，老死徒慚小丈夫。

李寶墓

李寶墓在西湖定香橋，墓土久平，神道碑亦早已不存，現僅桐城吳廷康所立二墓道界址碑之一尙存，因得考見遺址。碑在定香橋路側，離花港觀魚不遠，中題「宋封崇文侯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靜海軍節度使沿海制置使賜忠勇贈少保李公墓道碑之界址」，旁有題識，略稱「崇文侯墓載杭州

府志，在定香橋，然鮮有知者，案景定二年勅封岳忠武王爲太學士地，其佐神有崇文侯李寶在焉，余來杭四十年，去歲因購得王父子初瘞處，在九曲叢祠螺螄山，與沈念農司成同建忠顯廟，始得訪悉崇文侯舊有神道碑深隱叢林之間，與墓道分別南北兩區，來脈自八盤嶺蜿蜒直下，至于少保墓道之前，與于墓後先輝映，兩朝勳臣，并峙湖上，得與岳少保鼎足爲三矣，因題豐碑，分立墓道之前，俾知有功德于寰宇者之足式千秋也。」據題識而觀，似吳氏亦未曾親見原碑，蓋僅憑傳說而定其處者也。按李寶乘氏人，初自虜中拔歸，從王爲將，王嘗命寶與王賁等分佈經略西京諸郡，寶所向有功。紹興末，金主亮渝盟入寇，高宗授寶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平江防海，寶先與其子公佐由海道進兵克海州，繼復大捷於山東石臼島，事聞，詔獎諭，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旌旗，除靜海軍節度使，沿海制置使。金主亮恥其敗，下令限諸將三日渡江，不則盡誅，變遂中作，亮因被弑，論者謂向非石臼島之捷，亮之首未易授也，故孝宗時列中興戰功十一處，李寶海上之役，卽其一焉，勳業彪炳，照耀一代，宋史不入岳王部將之列，惟因其係從王起家，故景定間追封從祀六侯時，寶亦被列爲一焉。

宋贈少保忠勇李公神道碑

唐際盛

忠勇李公諱寶，南渡後飛將也。公從虜中拔歸，詣晰北事。高宗嘗召對，與語器之。時完顏亮敗盟，信淮浙奸民計，造舟潞河，命將蘇保衡統軍，欲山海道襲兩浙。諜聞，倉卒命將高宗思其言，授浙東路副總管，駐平江捍海。公聞命亟發，僅挾艘百二，戰士五千人，甲仗糗賚略備。既抵江上，先遣其子公佐及別將邊士甯前往偵敵。公遡西北風出大洋，行三日，風愈厲，公酌酒自誓，神色不沮。士甯自密州先還，悉知敵耗。公佐復同魏勝得海州，公喜甚，士氣百倍。方趣進師，風又大作，濤湧如山，公行益奮。時海州重圍，旌麾彌望，公引兵登岸，握槳大呼，鼓行而前。敵出不意，爲奪氣解去。公獎勝忠義，勉以功名。四遣辨士招集降附，山東豪傑起兵應援者至數萬人。唐島之捷，驟以輕師壓虜，俘斬無算。梟其帥鄭家奴等六人，並禽奸民爲鄉導者上於朝，焚其輜裝，火達四晝夜。高宗聞之大喜曰：朕自用寶，果立首功。敕書忠勇，表其旌旗，就除節度制置二官，賞錫有加。卒贈檢校少保。公之戰功如此。當海陵南渡，擁衆四十萬，分諸道爲三十二軍，浮梁絕淮，真有投鞭斷流之意。度臣宿將，零落晨星，廟議恒擾，復出航海下策，賴陳虞兩公謀斷於內，公父子與魏勝呼應於外，小朝廷之不化爲左衽者幸也。蒼山之圍，新橋之戰，勝幾不免虎口矣。亮計渡淮之後，可以乘勢長驅，何物海州，猶睨其後。

故分兵數萬，必欲滅此朝食，何圖金鼓餘糧，自天而下，遂使神弓飲羽，鬼彈收丸，迨膠西敗聞，至老羞成怒，高趾忽蹶，三日渡江之令下，而變從帳中作矣。史稱向非唐島之捷，則亮首未易授，錢塘未易守，非虛語也。公生圖麟閣，歿葬青山，後遭妖髡之禍，風雷哀怨，常繞八盤嶺間，封樹兆域，髣髴猶在，子孫避元，無一人入仕版者。天錫忠貞，篤生吾師涼庵先生，釋念先澤，力護遺壘，元堂釜坊，以次修繕，其牒系支派則五世祖志廣公實表明之，世有詰人，繩其祖武，天之報施公不淺矣。吾師學洞天，人才兼文武，河渠有志，問牧有書，又精西極之言，豫徵澳夷火器，甯前之役，賴舉奇功，公絕口徒薪，安心豹隱，惟孜孜以述祖德，表先徽爲事，適當聖主中興，湖山滌垢，外掃鯨鯢，內屏狐鼠，此亦前朝忠烈吐氣舒神之日，爰樹貞石，用紀殊勳，禮也。工甫竣而簡命亟召師入，濱行詔小子際盛曰，子其爲我敝隧道而銘之，使余得了此一片石而去，尤不世之感也，盛於先生爲門下士，不可以辭。

張保王橫墓

張保墓在杭州市長壽路，王橫墓在性存路，二墓相去不遠。查張保王橫在說部中爲岳王隨從，所謂

馬前張保馬後王橫，幾於婦孺皆知，惟按之史乘，殊不能考見其名，至於事蹟，更無論矣。然其墓現存，當有其人，有謂二墓所在，於南宋俱屬大理寺範圍，或係說部中有張保撞死獄內殉主之文，後人因附會而創立衣冠塚於此，亦未可知。二墓係光緒初元由桐城吳廷康重修，故現均完好。一題「宋背嵬軍統制張公保之墓」，一題「宋本司中軍後營統制王公橫之墓」。查背嵬係屬親隨軍，其名起於西番，據雲麓漫鈔，「建炎中興，韓岳兵力最精，又別置親隨軍，謂之背嵬，勇健無比，凡有堅敵，遣背嵬軍無有不破者。范石湖曰：燕北人呼酒瓶爲崙，大將之酒瓶，必令親信人負之，范嘗使燕，見道中人負負者，則指云，此崙也，故韓岳用以名軍。」又據商盤忠武軍符歌序：「親軍爲大將背嵬者，統制而下，咸與抗禮，符制以銅，圓徑六分，高三分，鼻紐以貫佩繩，其文，一人飛騎，背負酒瓶云云。」王部背嵬軍統制爲董先，其將領史可考見者有王剛、張應、李璋等數人，並無張保之名，至中軍統制爲王貴，其各部統領，名無可考，軍不分部而分營，不稱統領而稱統制，均與宋代編制不符。且中軍爲五軍之中堅，而背嵬尤屬王部之精銳，以待從副官之類，而標以背嵬及中軍統制之名，題墓者蓋仍不脫流俗觀念也。

施將軍廟

施將軍廟在杭州市衆安橋直街一百二十三號，祀宋義烈將軍施全，此廟不知創於何時，乾隆戊申重建，咸豐庚申間燬，同治初重建，原在橋上，因填河築路，遂處路旁，廟宇狹隘，僅屋一間，額題施將軍廟，中塑公捧笏端坐像，前有牌題「宋殿前司使臣刺秦檜不克死，私謚義烈將軍施公諱全之位」，其他一無碑碣。按杭城土穀神多奉施將軍，俗傳有七十二處，今如高喬巷之興福社，四條巷九曲巷及各處之興福廟皆是。查綱鑑：「紹興二十年正月丁亥，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刺秦檜不克，壬辰磔全於市。檜趨朝，施全挾刃於道，遮檜肩與刺之，不中，捕送大理，親鞫之，全曰：『舉國與金爲讎，爾獨欲事金，我所以欲殺汝也。』」老學庵筆記謂「秦檜當國，有殿前司軍人施全，伺其入朝，持斬馬刀邀於望仙橋下，砍之，斷橋子一柱，而不能傷，斬全於市，觀者甚衆，中有一人朗言曰：『此不了事漢，不斬何爲，聞者皆笑。』」按全亦王之舊校，精忠類編作東平人，姓譜作錢塘人，未知孰是。

衆安橋施將軍廟碑

清王曾詳

行不必執乎道，而合乎人心之同，事不必成於時，而傳爲後世所快，此發於意氣之正，不牽於利害計較，故感激激里兒巷婦，歷久不沒，而儒生之責備有所不得施。當秦檜柄國，方自尊大，謂天下莫余逆，將軍殿司小校耳，獨以匹夫之力，思刺刃於其胸，事之不克，卒以其身受磔裂而不悔，嗚呼，是亦烈矣。自今言之，檜儼然天子之輔也，以小校賊天子之輔，天子釋不問，士師不執法，自古以來，無此國典也，是則將軍之刺檜，克亦磔，不克亦磔，不克則爲檜磔，克則束身闕下，爲天子磔，此理之必然，將軍何爲者，或曰，岳忠武之死，將軍痛焉，爲之復讎爾，按將軍刺檜，距忠武死且十載，將軍與忠武尊卑畧分，內外殊地，必無生平握手之雅，余獨偉將軍之對檜曰，天下皆欲殺虜，汝獨不肯，我故欲殺汝也，嗚呼，天下之欲，天下之公情也，檜拂天下之公情，檜之流腸焚首，天下所勤企也，將軍於此，搏膺扼腕，非一朝夕之故，柄不在己，鋤之靡由，計惟不惜菹醢，爲天下誅檜，檜死天下稍舒其憤耳。杭衆安橋舊有將軍廟，里之人旣葺而新之，因請文於余，余考潛說及臨安志載，將軍刺檜伏望仙橋下，蓋橋之側近檜一德格天閣及家廟在焉，且又檜趨朝必經之地，俗言衆安橋，傳聞之誤也，願將軍斯舉旣以爲天下，則廟食勿替，爲遠爲近，宜無不可者。

重建衆安橋與福廟碑記

清沈叔挺

杭人祀南宋施諱全爲興福社神，而廟跨衆安橋者，相傳爲神仗節死義之地，昔有藏神顛骨者，鑿棲數椽，香火最盛，乾隆戊申二月，市人不戒，廟燬齮攸，余過而慨焉，亟謀重建，捐廉爲倡，仕商樂從，越月落成。嘗讀宋史秦檜傳，神於紹興二十年正月刺檜不中，磔於市，自是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梃以自衛，夫神一殿前軍校耳，憤權臣之誤國，不自量而刺之刃，不濟則捐軀以殉，亦足褻奸雄之魄，而愧當時附和議之士大夫者矣。考神之祀，吳山有忠義廟，俗稱施公廟，則專祠施公者，明成化間廷尉夏時正有記，西湖有翊忠祠，則并祀劉允升隗順者，萬歷間水部施浚明爲記。又老學庵筆記謂伺檜入朝，持斬馬刀邀於望仙橋下砍之，斷橋子一柱而不能傷，則未知衆安橋之與望仙異同遠近如何也。又云神死時有一人朗言曰，此不了事漢，不斬何爲。野客叢書載檜自見刺之後，嘗獨處一閣，雖奴僕不敢輒入，季年遼豫，三衛楊存中成閔趙密往問疾，召入室中，款語久之，各贈表勳酒器，願無僕從，自攜入室，則猶然懼一砍之餘威也。朱子云，舉世無忠義氣，忽自施某發之，斯言足慰忠魂於地下矣。續綱目書施某刺秦檜不克而死，本此意也，神之至今凜凜有生氣宜哉。

翠微亭

翠微亭在西湖靈隱飛來峯半，係宋韓蘄王肇建。考宋史岳王獄將上，舉朝莫敢出一語，獨韓世忠心不平，詣秦檜詰其實，檜曰：「某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慨然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遂連章乞罷，逍遙湖上，最愛靈隱山，建翠微亭，時獨遊焉。其時岳王已死，先是岳有池州翠微亭詩云：「經年塵土滿征衣，特特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未足，馬蹄催趁月明歸。」韓蓋憶岳此詩，故以名亭，而亦隱痛之也。是則蘄王之建築此亭，於取便登覽之外，尙含有紀念岳王之意。原亭久圯，遺址僅存，現今之亭係民國十六年冬釋慧明重建，灰泥結構，頗稱壯麗，與岳王廟東西對峙，雙忠宛在，勝蹟長垂，足爲湖山生色，亭內並有太虛法師一聯，「迴鐘巖漾融閒性，幽翠玄微印覺心。」

次韻范守翠微亭

宋洪适

帶郭長隄十里春，是中佳處外風塵，層層危磴渾依舊，一一高亭已漸新，領略江山初縱目，翦除荆棘不勞神，攜壺一笑須投隙，官事何時可脫身。

登翠微亭

明董其昌

煙迷楊柳州，水拍芙蓉岸，我憶南湖秋，西山暮雲亂。

精忠柏

精忠柏卽舊大理寺獄風波亭前之枯柏，據岳氏家乘「浙省廉訪署，南宋時爲西曹理刑廨，有古柏一株，無枝葉，長二丈有奇，圍寬約四尺許，相傳鄂王被誣，同日枯槁，閱今六百餘載，堅赤若鐵，僵立不仆，號曰精忠柏，項元汴繪圖而繫之記，並勒諸石。」嘉慶間范正庸司園事，因惜其深貯理庭，閤而弗影，爰繪圖作歌，勒石廟中，遂著於世。洪楊之役，柏毀於兵，同治間蒯士薌任浙臬，屬桐城吳廷康重泐范氏舊圖，卽於故處壘土爲臺，樹石其上，名曰精忠柏臺，彭玉麈爲之贊，而俞樾爲之記，民國改建監獄，柏臺早經鏟平，原石亦已移置西湖王廟。該柏斲幹於民國九年，十年間在第一監獄門前之北浣紗溪內發現（按王豐鎬因欲牽合岳王墓前南枝樹，故改稱北浣紗溪，東數十步之衆安橋河下，因其地相傳爲岳王初瘞處，有同光間吳廷康從鬧市中所創之忠顯廟，中有壘土若墳之衣冠塚故也。）

士大夫取爲裝潢玩賞，鄉婦孺取爲治瘡異方，致將樹身擊斷，日漸零落，民國十一年浙江交涉使王豐鎬，爲保存古蹟，雇工移置西湖岳王廟，謾以鐵欄圍以厚垣，並建亭覆之，榜爲精忠柏亭，亭內置直徑尺餘之殘榦八段，高自尺許至二尺不等，經已化石，作鐵赤色，亭前並立有石碑，勒王豐鎬所撰之記，惟記中並不提及精忠柏故事，僅反復以南枝樹爲言，似誤精忠柏卽爲南枝樹者，以致地點不符，附會牽合，終不能自圓其說。夫西湖岳王墓昔有南枝樹，人盡知之，然其究係何樹，志乘無考，據元王逢岳王墓木皆南向，平江張師正命工圖之爲題一首中，有「昔僑嘉會門，嘗謁岳王墓，二樸儼喬梓，十八松夾護」等句推之，似爲柏二松十八，其樹久已不存，明清人題詠中，如高啓大樹無枝向北風，朱蘇尊南枝尚可攀等句，均係想像之詞，後人於南枝樹亡後，在殿前補植數柏，以木板榜其上曰：「此是精忠柏，可觀不可拍，」是殆誤二以爲一也。

精忠柏歌嘉慶二十五年

清何太青

浙江臬署於南宋時爲西曹理刑廨，園土間有枯柏一株，高二丈許，外實中空，堅如鐵石，叩之鏗然有聲，相傳爲鄂王被陷，同日枯死，閱今六百餘載，僵立不仆，歲己卯，古吳范君正庸司園事，刻

石爲精忠柏園，余惜其深貯理庭，閤而非章，用補斯園，勒之廟中，作歌紀事。

枯根黯黷寒鐵色，血瀉淒淒漬古碧，園土千年不復春，屹然僵立瘦蛟脊，婆娑已覺生意盡，磅礴猶疑元氣積，英魂終古相憑依，白日陰風吹械械，吁嗟此柏名精忠，忠心乃與將軍同，將軍誓死志依復，背鬼五百趁黃龍，金牌召還讞三字，斬王出爭氣，何雄，當時脫幘目如炬，照破黑獄光熊熊，從來左紐有本性，令我一見悲填胸，臣心已灰木亦槁，慷慨不作偷生容，麒麟死鬪蝕夜月，山岳崩墜鏗霜鐘，尋常物性有如此，况乃正直相感通，一生唯有懷六桂，半死豈肯如孤桐，南渡滄桑幾回首，冬青之樹嗟何有，烏臺突兀留古根，毋乃長爲鬼神守，前身恐是延平龍，獄底奇光闕深黜，中空穴逼怪哉蟲，誰向貞珉傳不朽，我來更爲開生面，恍見將軍氣驚牖，錦官靈植世所稀，石質銅柯詩滿口，此本嚙強蹟更奇，但恨今無杜陵叟，舊廨年深長野蒿，旁人涕淚說西曹，傷心更有西湖樹，夜夜南枝聲怒號。

精忠柏臺記同治十三年

清俞樾

精忠柏在吾浙按察使司獄公廨之右土地廟前，卽宋時大理寺獄風波亭故址也。岳忠武遇害之

日，柏即枯死，乃自宋至今，枯而不仆，虛中實外，堅如金石，蓋忠義之氣，大之可以動天地泣鬼神，即其被於一物者，猶不可磨滅如是，噫，可敬也。咸豐庚申辛酉間，杭城再陷，始燬於兵火，幸嘉慶間范君正庸何君太青先後繪圖勒石，石雖勒而脫本猶存，余同年生士蕓蒯公陳臬吾浙，屬吳君廷康依舊圖重刻之，即於故處壘土爲臺，樹石其上，命曰精忠柏臺。余惟唐時御史府列植柏樹，是稱柏臺，今直省按察使總司一省之紀綱，唐時所謂外臺也，故亦有柏臺之稱，茲柏託根適當其地，柏亡圖在，猶足以扶正氣而鎮神英，公之補刻斯石，意在斯乎，乃作贊曰：

秦漢以降，有二古柏，孔明廟前，柏爲最古，其一維何，在浙園土，有宋鄂王，實忠且武，浩然之氣，斯柏是託，王死不朽，柏死不竄，森森臬臺，棧棧霜鏗，爰繪之圖，爰勒之石，脂韋挈楹，對之有愧，誰與作歌，世無杜甫，爰爲之記，用厲凡百。

重修岳王墓柏鐵欄記 民國十一年

王豐鎬

夫天地日月山川之精華，萃於物則麟鳳龜龍，河之圖，洛之書，以及靈芝瑞草，甘露澄泉，萃於人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有非常之事業，而有非常之功勳，迨宋則有岳王之精忠純孝，立千古不

易之常經，追溯神謨，萬世欽仰。豐鎬崇拜之餘，見墓前二柏，靈氣所鍾，遂化而爲石矣。既經剝落，遂保而存之矣。其時精忠柏沉沒於泰安橋河下，岳王舊廟，士大夫取爲裝璜玩賞，瘡婦孺取爲治瘡異方，致將樹身擊斷，日漸零落，豐鎬緣雇工捐於西湖岳廟，護以鐵欄，圍以厚垣，以保存也，庭中又補植兩樹。

今又重修岳廟，爰爲之記曰：岳王墓南枝樹久不存矣，存者僅距墓南向百武之柏二，永祐天順迄今，方質、張孚敬、李贊、嵇曾筠、沈德潛輩，展王墓者，皆進而及柏，柏所以示王之精忠貞卓也。前十有餘年，豐鎬吏於浙，景王之貞忠，月朔必拜墓，丹青畫壁，松枯靈枝，慨其剝蝕，自分俸錢，於墓也爲之封塋，於柏也爲之闌楯，於二柏之北，且爲之補植二樹，是時展墓之人，蓋無復顧溯者，有之則同寅張觀察鴻順贊助焉。歲戊午，豐鎬重銜命吏於浙，浙之大吏方崇王之祀，吳王之祠，若柏則柯榦依然，補植之樹，把者將拱矣。滄海能波，天桑自古，欲所以示王之精忠貞卓者，歷萬禩而勿翦勿伐，用載修潔，謹誌於斯。

嘉興第七

王寃雪後，子孫並詔復官，王孫珂於嘉定間出守嘉興，珂痛王寃，搜剔遺文，依證御札，辨驗彙次，成顛天辨誣錄五卷，上之於朝，奉旨宣付史館，公論遂明，邦誣得白。珂有惠政，去官後即家於郡治之西北，後人因名其地爲金佗坊，明裔孫元聲曾於其地建家廟，世稱金佗祠，連類而及，故以爲殿云。

金佗坊

金佗坊遺址在今嘉興縣東七里之三塔塘上，其地相傳爲王孫珂舊宅。謹按史，「珂字肅之，號倦翁，一稱亦齋先生，爲王子霖之第三子，少善屬文，雄健成一家言，初王遇難時，秦檜盡收其家所得御札數篋，束之左藏南庫，父霖請於孝宗還之，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辨驗彙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考，嘉定間爲顛天辨誣錄五卷，上之於朝，奉旨宣付史館，王寃遂白。」珂後合所著顛天辨誣諸錄及經進家傳家集等成金佗粹編一百卷，世所傳關於忠武事蹟諸書，類多取材於此。珂曾守嘉興，有惠政，去官後即家於郡治之西北，世因稱其地爲金佗坊。按金佗之佗从亻不從卩，珂自序謂先王佩佗綬

於鄂，又謂卽漢制佩章之義，陸以潛冷廬雜識引爾雅委佗佗之註，云佗長之美貌，解釋頗爲的當，今通俗書作佗者實誤。金佗坊遺址裔孫元聲曾於萬歷間創家廟於其上，明末兵毀，清乾隆間王二十二世孫給高與其子鑑重行興復，嗣又燬於咸豐時之兵亂，王二十五世孫廷彬再度鼎新，光緒間且曾奏請賜額。廟在三塔十號，前有石坊一座，係乾隆五十九年裔孫岳鑑建立，額題「萬古精忠」，柱刻兩聯，一爲「泰山易撼軍難撼，和議遲成功早成」，一爲「百戰妙一心運用，萬言決天下太平」。入坊爲門廳三楹，額題「敕賜顯忠廟」，進門爲正殿三楹，僅正中置有一龕，奉王及輔文侯烈文侯神主，其餘空無所有，殿柱尙留有二聯，一爲朱珪督學浙江時所撰，文爲「霞嶺神來，三字昔驚山嶽撼。金佗世濟，五經今粹日星光。」一爲嘉興縣尹王維堦所撰，文爲「誰壞長城，終見渡江來白雁。但留半壁，幾曾痛飲到黃龍。」二聯均係後人錄書，並非原物，其他碑碣，一無所有。廟右爲岳氏宗祠，僅正殿三楹，中龕供岳珂夫婦神主，額題「三世權發遺嘉興府兼管內勸農使戶部尙書通城縣開國伯晉封鄴侯諱珂，妣威甯郡主神位」，旁置四龕，分供金佗支歷代祖先神位。此廟自抗戰以還，破壞不堪，不事重修，勢將傾圮矣。

附錄一

岳王本傳

按王傳具見于史傳及岳氏宗譜，然非失之簡略，卽傷於繁蕪，惟宋史列傳，詳紀後先，綜緝王生平忠孝以及戰伐勳勞，首尾條貫，爛然較著。蓋宋史係翦裁宋尙書章穎之經進傳，而章傳則又據王孫珂行實編年及龜天辨誣錄刪掇而成者，宜其簡明而翔實也，惟其間亦不無傳抄訛誤之處，略爲校正，志岳王本傳。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饑者，有耕侵其地，割而與之，貰其財者不責償，飛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爲名。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母姚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冢，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殉國死義乎。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翰募敢戰士，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僞爲商入賊

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陽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命招賊吉倩，倩以衆三百八十人降，補承信郎，以鐵騎三百往李固渡嘗敵，敗之，從浩往解東京圍，與敵相持於滑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敗，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康王卽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略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爨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

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翌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金兵卒不來，食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於太行山，擒金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爲留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二年戰胙城，又戰黑龍潭，皆大捷，從閻勅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關，射殪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蒸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三年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又擒賊杜叔五孫海於東明，借補英州刺史。黃善圍陳州，飛戰於清河，擒其將孫勝孫清，授眞刺史。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李成，與戰皆敗之，成遣輕騎劫憲臣犒軍銀帛，飛進兵掩擊之，成奔江西。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合寇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諫請視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

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瓚先遁，諸將皆潰，獨飛力戰，會充已降金，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所犯。兀朮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鐘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傳慶追破之，又遣辨士說馬皐林聚，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之。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捷，戰於清水亭，又大捷，橫屍十五里。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爲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兀朮歸，飛邀擊於靜安，敗之。詔討戚方，飛以三千人營於苦嶺，方遁，俄益兵來，飛自領兵千人，戰數十合皆捷，會張俊兵至，方遂降。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來，盛稱飛可用，遷通泰鎮撫使兼知秦州，飛辭，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會金攻楚急，詔張俊援之，俊辭，乃遣飛行，而命劉光世出兵援

飛，飛屯三墩爲楚援，尋抵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酋長七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楚遂陷，詔飛還守通泰，有旨可守卽守，如不可，但以沙洲保護百姓，伺便掩擊，飛以秦無險可恃，退保柴塘，戰於南霸塘，金大敗，渡百姓於沙上，飛以精騎二百殿，金兵不敢進，飛以秦州失守待罪，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爲先鋒，俊大喜，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成於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與遇於樓子莊，大破成軍，追斬進，成走蘄州降僞齊，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司，建寇范汝爲陷邵武，江西安撫李回檄飛分兵保建昌軍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幟植城門，賊望見相戒勿犯，賊黨姚達饒青逼建昌，飛

遣王萬徐慶討擒之，升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卽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勦除，蠶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謀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謀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繞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據險距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奪兩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籬頭嶺，飛部才八千，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聖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癘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撫李回檄飛捕劇賊馬友郝通劉忠李通李宗亮張式，皆平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飛兵有紀律，人恃以安，今

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卽馬上擒之，餘酋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匄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餘寇高聚張成犯袁州，飛遣王貴平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臯皆隸焉。僞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僞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爲之備。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郢州城下，僞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距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飛趨襄陽，

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兵屯新野，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衆，飛奏金人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爲厚，臣候糧足，卽過江北，勦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合李董列砦距飛，飛遣王貴張憲掩擊，賊衆大潰，劉合李董僅以身免，賊黨高仲退保鄧城，飛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復鄧州，帝聞之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飛辭制置使，乞委重臣經畫荆襄，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隨鄧唐鄧信陽竝爲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兀朮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提兵趨廬，僞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不戰而潰，廬州平。飛奏襄陽等六郡人戶闕牛種，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

以招集流亡爲殿最。五年入覲，封母國夫人，授飛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願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間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夔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賊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旣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

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臯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營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嘆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爲沿江之冠，詔兼蘄黃制置使，飛以目疾乞辭軍事，不許，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衆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居母憂，降制起復，飛扶輦還廬山，連表乞終喪，

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響應，又遣人焚蔡州糧。九月，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岳飛以兵東下，欲使飛當其鋒，而已得退保。張浚謂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力沮其議。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命飛東下。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日疾，至是甚。開詔卽日啓行，未至，麟敗。飛奏至，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遂賜札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從長措置。」飛乃還軍。時僞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焚其營，奏圍蔡以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七年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清潔卽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驕鈍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拜太尉，繼除宣撫使兼

營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鬪瓊兵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日月，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潛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扼之在上，則必爭，呂尙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爾，豈能馭此軍，浚斃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耶，卽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母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趣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寢閣之命，咸謂

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固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順逆爲強弱，萬全之效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未報而酈瓊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纔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於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冀緩死，卽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諜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剗股納書，戒勿泄，諜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搆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八年還軍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閑，庶甚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皇太子，飛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會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楡銜之。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寓和議有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讎報國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

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受。會遣士僕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灑掃，實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十年金人攻拱臺，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皋、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輿、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闕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鄆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敵屍遍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

遂大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朮益兵來，部將王剛以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方郟城再捷，飛門雲曰：敵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於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婿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孛堇，兀朮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喜治之。先是紹興五年，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歛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破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竄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卽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說、崔虎、葉旺

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乞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榜，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詔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瞧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徒，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方兀朮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十一年，謀報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帥之兵破敵，兀朮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斃，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

擣虛勢必得利，若以爲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卻，帝得奏大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爲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爲得體，兀朮破濠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旣決，檜患飛異己，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旣至，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己下之，幕中輕銳教飛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卽行，遂解廬州圍，帝授飛兩鎮節，俊益恥，楊么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誑飛，飛不爲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爲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紡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紡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誣世

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昌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歎息，又以恢復爲己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惡其欺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兀朮遣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己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高勅飛，又風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略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鞠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旣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高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高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爲言，高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孫革等證飛受詔逗留，命誣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資，徙家嶺南，幕園于

鵬等從坐者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竝言飛無罪，高俱劾去。宗正卿士儻請以百口保飛，高亦劾之，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凡傅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卻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蹟，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撈掠，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

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罄額曰：南東民力耗敝極矣，荆湖平，募民營田，又爲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爲姦賊而鄙之，尤桢所惡也。張所死，飛感舊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宗留之，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諭，飛復曰：均爲國家，何分彼此，世忠嘆服。襄陽之役，詔光世爲援，六郡旣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檜死，議復飛官，万俟卨謂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末，金益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飛冤，詔飛家自便，初檜惡岳州同飛姓，改名純州，至是仍舊。中丞汪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聲雷震，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益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霖震霆。

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爲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

則金讎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瞋目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嗚呼冤哉。

附錄二

子孫附傳

按王子孫並垂名青史，雖則以王而及之，然如雲之武，如銀瓶之孝，如珂之文，見之傳述者，本非尋常兒女曹也。志子孫附傳。

岳雲王長子，宋史誤作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羸官人，王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王輒隱之，每戰以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先諸軍登城，攻下隨州，又攻破鄧州，襄漢平，功在第一，王不言，逾年銓曹辨之，始遷武翼郎，楊么平，功亦第一，又不上，張浚廉得其實，曰：岳侯避寵榮，廉則廉矣，未得爲公也，奏乞擢異數，王力辭不受，嘗以特旨遷三資，王辭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升一級，男雲遽躡崇資，何以服衆，累表不受，潁昌大戰，無慮十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爲赤，以功遷忠州防禦使，王又辭，命帶御器械，王又力辭之，終左武大夫提舉醴泉觀，死年二十三，孝宗初與王同復元官，以禮祔葬，贈安遠軍承宣使，嘉定間追封繼忠侯，男二甫，中，女一大娘，婿封進武校

尉。

岳雷故任忠訓郎閣門祇候，贈武略郎，嘉定間追封紹忠侯。子經、緯、綱、紀，女二娘、三娘，其夫俱封進武校尉。

岳霖少穎悟能文，慨然有昭雪父兄冤枉之志。淳熙五年知欽州，召見賜對便殿，上宣諭曰：卿家紀律用兵之法，張韓遠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霖對曰：仰蒙聖察，撫念故家，臣不勝感激，遂上疏求還高宗所賜御札手詔，帝詔還之，霖因得搜剔遺載，訂考舊文，嘗爲成書，會疾革不及上，執其子珂手曰：先公之忠未顯，冤未白，事實之在人耳目者，日就湮滅，余初罹大禍，漂泊囚縲，及仕而考於見聞，訪於遺卒，掇拾而未及上，余之罪也，子能成吾志，雪爾祖之冤，吾死瞑目矣。霖嘗宦遊至廣州，道出贛，父老率其子弟來迎，皆涕洟曰：不圖今日復見相公之子，皆大感泣，霖亦泣。霖官至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致仕，贈大中大夫，嘉定間追封續忠侯。子三琛、琛、珂。

岳震故任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嘉定間追封緝忠侯。

岳靈故名，孝宗爲改今名，任修武郎閣門祇候，嘉定間追封續忠侯。

岳珂武穆三子霖之第三子，號亦齋先生，少善屬文，雄健成一家語，武穆下獄時，秦檜盡收其家所得御札數篋，束之左藏南庫，珂父霖請於孝宗還之，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辨驗彙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考，嘉定間爲籲天辨誣錄五卷，上之於朝，武穆之冤得以大白。所著有樞史、金佗粹編、天定錄、愧鄰錄，註解小戴記諸書。官至嘉興府知府，封朝請大夫，權尙書戶部侍郎，通城縣開國男。安娘武穆長女，婿高祚，封承信郎。

銀瓶武穆季女，金佗粹編弗載，載野史中，幼有至性，通書史，知大義，當時痛父兄死於非命，慟哭含憤，抱銀瓶投井死，卒時年十三，世號爲銀瓶小姐云。

附錄三

部將附傳

按王部曲諸將，依附青雲，垂名竹帛者，不可勝數，內除王貴董先二人，立功雖多，晚節不卒外，其餘皆忠義之士也。惟各書所考，人數不同，茲以湯陰精忠廟從祀爲準，作爲三十八人，此三十八人，宋史僅傳其四，而不詳其他，欲盡詮次之頗難，姑卽其戰功表見者著於篇，雖事闕不詳，亦足以傳世也。志部將附傳。

張憲王愛將也，王破曹成，憲與徐慶王貴招降其黨二萬，有郝政率衆走沅州，首被白布，爲成報讎，號白巾賊，憲一鼓擒之，王遣憲復隨州，敵將王嵩，不戰而遁，進兵鄧州，距城三十里，遇賊兵數萬，迎戰，與王萬董先各出騎突擊，賊衆大潰，遂復鄧州。十年金人渝盟，入侵，憲戰潁昌，戰陳州，皆大捷，復其城，兀朮頓兵十二萬于臨潁縣，楊再興與戰死之，憲繼至，破其潰兵八千，兀朮夜遁，憲將徐慶李山復捷於臨潁之東北，破其衆六千，獲馬百匹，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會秦檜主和，命王班師，憲亦

還。未幾檜與張俊謀殺王，密誘王部曲，以能告王事者，寵以優賞，卒無人應，聞王嘗欲斬王貴，又杖之，誘貴告王，貴不肯曰：「爲大將軍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爲怨，將不勝其怨，檜俊不能屈，俊劫貴以私事，貴懼而從。」時又有王俊者，善告訐，號鴟兒，以姦貪屢爲憲所裁，檜使人諭之，俊輒從。檜俊謀以憲貴俊皆王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及王父子，庶主上不疑，俊自爲狀付王俊，妄言憲謀還王兵，令告王貴，使貴執憲，憲未至，俊預爲獄以待之，屬吏王應求白張俊，以爲密院無推勘法，俊不聽，親行鞠鍊，使憲自誣，謂得雲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全膚，竟不服，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械憲至行在，下大理寺，檜奏召王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召王父子至，万俟卨誣王使于鵬孫革致書憲貴，令虛中警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規還王軍，其書皆無有，乃妄稱憲貴已焚之矣，但以衆證具獄，語在王傳，憲坐死，籍家貲，乾道元年，王事昭宣，憲子敵萬比例陳請，詔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閩州觀察使，贈寧遠軍承宣使，錄其家，子四人俱補承信郎，景定間追封烈文侯。

楊再興，賊曹成將也，或曰忠襄楊邦乂子，傳不明言。紹興二年，王破成入莫邪關，第五將韓順夫解

鞍脫甲，以所虜婦人佐酒，再興率衆直入其營，官軍却，殺順夫，又殺王弟纘。成敗，再興走躍入澗，張憲欲殺之，再興曰：「願執我見岳公，遂受縛。」王見再興奇其貌，釋之曰：「吾不汝殺，汝當以忠義報國，再興拜謝。」王屯襄陽以圖中原，遣再興至西京長水縣之業陽，殺孫都統及統制滿在，斬五百餘人，俘將吏百餘人，餘黨奔潰。明日再戰於孫洪澗，破其衆二千，復長水，得糧二萬石以給軍民，盡復西京險要，又得僞齊所留馬萬匹，芻粟數十萬，中原響應，復至蔡州焚賊糧。王敗金人於郾城，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兵逼之，王遣子雲當敵，鏖戰數十合，敵不支，再興以單騎入其軍擒兀朮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兀朮憤甚，併力復來，頓兵十二萬於臨穎，再興以三百騎遇敵於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餘人及萬戶撤八孛董，千戶百人，再興戰死，後獲其屍焚之，得箭鏃兩升，王爲之大慟。

牛臯字伯遠，汝州魯山人，初爲射士，金人入侵，臯聚衆與戰屢勝，西道總管翟興表補保義郎，杜充留守東京，臯討劇賊楊進於魯山，三戰三捷，賊黨奔潰，累遷滎州刺史中軍統領，金人再攻京西，臯十餘戰皆捷，加果州團練使，京城留守上官悞辟爲同統制兼京西南路提點刑獄，金人攻江西者

自荆門北歸，臯潛軍於寶豐之宋村，擊敗之。壽和州防禦使，充五軍都統制，又與李董戰魯山，鄧家橋敗之。韓西道招撫使，僞齊乞師于金入寇，臯設伏要地，自屯丹霞以待，敵兵悉衆來，伏發，俘其酋鄭務兒，遷安州觀察使，尋除蔡唐州信陽軍鎮撫使，知蔡州，遇敵戰輒勝，加親衛大夫。會岳王制置江西湖北，將由襄漢規中原，命臯隸王軍，王喜甚，卽辟爲唐鄧襄郢州安撫使，尋改神武後軍中部統領。僞齊使李成合金人入寇，破襄陽六郡，敵將王嵩在隨州，王遣臯行，裹三日糧，糧未盡城已拔，執嵩斬之，得卒五千，遂復隨州，李成在襄陽，王遣臯以騎兵擊破之，復襄陽。金人攻淮西，王遣臯渡江，自提兵與臯會，時僞齊驕甲騎五千薄廬州，臯遙謂金將曰：牛臯在此，爾軍胡爲見犯，衆皆愕然，不戰而潰，王謂臯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臯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相半，斬其副都統及千戶五人，百戶數十人，軍聲大振。廬州平，進中侍大夫。從平楊么破之，么技窮舉鍾子儀投於水，繼乃自仆。臯投水擒么，王斬首函送都督行府，除武泰軍承宣使，改行營護聖中軍統制，尋充湖北京西宣撫司左軍統制，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金人渝盟，王命臯出師戰汴許間，以功最隆，擢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成德軍承宣使。樞密行府以臯兼提舉一行事務，宣撫司罷，改鄂州駐劄。

御前左軍統制，升真定府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轉寧國軍承宣使，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紹興七年上巳日，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臯遇毒亟歸，語所親曰：臯年六十一，官至侍從，幸不雷足，所恨南北通和，不以馬革裹屍，願死歸下耳。明日卒，或言秦檜使師中毒。臯云：景定間，追封輔文侯。胡閔休字良弼，開封人。宣和初入太學，時方諱兵，閔休著兵書二卷，靖康初，擢知兵科，閔休應試中優等，補承信郎，金人圍城，閔休分地而守，二帝詣金營，閔休欲結義士劫之，何處禁止之，二帝北遷，范瓊散勤王師，閔休曰：勤王師可進不可退，檄令隨軍，而無靖康年號，閔休得之淚下，懷檄而走，從辛道宗，勤王南渡，以忠義進兩官，湖湘盜起，或曰招之使，或曰討之使，閔休作致寇禦寇二篇，言天地之氣，先春後秋，招之不伏則討之，於是，以岳王爲招討使，王辟閔休爲主管機宜文字，以誅鍾子儀功，進成忠郎，王被誣死，閔休發憤杜門，佯疾十年卒，有勤王忠義集藏於家，孫照德安太守。徐慶從王最早，嘗與王萬共擒賊黨姚達、饒青等十數人于四望山，亡將李宗亮誘張式叛，夜至筠州，劫殺其衆，慶捕滅之。又從攻回石河，王授慶方略，捕諸郡賊，以次敗降。又從定隨州，與張憲俱有功。景定間，追封昌文侯。

李寶乘氏人，初自虜中拔歸，從王爲將，屢請歸山東約曹州之衆來歸，王以黃金五百兩遣之，俾壯士四人偕行，寶領衆五十，趨楚泗以歸，爲韓世忠奏留之，寶截髮痛哭，願歸王，世忠以書諭王，王書謝世忠，受寶置戲下。王嘗命寶與王貴等分布經略西京諸郡，寶奏捷於曹州，又捷於宛亭荆埧，又捷於渤海廟，所向有功。紹興末，金主亮淪盟，造舟潞河，將由海道襲浙江，諜聞，高宗授寶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令督海舟捍禦，次江陰，先遣子公佐潛伺動靜，虛實，公佐已挾魏勝得海州，寶喜，趣衆乘機進，適大風作，海濤如山，寶神色不爲動，風稍殺，始縱舟泊，抵東海，敵已雲合圍海州，旌麾數十里，寶麾兵登，因握槳前行，遇敵奮擊，將士賈勇，無不一當十，敵引去，勝出城迎，寶獎其忠義，遣辨者四出，招納降附，聲振山東，豪傑爭應，寶檄所部會密之膠西，命公佐以郡事畀勝，與發膠西石臼島，敵引舟握刀待戰，寶船鼓聲震壘，海波騰躍，敵大驚，寶亟命火箭環射，延燒數百艘，斬其帥六人，詔獎諭，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除靜海軍節度使，沿海制置使，卒贈檢校少保，景定間追封崇文侯。

王貴之從王也，勇力絕羣，攻伐數多，劉忠將高聚犯沅州，貴擊擒之，張成寇陷袁州萍鄉，又追擊之，

破郭開，擒姚達饒青，從攻鄧州，貴由光化路掩擊賊兵，從攻唐州，僞五大王劉復擁兵迎敵，貴遇之于大標木，一戰逐北，僞都統薛亨以衆來援，貴與董先戰之，陽北，命馮養以奇兵繞出其後，亨果來追，貴先回兵夾擊，賊衆大潰，貴引兵至蔡，城閉拒未下，王奉詔使貴返，貴至白塔，叛將李成等併兵絕貴歸路，貴擊敗之，追殺五里，還至牛蹄，賊復益兵來追，有數千騎方渡澗，爲董先追擊，盡擁入澗中，積屍填谷，賊兵引去。又與牛皐等共定河西諸郡。又與岳雲共破兀朮於潁昌，兵勢大振，貴之力最多。時檜謀殺王，與張俊議，誘王部曲能告王者，及貴，謂王嘗斬其卒且杖貴也，貴初不從，曰爲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爲怨，將不勝其怨矣，檜竟劫貴陰事，貴不得已從之。景定間追封尙文侯。董先，王爲制置使時，先軍馬失守，王奏措置其軍，後先累立戰功，從攻鄧州，出奇兵掩擊賊，賊衆大潰，擒賊將高仲以獻。又與王貴攻唐州，戰陽北取勝，語在貴傳中。虜犯漢上，王遣先與牛皐等迎戰，且令諸將聽節制，先深入，逢虜騎萬餘，先一麾軍退，皐等告曰，不戰便退，不惟爲虜易，歸則宣撫不赦，不如不深入，先不從，退百餘里，始劄營，虜晚亦駐軍，黎明先又退百里，虜襲人至散方擊，及百里又劄營，次日復如前，先遂與牛皐等議曰，諸君欲戰，今日正効力死戰時也，旣戰，先身插數小旗，用

小鼓小鑼，與虜騎對壘，使步人皆坐，先出戰，走馬覘軍畢，候虜騎近，出小旗，軍起立，再旗纒定，鳴小鼓，前擊虜，衆不動，鋪鎗作走勢，虜騎方向前，再鳴鼓向敵，又未動，如此者三，虜騎動，分四頭項擊，虜騎歸至唐州界牛蹄白石，方飯，伏兵旗幟逼山，虜驚怖莫逃，俘獲甚衆，得馬三千匹，騎兵千餘人，王得此馬，軍勢大壯，先除軍職，正任承宣使。又從攻虢州，寄治盧氏縣下之，殲其守兵，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時檜引先證王有建節與藝祖同時語，恐先有異詞，慰先曰：毋恐，第證一句卽出，先唯唯如命。景定間追封煥文侯。

姚政從攻潁昌，韓常及鎮國大王邪也孛董再寇潁昌，政與董先敗之。

梁輿渡河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破賊於絳州垣曲縣，虜入城，復拔之。又捷於沁水縣，復之。又追至孟州王屋縣之邵原，降漢兒軍張太保等。又追至東陽，賊棄營走。又由濟源縣曲陽破高太尉之兵，橫屍十里，高太尉引懷孟衛等州兵萬餘再戰，又破之，高太尉以餘卒遁，又敗之于翼城縣，復之。又會喬握堅等進復趙州。王奉詔班師，與在河北不肯還，取懷衛二州，大破兀朮之軍，斷山東河北金帛網馬之路，金人大擾，惜夫其亡所就也已。

張用相州人，與王同里閭，勇力絕羣，號莽蕩，其妻勇在用右，號一丈青，寇江西，張俊徽王討之，王至中途，遣一卒持書諭用曰：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也，今吾自將在此，欲戰則戰，不欲戰則降，用與其妻得書拜曰：果吾父也，敢不降，遂俱解甲，王受之，爲置戲下。

任士安爲統制時，從平湖寇，慢王璠令，不戰，及王至，鞭士安一百，使餌賊，曰：三日不平賊，必斬汝矣，士安卒與牛臯等力戰破賊。

孟邦傑與王貴牛臯楊再興等受王命分布經略西京諸郡。

王剛，郟城之戰，敵至城北五里店，剛以背嵬將率五十騎出覘敵，遇之，奮身先入，斬其將，賊衆驚駭。趙秉淵知淮寧府，虜犯淮寧，秉淵擊敗之。

趙雲、王進、董榮、張裕等，皆兩河豪傑，從梁興來，破賊于絳州等地，所斬獲最多，語在梁興傳中。

郭進、周愼、呂榮、黃欽、李忠、宗一迪、楊宣、王清、郝晟、杜彥、劉得、楊珍、薛密、王萬、鄭得、張應、劉遇、張彥、張立等，均有一陣一戰之勞，史弗盡書，姑闕之。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初版

◆(97121.1)

岳武穆年譜附遺二冊

每部定價國幣拾貳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編纂者 李漢魂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地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香

